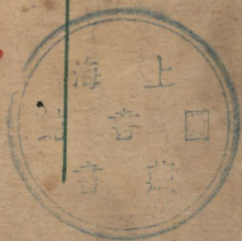


新式標點

女
僊
外
史

1924.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62958



女僊外史

第五十一回

鬼母手劈奎道人

燕兒腰斬李豎子

濟南軍追殺燕兵，陡然見大路旁邊，排列着赤髮青臉神人數十，各持了長戟大矛，搗住前路。雷一震道：『這是長林店地方，因何樹木都沒有了？那裏來的這班邪神？我們砍將上去。』賓鐵兒大喝一聲，潑風刀當頭砍下，把個豹眼狼牙的神將，腦袋劈開兩半，刀刃直下到胸間，竟被他緊緊夾住。——仔細一看，原來是顆楓樹，衆將大笑。忽聞後面鑼聲震天，遂各收兵回去。燕軍方得逃脫，又走二十餘里，招集敗殘人馬，屯住高原。景隆向道人說：『好法，好法！兩次贏他，抵不得這一次的敗。』奎道人說：『元帥看見麼？他又來了一個尼姑，一個道姑；這是青州妖婦之師父，法術好生利害。我始初不知，誤中機括。向來煉的咒法，就爲這三個妖婦。包管不出兩月，連他強兵猛將

，一併了當。』景隆道：『目今兵將，已被殺傷大半，難以對敵；你須用心行法起來，方不負我舉薦之意。』道人呵呵笑道：『是妖賊應該滅絕之候。我這法術，要在庚申日，三尸神出舍之日行起；今天賜湊巧，明日正是庚申，卽就立起壇來便了。』景隆聽了這話，略覺心安。

道人遂選坎位方向，結起法壇，畫定周圍各七十二步，釘了桃神，布了鹿角，安置了五十名童子拜位；後面豎立一柄大繖，繖下安長桌一張，擺列令牌法器硃砂印符等物。壇之四圍以內，建皂旂七十二面，上書毒魔惡煞名諱；四圍以外：正北方豎立深黃長旆一面，上書太上道祖，靈寶大天尊寶誥；正南方豎立絳幡一面，上寫九天玄女娘娘，掌教法主聖號；東方青幟上，是龐劉苟畢；西方素幟上，是鄧辛張陶，——共八位天將的符篆。那一百名童子，李景隆進兵時，留於老寨之內，已自遣人取到。道人隨令各就方向，設了五十個蒲團，先揀五十名童子，向方位跪下，默念咒語；咒一遍，拜三拜。那日是庚申，咒的是乙卯年屬兔的，於辛酉年咒起；次日辛酉，咒的是甲寅生屬龍的

；又次日壬戌，咒的是丙子生屬鼠的；——各用五行相尅之時咒起。每日咒七七四十九遍，則拜一百四十七拜。至七日，而生人之一魂離舍；又七日，而二魂去；又七日，而三魂盡矣。然後咒六魄。咒六日而一魄亡，餘魄各止二日而皆去；至第六魄，又必咒六日而後離體。——共計四十一日，而某年生人即死。凡五十年中咒的十二個生肖，皆如之。每一童子，咒一生肖，如甲子之鼠，丙子之鼠，戊子之鼠，庚子之鼠，壬子之鼠，是用五個童子。奎道人算從軍荷戈，少壯的，起於十六歲，老者至六十歲止，所以六十花甲除去十年，止用五十名童子；其外五十名，以備更番迭用。咒至四十一日死起，至八十二日而死盡。任你拔山舉鼎之力，總脫不得一個。若內有短命薄福多病者，只須二、十七日，早已死矣。這邊咒起，那邊就病，如响應聲，影之應形，不爽時日。

呂軍師因奎道人邪術多端，雖然得勝，仍退入城，要待燕兵到來。不意過了幾日，各營軍士病倒，已有數千。大將楚由基，董翥，郭開山，也多害病。而心肉跳動，頭昏目眩，繼則渾身大蒸，總是一般的情狀。呂軍師謂高成寧道：『時當仲春，豈有瘟疫？』

必定是妖道行巫蠱之術，來魔禁人了。」隨請問於鮑曼二師，鮑師道：「怪道他竟不進兵。今只煩兩位劍仙，飛劍斬之，以絕禍根便了。」曼師道：「你又要葬送他兩把劍麼？待我看一看來。」時將昏黃，曼師半雲半霧，從空飛去；頃刻回說：「不好！不好！那道人行的，是魔道中咒生肖的法。任你十萬雄師，指日消滅。」忙問兩位軍師，是何生肖。呂軍師道：「丁亥。」高軍師道：「甲申。」曼尼道：「還好！還好！還可多活幾日。」

鮑師道：「我請問你是那一道？俗語云：解鈴原是繫鈴人。你家造下的邪法，適纔不就破了他，反回來說這些虛晃的話來恐嚇人，張你魔道的威風。我仙家的丹藥，骷髏尚且可活，何況這些邪術咒詛的病？」曼尼冷笑道：「莫說你救不得；就是你家祖宗老時，也只看得。我實對你說，行這個法術，若無滅陽傘，就可破他；如今則立在壇中，是再沒有解救的。你不知道這傘利害；若染了些氣味，只怕你永不能回洞府，與那姓葛的仙人相會了。」鮑姑道：「好胡說！你看我先去破他的傘。」化道清風，徑自去了。

曼尼道：『鮑道見驚看氣哩！不要害他墮落。』就拉着兩位劍仙，隱形前往，窺探動靜。遙見一道清風，冉冉而飛；將近傘邊之處，忽地掣回，復還真相，打了個寒噤，遠遠的四面端詳。曼尼道：『不妨了！我們先回去罷！』鮑姑隨後也到，向着曼尼道：『恁麼大驚小怪？那樣的傘，當不得法術，就像那無賴潑皮，敵不過人，自己遍身塗了臭糞，不怕人不讓他；若是掃着個有本事的，不消近他的身，一脚就踢翻了。』曼尼道：『倘若踢不成，也要打個寒噤。』鮑姑知是悄跟來的，便道：『偏你有這些賊智。傘上現放着令甥女尊像。快去請他來，斬了這妖道罷！』曼尼道：『奉他的法，如何自己肯壞自己的門面？除非鬼母尊，方肯下手哩！』鮑姑道：『既如此，事不宜遲。』就全曼師，回到帝師闕下，訴與月君。月君大驚。曼師亟令取出鬼母尊遺下的信香，焚將起來。月君向空默禱禮拜，靜候一日。至三五六日，絕無影響，月君道：『這是爲何？此際軍心必然着急，且先請鮑師前去安慰一番，令軍師緊守城池，毋致疎虞。』過了十日，不見有消息，月君意欲再焚信香，曼尼道：『不可，鬼母尊是浩然之氣，塞於三界。』

我若舉心，彼處卽知。旣貽信香，決然無爽。或者中有劫數，亦未可定；只宜靜候爲是也。」

原來鬼母尊一聞信香，卽運動慧光，向下界照時，早見奎道人之所爲；這須奏聞上帝，方可施行。但天上一刻，人間一日，等得絳節臨朝，下界已過半月。直到第十六日辰刻，正白日杲杲時候，忽而烈風迅雷，平空震發。鬼母尊奉了玉旨，統率雷轟神將，擊死奎真；無奈何這柄滅陽傘，只盤旋於四表，不能相近。鬼母尊顯出法身百丈，手中三尖兩刃刀，也就與法身差不多長短，相去有二百步，照着傘頂上劈下去。奎道人頭頂着魔王令牌，站着傘下正中間，連傘連相，剛剛劈做個兩分開，并令牌也分兩半。一百個童子，都倒在地下；嚇死了十來名。李景隆伸出了舌頭，縮不進去，只是呆呆的瞪着眼兒。

那時喜得濟南軍將，個個向天禮拜。諸位仙師，忽從雲端降下。呂軍師亟拜懇道：「如今軍士，死的已有千人；病者也在垂危。還要求各位仙師救他。」曼尼道：「須是

鮑道兄丹方爲妙，——就是骷髏，也活得來的。」鮑姑道：「若不是鬼母誅他，你還該問個首造巫蠱的罪哩！快快盡行救活，庶幾將功折贖。」曼尼道：「要我救，不打緊；只要煩道兄代做引魂童子。」就在袖中，取出一首引魂的旛來，上面符印，真個仙家未有的。公孫大娘道：「待我持此旛罷！」曼尼道：「如此，教他做招魂童女罷！」又在袖中，取出個碧玉小爐，并返魂香寸許，吹口三昧火，爐內氤氳氳氳，吐出香烟。聶隱娘道：「待我捧此香爐罷！」曼尼道：「難道只教個會誇嘴的，因人成事？」鮑師道：「我爲監督。你若招不魂來，我須有法治你。」於是四位仙師，笑吟吟的攜手而去。片時間病者全愈；已死者，也活有十之七八；其應死於劫數的，也就不能再轉陽世了。幸喜得諸將佐皆得全愈。各位仙師自回，報知月君。

李景隆是個色厲內荏的匹夫，全無一點謀畫；若考他武藝，還不能勾上三等。蔭襲了個侯爵，只知道飲酒食肉，廣置姬妾優童，日夜淫樂，豈能勝將帥之任？當日建文皇帝誤用他領兵伐燕，燕王大笑曰：「李九江膏梁豎子，與之六十萬兵，是自坑之也！」

在燕王本知其無能，而返用他，只爲有個奎道人在那裏。李景隆若無奎道人，也斷不敢妄行獻策，請伐濟南的。前日大敗之後，已覺心荒，猶望棺材邊有咒殺鬼，可以幸成大功；今忽爲雷霆所擊，連根拔去，眼見得再沒有個奎道人來了，真個束手無策；進又不能，退又不敢；不進不退的住着，又無此理；只得令記室草成一疏，據實具奏，勒兵聽命。奏章纔出，呂軍師兵馬早到，這一驚也就像個雷擊了；勉強升帳，召諸將商議。狗兒道：『水來土掩，將至兵迎，大家一鎗一刀，或勝或敗，也得個爽快；那裏有堂堂天朝，不能和他對壘，竟想要咒殺敵人之哩？』景隆自覺羞慚，支吾應道：『這也是奉君命的。』帳下轉出景隆最寵的家將兩員，前稟道：『要殺敵人，也沒甚難事。前奉元帥令小將等看守童子，不得隨行；若早在陣前，敵將首級，已獻在麾下。』狗兒視之，一個姓花，叫做花花子，善能射箭打彈，有袖中弩矢三枝，能傷人百步之外，渾名又叫賽燕青。一個姓苗，叫做苗苗兒，喜打雙眼烏鎗，其鎗只長一尺二寸，內藏鐵丸三枚，鎗眼外用鐵鏽爲機，機之下兩邊，皆嵌火石，機一發動，鐵丸進入雙孔，兩鎗齊發，百發百

中，猝不能避，受其傷者，十無一生，渾名叫做掌中火。李景隆道：『汝等技藝，豈不精巧？但非臨陣可用之兵器，慎勿輕言！』兩將又稟道：『原不必與他爭鋒。以小將恁見，元帥可直臨陣前，請他主將打話；俟其一出，我們兩般兵器齊發，怕不了他的東廚司！蛇無頭而不行，主將已死，任你百萬雄兵，必然驚亂；然後元帥乘勢掩殺，豈不垂手成功？』平燕兒，滕黑六，大聲贊襄道：『此計甚妙。』狗兒也說：『行是行得，但須躲在門旂影裏，暗暗行事。』景隆見衆人說好，遂定了主意，即遣人下戰書，約在明辰交戰。呂軍師援筆批於書尾道：『知道了，請九江元帥小心些！』景隆在軍將面前，還要虛支個架子，佯色道：『這賊好生可惡！』然心中甚是害怕。當夜翻來覆去，眼跳肉顫，不能安寐，直躊躇到四更，忽然得計道：『倘或僥倖不來，我就學廉將軍堅壁拒秦之法，再上表章請救。』不期霍然睡去，諸將皆戎裝以待。濟南軍，已放炮開營，大聲吶喊，景隆方始驚醒，亟命花苗等兩將面囑一番，又飲了數杯醇酒，同狗兒等，出到陣前，大叫請軍師打話。

高威寧道：『景隆這賊，也要學斯文起來了！』呂軍師道：『非也！昨下戰書，今請講話，彼意欲暗算我，故作此斯文假套。』卽命瞿雕兒出陣，搦景隆交戰。雕兒縱馬橫戟，大喝道：『景逆認得我麼？我父子三人，當日殺進彰義門，已破燕京，不料爾逆賊忌功，立將令箭掣回，後乃潰喪百萬王師，孽罪滔天，而又迎降逆藩，逼亡故主，真狗彘不食之徒！拿汝來剝做肉醬，也不足以洩神人之憤。』景隆急得三尸出火，七竅生烟，顧謂左右道：『誰與我先斬此賊？』背後一人應道：『待我來！』手起一刀，將李景隆揮爲兩段，縱馬就向對陣而走。後一人亦飛馬而出，大喊道：『反了！待我拿他。』一徑追去。花花子見害了主將，立發一弩，要射的是先走的；不料反中了後面追的，翻身落馬。呂軍師見敵營內變，羽扇一揮，衆將齊殺出陣。那斬景隆的這員將，就勒回馬，與瞿雕兒當先殺進。衆軍見主將已死，各無鬪志，望後便退。苗苗兒亟要發鎗，心慌手亂，機未激時，又早被殺景隆的那將，飛馬先至，砍於馬下。花花子發一弩來，恰中鵬兒左肩胛。鵬兒全然不動，大喝一聲，手中戟刺個透心。後面大兵，奮呼湧上，

狗兒孤掌難鳴，抵敵不住，大敗奔逃。死傷者不可勝算；旂槍盔甲，輜草輜重，拋滿道路。濟南王師，追逐五十餘里，方始收軍。

狗兒得脫性命，引了殘兵剩將，連夜逃回河間去了。

第五十二回

訪聖主信傳虞帝廟

收俠客梟取燕朝使

呂軍師大破燕兵，回到武定州，計點軍馬，一名也不少，即喚殺李景隆的那將，問其姓名，稟道：『小將是平安之子，生在春社燕來時候，叫做平燕兒。』軍師大喜曰：『此佳識也！自後「燕」字呼作平聲；他日用汝平定燕藩，以成乃父之志。』遂擢補前營左軍將軍之缺。燕兒叩謝了，又稟：『適纔追小將的，名喚滕黑六，是陣亡都指揮滕聚之子，原與小將合謀，殺了李景隆，他就假作追我，同歸麾下。不意被他射死，實為可痛！求軍師格外贈卹，慰彼泉壤。』軍師諭道：『前此追贈陣亡將士，因見聞未周，

爾父與滕聚，尙缺恩典；俟將來彙奏，以表忠烈。」隨有瞿鵬兒向前稟道：「景隆這賊，與小將父子，不同戴天。今得平將軍爲我報仇，甚快心胸。小將欲約同諸將，與平將軍把盞，以謝同仇之誼。」軍師道：「正該如此。」班師奏凱。

曾公望等四人，還是建文五年，秋七月，差去訪求帝主。今已六載有餘，畢竟已尋著與否，何以絕無應响？要知道建文皇帝的蹤跡，比不得唐中宗周流四方，人皆知有定向，可以計日迎來復位的。當日四人分手之時，曾公望，程知星，走的是河南，湖廣，廣西，黔中，滇南，四川，諸處地方；葉永青，與楊繼業，走的由山東，而南直，及浙江，福建，廣東，江西，六區地方；——凡一省有幾府，一郡有幾縣，一邑有幾鎮，多少名山古剎，須要處處物色一番。若有一處不到，就像個建文皇帝恰在這處，竟錯過了！而且其間往來道路，總係重複曲折，不能直捷順便。就是一月，也走不完一府；一年也訪不了一省地方。須要完局之日，然後可以次敘敷演。前者，濟南災荒；今者，燕人散覓，兩家各守疆界。四人已在歸途，試聽老夫道來：那曾公望與程知星，是怎樣訪求

的呢？二人出了濟南，扮作星相，各帶個小童，潛行至河南原武縣地方；渡了黃河，上黑洋山覽眺一回。知星指示公望曰：『汝見河洛伊三川之氣乎？葱籠濃鬱，上薄太陽，西照光華，漸加黯淡，此帝師之所由興也！從來王氣多紫赤；今嵩嶽之氣，於純素中微帶紅色，若東方亮者，此帝師之所以爲太陰也！事未發而氣先應，不日可定中原矣！』公望曰：『青田先生，望見紫雲興於淮泗之間，預知太祖受命；今者，行在宵然，不知亦有徵兆，預顯復辟之象乎？』知星答曰：『我輩當盡人事，以待天命，其機兆固未顯也！愚料聖駕，必不至中州，可以徑過。但嵩嶽與龍興寺，多方外名流，不可不去訪問。容有知龍潛之所在者，亦未可定。』公望曰：『大是高見。』乃先造石巖之龍興寺，——原是唐朝武后建的。僧衆林林，看來多係俗物，遂去登嵩嶽。見廟中一老僧，鶴髮松顏，名玄池羽士，言語溫和，意頗浹洽，因暫賃廂房以居。當夜方欲安寢，聞有扣扉聲，啓而視之，則弱冠兩道者，昂然而入。知星，公望，亟爲施禮，詢其法號：一曰大松，一曰小松。知星心甚訝之，問：『兩道長更靜來此，必有明教。』大松道人曰：『前

數日，有燕京差遣三人來訪張三丰，却是要追求建文皇帝的。我看二位，既在江湖上行走，必然有所見聞。正不知何故要追尋他呢？」知星一時摸頭不着，只得佯應道：「我二人不過是九流，謀食道途，那有閒心情去問這些閒事？其實不知。」兩道者又說：「既無閒心情，因何到此閒地方？」知星又勉強應道：「有人託小子看個陰宅，圖些微利；比不得游山玩景，得閒取樂的。」兩道人拂衣而去。知星心下懷疑；誠恐露出馬脚，即於明辰，全公望下山。取路由開封，渡滎澤，而抵南陽；入荆門，漢沔，鄢郢，之間；武當，雲夢，玉泉，金龍，諸勝地，無所不到。然後掣回漢陽，歷武昌，嘉魚，而至巴陵；渡洞庭湖，湖南七郡一州，訪求幾遍。一日，宿於九疑山之無爲觀，知星謂公望曰：「湖廣一省地方，閱歷二載，竟無蹤影；未知何日，得見君父面也！」不勝歎歎太息。因步出中庭，見月明如水，信口吟一絕云：

七澤三湘烟霧連，與君歷盡洞蠻天；

我君我父如何在？忍對今宵皓月圓！

吟甫畢，忽扇脊上飛下一人，手持利刃，直奔至前，知星巍然不動。覽其形狀，則：

面黑而狹，束一頂磕腦氈帽，剛稱頭之大小；身細而短，裹一件卷體

皮衣，恰好體之長短。衣連着袴，袴連着襪，襪兒緊扣兩腎，襪底纔

成五指；就體裁來，全身包足。行動無聲，疾如飛鳥。

知星厲聲道：『汝爲燕王刺客耶？可速取我頭去。若爲綠林豪客耶？我有韓翃詩在。』

那人將利刃插向腰間，叉手答道：『我尙要殺燕王，怎肯爲燕王刺客？但凡不合我意者，我亦必殺之。若要殺一不應殺之人，而可以取富貴，是則區區所不爲也。』知星斂容

謝道：『壯哉，義士！』公望拍掌曰：『安得衣冠中，具此一副俠客心腸？』那漢又應

聲道：『不意讀了書的人，都變了心術；倒不如草莽中有志氣的。我看二位，與別的讀書人不同，所以遠來相訪；手中拿的利刃，不過試試你們的胆量，幸勿見叱。』知星聽了這話，心上就有個主意，遂延入室內，遜之上座。那人道：『我所極鄙者，讀書人，所最尊敬者，亦莫如讀書人。今我尊敬者在此，理宜末席。』公望尙在推遜，知星道：

「義士不愛虛文，就此坐罷！」叩其姓字，籍貫，始末。答道：「小可無姓無名，叫做綽燕兒；因手足便捷，十一歲上，一手將飛燕綽住，所以得名。本貫薊州人氏。當燕王反時，我曾入營去刺他；一劍砍下，忽有金龍舒爪接住。帳外侍衛，聞有聲息，齊來救護，我只得棄劍而逃。他如今所佩的寶劍，還是我的故物。從來走在江湖，要學行些仁義，常常取富貴之金銀，以濟窮苦之人；若是有仁有義的，雖然大富極貴，却也不動他分毫。前在荊門州，見二公形跡可疑，不是個星相之家，料其中必有緣故。兩年以來，君所宿處，我亦在焉，——要探確了心中所爲何事，來助一臂之力。其餘絕無圭角，不能揣測。今夜聽見吟出詩句，方知是爲君父的。這等忠孝讀書之人，豈可錯過？請問要怎樣，我就鼎鑊在前，刀鋸在後，也能爲二公奮然前往；斷不畏縮的。」知星大喜，就將唐帝師創都濟南，要求建文皇帝復位，四人各分六省，潛訪行在的話，說了一遍。綽燕兒道：「如此却用不着我輩，就此告退。」知星道：「請住！我等所去的地方，久矣皆屬於燕；設有不測，性命難保。那裏還講訪求君父！」——便激他一句道：「汝若真有

義氣，竟與我二人同行，緩急相助，生死一處，方不虛了你兩年在暗中追隨的意，——是乃烈丈夫所爲也！尊見若何？」綽燕兒大叫道：「我只道不是件斬頭瀝血的事，說個用我不着；那裏曉得其中委曲？就此執鞭，願同生死。」率爾拜倒在地。知星，公望，連忙答拜。三人痛飲達旦，一仝起身。

又走盡了沅陵、黔陽地方，轉入粵西界上，公望曰：「此地瘴癘甚重，大約聖駕未必到此；我們只在桂柳二郡，蹤跡一遍，竟至滇南，何如？」知星曰：「我意亦然。」行至融縣虞帝廟前，公望曰：「試祈舜帝一籤，看其兆如何？」三人再拜默禱畢，抽得二十七籤云：

天上紅雲散不歸，蠻烟瘴霧撲人衣；

要知西竺來時路，龍馬曾隨彭祖飛！

知星與公望着畢，正在疑思間，突然有一武兵，隨着數人，步進廟門。知星等一時迴避不及，站立於旁。那武兵就舉手問道：「列位中有程姓的麼？」知星見他氣概軒昂，言

詞豪爽，不像個奸險的人，就應道：『不知貴官問姓程的，有何緣故？』那官員道：『我是慶遠衛彭揮指，有公事過此；偶問一聲，看個朋友的數兒，應驗不應驗；非有他意。』知星忽想着籤訣上彭祖一語，慨然應道：『小子就是姓程。』彭指揮道：『你令尊公台諱呢？』知星一想，生死有命，遂道：『是第六十四卦，去上一字。』彭指揮聽了，連忙施禮，席地坐定，吐退了左右，——並不再問知星名諱，亦不問及公望綽燕兒等姓字，但說：『令尊遇着我時，云於某月，當在一古廟中，邂逅三個人，內有我長子。煩寄信說隨駕平安四字。』言畢，即立起身。知星公望，疾忙扯住道：『若遇我父，必見我君，求賜指示。』彭指揮道：『你到慶遠府西竺寺去問，自有分曉。』徑出了廟門，跨馬揚鞭，如飛而去了。公望曰：『不亦異乎！虞帝籤訣，不意是這樣應法！』就星夜徑訪至西竺寺。寺中有個百餘歲之老僧，號曰小盧僧，乃宋朝老盧僧之法派，戒律精嚴，爲法門推街。知星一見心喜，遂將彭指揮所言拜問。盧僧道：『相公何人？』知星實告曰：『是隨建文皇帝程道人之子。』盧僧愕然曰：『前有一異僧至此，彭指揮來饋蒸

羊，并獻金帛。那異僧以所乘馬酬之，忽化龍騰空而逝。此僧一行四衆，立刻就起了身。阿呀！阿彌陀佛！法們三寶之幸。那裏知道皇帝降臨呢？」知星盤問何方去了。盧僧道：「山衲何人，肯向我說！」知星等俱各悵然。

因此在粵西八部，處處搜求遍了。取道黔中，入雲南，知星謂公望曰：「滇中東至曲靖，南抵車里，西極永昌，北盡麗江，輻員數千里。昔阿育王構造蘭若三千，茲土居半。歷有禪宿藏修，我等須細細訪之。」公望曰：「聞得說，帝有意來依沐西平，未知果否？」知星曰：「西平侯府，正在阿育國王之故地，今宜先去。」——訪有半月，絕無音耗。又至趙州昆彌山，望見懸崖峭壁之間，有條獨木橋，粗細僅如拇指，一樵子疾趨而過。知星異之，呼問曰：「君得非天仙乎？」綽燕兒遽向前曰：「什麼天仙，我亦能走。」就在橋上走了兩回。樵子驚曰：「前者皇帝到，你不來走與他看。」知星公望問：「是那個皇帝？」樵子說：「說來你們亦不信，那皇帝却是個和尚。」公望又問：「而今那裏去了？」樵子說：「一行四人，在我家過了夜，看換了新橋；聞得要往什

麼獅子山去，看活獅子哩。」知星又問：「怎麼是換新橋？」樵子手指着橋說：「這條獨木橋，叫做仙橋，乃天生的異木，比鐵還勁；每月望夜，此橋忽沒有了，清晨又是一條新橋，樹形一般樣的，總也不曉得其中緣故。前日皇帝問我，也是這般告訴了。他說什麼月裏吳剛仙人造的哩！」知星再要問時，樵子已飛步登峭壁上去了。

於是亟尋至武定府，問獅子山；却在和曲州。到州去尋時，在城西十里之外，其峭立千仞，攀援而上，並無禪院。（看官！要知道建文皇帝，栖於獅子山岩，前後幾三十年；今有遺庵曰隱龍，尙留帝像，土人伏臘祀之。則知樵夫的話，倒是真的。大約生來相視，後來結茅於地，適與知星等不相值耳。）三人又甚惆悵。

及尋遍了一十九郡，返無踪影，仍回至大理。在西平侯府前過時，人衆雜沓，聞道出，有三個官員，兩個穿紫，一個穿竹根青，皆五雲紵絲，袍坐着綠油絹幔，四面高榻的大轎；前面各打着一柄黃綾子深沿大傘。知星猜個八分，隨向龍首關外，尋了個僻寓，謂公望道：「適纔沐府中出來的，乃京僚也！記得嵩嶽廟中，二松道人之言乎？」

因向綽燕兒道：『汝於今夜，去尋他三個的寓所，探聽探聽；若是也尋建文皇帝的，把他三個盡行殺了；若不是，且莫殺他，回來相商。』綽燕兒道：『適我在沐府門側首，人家問過，正是要尋建文皇帝的，宿在公館五日了。我要去把他一行人，盡行斬草除根。恐二公胆却，所以不說。原打算悄悄去的，如今不妨明明的去了。』知星大喜，與綽燕兒把了盞。到更盡時，綽燕兒騰身屋檐，忽而無跡。二人坐到三更，見燕兒推扉而進，解下腰間一皮袋，拎出個血漉漉的人頭來，說：『我雖殺了六人，却殺不着那兩個衣紫的；造化了他！』公望問：『莫好那兩個，不同住麼？』燕兒道：『有個緣故：這個住在樓上，我去先到樓簷邊，自然就先殺他。不意這畜生，是好龍陽的，有個標緻小廝，尙未睡着，大喊起殺人來。樓上就有四個人接應，我就一頓都殺了。此時公館內外人等，大家明火執仗，趕上樓來。我一道烟走了。』又在背上拔下一把劍來道：『在這畜生枕邊取的；看來也防着人哩！』知星接近來，剔燈看時，見劍脊邊有「取建文繳」四個隸字，呆了半晌，乃以手加額曰：『此義士莫大之功也！』公望大喜，說：『已足喪』

燕賊之胆。」知星道：「還有一說：我要號令這顆首級，在何處地方好？」綽燕兒說：「竟挂在沐府轅門旂竿上好不？」公望道：「沐西平還算是好人，不要害他；不如挂在分水崖上，——南北來往人多，方稱鼻示二字。」知星道：「極妙。」綽燕兒如飛去了。那時程會二人，方曉得燕王差有三人，到處追殺建文；却不知三人中，被殺的人叫做榆木兒，亦不知那兩個是胡濬胡靖，但覺殺得快活，料他不敢再去追尋了。（當日榆木兒趕着要殺半道人。道人笑說：「這劍是斬你腦袋的！趕我到昆明池邊，纔有分曉。」今日却靈驗得異常。足見半道人便是張三丰，這些高官顯爵的俗眼，那裏認得真正仙人呢？）

綽燕兒回來時，甫及三更，知星等行李，已收拾完整，就從昆明的西路入蜀。在城都各郡縣，如青城，玉局，南岷，縉雲，摩圍，天彭，玉壘，洪崖，栖霞，諸名山，洞天福地，梵安法定；龍懷，波崙，兜率，凌雲，鄧林，碧落，諸禪刹道院，靡不訪過。乃登峨嵋，——此山高峻一百二十餘里，半山有寺，曰白水寺，寺多禪窟。知星居數日

，欲登最高之頂。寺僧力止曰：『峯頂舊有光相寺，向來無僧能守。今已頽壞，一片荒涼，不堪駐足；而且風氣罡烈，夏月尚須重綿，又多虎狼咬人，——萬萬去不得。』公望與知星商議：『粵西滇南，絕無人跡之處，聖駕皆經到過；何況峨嵋，爲佛菩薩現相說法道場？若畏難不前，怎教做訪求君父？心上如何過得？遂將二童，留於寺中，祇全綽燕兒，尋路上去。曲折險隘，歷八十四盤，方至山頂。時當仲秋，天風浩然，衣皆吹裂，冷澈骨髓；徘徊四眺，真個千巒拔秀，萬岫爭奇！正在爽心時候，陡聞大吼一聲，一隻白額虎，徑向知星撲來。綽燕兒大喝道：『汝畜亦學燕王，要殺忠臣義士麼？』那虎豎起雙眸，如電光直射三人，逡巡伏於石上。知星手指着虎，吟四句曰：

爾畜豈無知？人生亦有數。

我是爲君親，與爾寧相忤？

那虎聽畢，微吼一聲，掉尾向南岩下去了。公望道：『可稱伏虎先生矣！』三人皆大老。仍從舊路回至白水寺。

就離了峨嵋，由岷江，歷灩澦瞿塘，浮三峽，汎江陵，直下武昌，而至黃州。入羅田，聞斗方山南，有崇臬院，爲佛印栖息之所，乃造其刹。主僧獻茶飲畢，公望起身小解，步至院後。有一小小竹園，園之東，有一六角涼亭。見一少年，背倚着亭柱，手持詩箋一幅，朗吟云：『國覆一朝雙闕在，家亡萬里片魂孤。』公望料也是殉難的。走向他身邊時，那少年像出了神，全然不覺。遂將他手內詩箋，輕輕夾起，說：『是幾時逃到這邊？』燕王現今着人拏問哩！』那少年聽了這話，也不回頭，疾趨出亭，拐過一垛牆角去了。公望大笑道：『請轉，有話說。』一面也走到那邊。原來有扇竹扉開着，四望不見蹤影。連忙解了手，仍向前來，將詩箋送與程知星。是七言律詩一首：

當年玉殿唱傳臚，聖主恩深世所無；

國覆一朝雙闕在，家亡萬里片魂孤。

從來天道無知耳，此日人心有盡夫！

悔殺吾生差一着，替他豎子有餘辜。

知星隨問：『何處得來？』公望把情由說了，哭道：『初不過相戲，誰知他竟認真躲去！』知星忙問主僧：『識得這個人麼？』主僧道：『他姓田，不曉得名頭，每常在寺吟哦的；說要尋着個好人，把詩箋交付與他，因此人呼他爲田獸子。』公望問：『如今住在何處？』主僧道：『離此里許，有座小蘭若，名曰無相菴，也是本寺。他賃了東側首幾間茅屋住着。』知星等卽別了僧衆，一徑尋到無相菴東首，果有茅舍，緊閉着門兒。連敲數下，絕無人應。綽燕兒就轉向後邊，也有一門，聽得人在裏面說話，如飛走到前邊，拉着知星，說：『曾相公，可在前門守着。』兩人剛走到後門，只見呀的一聲開了，有個小沙彌出來，裏面說：『前頭有人敲門，煩你回了他去；千萬不可說住在這裏。』知星連跨兩步，已進了門，大聲說：『同道的來相訪，何故閉門不納？得無拒客已甚！』一小廝嚷道：『一面不相認，爲什麼闖進我家來？』一老蒼頭道：『相公是遠方，大約要到菴內隨喜；想是走錯了，請出去罷！』知星指着那個少年道：『這位定是你們相公了！我與他世交，且不知因何在此，特來相問。』又把詩箋交與蒼頭，說：『適間

敵友，也因有年誼，所以相戲；多多得罪。」蒼頭見知星詞氣緩款，是個正人樣子，遂向着少年道：「不妨事，請到前頭坐坐。」知星拉着少年，一頭走，一頭問，說：「年兄尊姓大名？」少年只是不答；走到前邊屋內，開了門。公望也就進來，深深作下揖道：「幸年兄恕弟鹵莽。」那少年止回一揖，也不答應。大家在木櫬上坐了，老蒼頭問：「三位相公，尊姓？從何方來此？怎麼說與我相公有年誼呢？」知星一想，若已不直說，怎得他明言？遂道：「我是侍從建文皇帝程翰林之子；這位是殉難會御史之子；那位是當今義士，曾刺過燕王的。」蒼頭大喜，說：「我家先老爺，是黃探花，官居太常卿；當年被燕王拿去時，做這首詩，交與我小相公，說：「我一生忠盡，就差的是薦李景隆。恐後來把我這件差處，并泯滅了我的忠心。汝可尋着一個，與我平素相好的，把這詩托付與他，在青史上表白一番，死在九泉之下，也得瞑目。」我家先老爺，闔門被戮。是我偷抱了小相公，逃出在外，先躲在廣西；去年方到此地。恐人知覺，小相公易姓名爲田經，常把詩箋放在袖內，尋不出個相與的人。適間回來，說被友人奪去。正在這

裏痛哭。今據諸位相公說起來，是真有年誼的，幸得相遇哩！」知星見蒼頭說話，條條有理，就應道：「黃年伯與曾年伯，同我父親，總是至契；與爾大相公，就如弟兄一般。詩箋內有此苦心，可付我等帶去。即日建文帝復位，自然褒忠錄節，表揚青史；斷不負黃年伯於地下的。」那少年只顧眼看着蒼頭。蒼頭道：「大相公，何日得再遇個老爺相與的？」竟把詩箋，雙手交與知星說：「皇天在上，幸莫負我先老爺一片忠心。」知星道：「你看我可是負人的呢？」那少年方出一語道：「我父親對我說，要交付與個好人的。」知星心上明白田經有些獸氣，就辭別出門。老蒼頭又再四叮囑，拉着小主，直送至官道上方回。

知星等徑下蕪湖，沿江一路，再訪前去。

第五十三回

兩句詩分路訪高僧

一首偈三緘貽女主

葉永青，楊繼業，與程曾二人，在濟南別路以後，入了齊寧州界，聞淮揚地方，盤詰嚴緊，一徑投兗州府。來到太守方以一署內，與他相商，要走河南之歸德郡。方太守道：『近來歸府君，與我使命相通，如羊祜陸抗一般。待小弟差人送過交界；這是易事。但兩位年兄，峨冠博帶，恐路上難行。弟有一策，未知可以屈從否？』永青道：『我們舊則同袍，今則同仇，我的君父，就是爾的君父，怎麼說個屈從？』以一道：『這須學着我的本來面目。』繼業道：『又來猜枚，請直說罷！』以一笑道：『要二位扮作道裝，像我前日故事。』永青笑道：『果好。我知道太守公這副行具，如今用不着哩！』以一道：『敢是我留得宿貨，方尋得好主顧！』即叫取出道衣星冠，絲縑麻鞋之類。卸去儒袍，裝扮起來，宛然是玄都羽士。永青道：『還要兄的本來面目一借。』以一道：『是了！尙少兩個葫蘆，并棕拂子。有！有！』永青道：『這也是要的，還有猜不着。』以一道：『我知道了！尙少兩個道童，——舊日跟隨我的，今已長成，也還可用。』永青拍手道：『也是要的，——但還不是。』以一笑道：『莫非有些經卷麼？這就像抄

化的道士了！」永青大笑道：「到底猜不着！是要借太守公的舊法號用用。」以一道：「這個妙！年兄稱爲大方道人，楊年兄就借我林表兄的法號，叫做又玄道人罷！」當晚抵足談心。次日清晨，以一裝束兩個道童相送，叫原來僕從，留在署內。繼業，永青，作別就行。以一道：「且住！界牌上都有盤詰的官，要問明姓氏籍貫，登記印簿。兩位如說了大方又玄道人，這個人人知道是我的法號，一徑就盤住了。」永青道：「偏是官小，倒有威風。」繼業道：「這些小小的官，見事生波，專慣的詐人哩！」三公皆鼓掌而笑。以一乃分付兩個公差，直送過歸德府。

兼程並進，徑下亳州，永青曰：「此去滁州不遠，歐陽子所謂『環滁皆山』也，豈無方外棲止？縱使聖駕未必來此，或者別有所遇。知些音信。不可不盤桓幾日。兄長以爲可否？」繼業曰：「誠然，但不必入城市耳。」二人前行間，聞知太祖擒皇甫暉於滁州，曾立有原廟，卽尋至其所，叩禱一番，皆歔歔泣下。然後至醉翁亭，及開化寺。寺有張方平之二生楞嚴經，是前生僅寫其半；再轉來世，寫成的；筆畫一手，絲毫不

爽。亦無心於賞玩，徑取路至合肥渡江，由蕪湖入徽郡，登黃山，淹流半月。一日曉起，見雲霧漲合，四隅旋如激紋，始而純素，晃若銀河；繼而日出暘谷，則黃波萬派搖動；——窅不見城郭世界。永青鼓掌曰：『此所謂黃海也！』遂於裏衣夾袋內，取出玉蟾蜍小硯一枚，并三寸許管城子來，題詩於削壁云：

勢似波濤萬派宗，朝華浮動日溶溶，

三都天子千秋在，砥柱中流若個峯。

永青道人題。

謂繼業曰：『不可寫大方，貽玷於他。』卽索屬和。繼業辭以不能，且曰：『詩甚佳，焉得貽玷，到只怕貽累。』永青曰：『何謂？』答曰：『到處顯了大名，豈不爲人偵察？』永青笑曰：『天生筆於予，燕王其如予何？』

又到婺源績谿，各處走遍，乃造宣城，登敬亭山。上有萬松亭，亭之中有石硯一片，刻唐人太白詩云：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自還；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永青曰：『太白題詩，便足千秋。弟與長兄，須索和他一絕。』援筆書於亭柱曰：

衆鳥隨時變，孤雲何處還？

高風長不改，詩在敬亭山。

卽授筆於繼業曰：『這不是和我的詩，是和太白的詩，兄長切不可推却。』繼業曰：後不爲例，弟方承命。』永青笑曰：『自後我亦絕不作詩，何如？』繼業信筆題云：

太白今已往，已往不復還；

只有片雲來，相對敬亭山。

永青大醉曰：『格旣渾融，意復超邁，古調鏗然，我當橐筆。』

乃尋華陽山杯渡禪師法館。歷有月餘，方從太平，池州，廣德州，至宜興山，中有洞曰善權洞；門是天成巨石，劈中劃開。入洞數武，左有獅子，右有象王，中有如

來法相，皆係混沌時，奇石結撰而成，非人工製造之物。永青曰：『聖駕必然經此。』窮歷洞中，窅無一人。隨又從洮湖，登小坏山。山底有石窟，人跡不至者，靡不搜遍。迤邐而到姑蘇，造黃溪史彬之地。彬且驚且喜，問曰：『前者二位，與程年姪在舍間，別時說要到青州去，見女英雄，爲何改頭換面起來？今程年姪又在那裏？』永青將一到濟南，卽與程曾二人，奉命訪求帝主緣由，細演一遍。繼業道：『目今舊臣遺老，與忠義後人，大半都在闕下。論起來，年伯也該去走走。』史彬道：『我與鄭洽，奉有帝旨，要作吳越間東道主，所以在家靜候的。』永青亟接口道：『這樣說來，老伯一定知聖駕所向了！何不徑同小姪，去迎請復位呢？』史彬道：『這話何須賢姪說！去秋出都，聖駕就在老夫這裏，共是九人。不期有奸臣識破。聖上就諭諸侍從各散，祇帶兩位，——尊公與道人程年兄，星夜去了。今春聖駕到來。說要去遊天台，及括蒼雁蕩諸山泊，而得鄭年兄手書，說回鑾時，仍到老夫舍間；不期候到如今，杳無信息，倒不知行在蹤跡了。賢姪！爾道我心中苦也不苦？』永青道：『今我二人前去，憑你怎樣要尋着，但

恐路途相左。聖駕返到這邊，那時老伯徑奏請聖主，先到濟南復位；留信與小姪輩，以便隨後趕來。」史彬道：「賢姪說得極是。但我心上，還有些放不下處；這個女英雄，未知實有忠誠翊戴否？倘或借此爲名，自己要稱王圖霸，又或別有心事，要奪皇主；這不是坑陷了我君！司事宜慎之於始，庶無後悔。」永青繼業齊聲道：「這個老伯料錯！我等初到濟上，先已細加訪問，然後去請見。原來帝師是月殿嫦娥，燕藩是天狼列宿。在天上結了深仇下來的，勢必兩立。他奉着建文位號，是爲我們忠臣義士吐氣，流芳於千秋萬古的意思；這就是帝師的心事。小姪不知老伯所疑何在也？他左右輔助的，都是大羅的仙，不必說得。還有兩位軍師：一姓高，是舊日鐵公的參軍；一姓呂，是帝師化身去請來的；真正學通今古，才真天人，布陣行兵，鬼神莫測，不在我朝青田先生之下；四方豪傑，莫不傾心歸附。燕賊已心胆喪。——這些話也說不了。老伯去，自然知道。」史彬道：「老夫一向得之傳聞。今據二位賢姪說來，是個女中聖賢，社稷之福也！」二人住了一宿，早起，各加叮嚀而別。

星夜先到天台，訪定光古佛之金地嶺，與智顛祖師之銀地嶺，并五峯十八刹，及寒山拾得之隱身巖，與石梁之方廣寺，五百羅漢所居之處。又閱歷各邑名山，至於甯波會稽之間。凡靈區奧境，化城精舍，往來探訪既徧。然後渡江，登兩天竺。繼業曰：『地近塵囂，詎肯來此？』卽舍武陵，自富陽至桐廬，泛七里灘。見子陵釣臺，永青曰：『不可不登；或者聖駕到過，亦未可定。』於是同登雙臺，——臺是天生兩座石壁，東西相距百里，其上平正如臺，臺上各有一亭。二人先憩東亭，後造西臺，見亭柱上題詩一首，字大如杯，墨痕尙新。永青亟趨視之，詩曰：

山川猶是世人非，請學夷齊歌采薇；

法界三千覺路遠，摩尼百八性光微。

漢皇宮闕銅人淚，老衲乾坤錫杖飛；

偶上釣台看日暮，浙東雲樹思依依！

永青手舞足蹈的嚷道：『何如？聖駕在此了！』繼業看了，說：『詩句雖有意思，何見

得是御筆？就真個是的，又不知到何方去了。」再看旁邊，有落款是：「青蘿野衲郎然同齊已師登此題。」繼業道：「何如？這定是我輩中人。」永青道：「你的話說得甚冷，難道聖上不假借個名兒，畢竟是我輩呢？好到祠內問問去。」那子陵祠，就在東壁之下，有個老僧住着。叩其題詩緣由。老僧道：「數日前，原有兩個禪師到此，大家談古論今，或哭或笑；後來就上釣臺，却不知道題什麼詩句。」永青又問：「如今到那裏去了？」小沙彌從旁插嘴道：「聽說要往雁蕩山去，只走得一兩日程途哩！」永青又問：「此去雁蕩，有幾條路？」老僧道：「這裏到括蒼，有兩條路：一走龍門嶺，一走桃花隘。到了處州，從水路至溫州，只有一條路。那雁蕩山，却在海邊，大得緊哩！」二人即便下山，到蘭谿地方，繼業徑走龍門；永青分路由金華，上桃花隘，約會於括蒼山之禪智寺。

未幾，先後俱集，永青道：「我們先到雁蕩，如或無蹤，再從此處細訪何如？」繼業道：「極是。我已想出一個訪的妙法在此。」即向袖中，取出兩柄扇來，扇上已寫着

前詩，將一把遞與永青道：『目今天色正暖，用此招牌，豈不妙甚？』永青大喜。遂星夜同趕至雁蕩，先尋說法巖，大石龕，白石寺諸禪刹，以及大小龍湫。又登白石山，見有一峯，形如圓甌，色如白玉，上有字蹟，如蚪龍欲舞；旁註月君題字樣，是首五言律詩。永青道：『月君是帝師之號，題詩在此，是導引我等訪求聖駕，一定有些好音了。』

於是向海畔諸山，各處蹤跡。一日，至寶嚴寺，是個叢林，兩公遂將詩扇，故意招搖。有一僧注視久之，就求借觀；看了幾句，問：『二位道長，此是佳作否？』永青就生出個機變來，應道：『這事大有奇異，此非說話之所。』那僧人懷疑，隨引二人，到王龜齡讀書臺畔，藉地坐定。永青胸中，早已打稿，便開言道：『這做詩的，與我二人，休戚相關。聞知他在雁蕩，所以不遠千里而來；若得會面，就要把內中奇異，與他說個明白。看起來，我師必認識題詩的人，還求指示。』那僧不答，却盤問起鄉貫姓字，因何出家雲游的話。繼業恐永青又說囹圄話，卽應聲道：『我兩人是訪求建文皇帝的。這些可是御筆否？』那僧愕然道：『貧僧與這做詩的道友，也是訪求聖上的。』永青亟問

：『大師訪皇帝怎麼？』那僧亦應聲道：『二位訪皇帝怎麼？』繼業就把真名姓，并訪求復位的話，約略說了。那僧道：『若然，當以實告：貧衲先兄，是兵部尙書齊泰。這位作詩的，是宋學士諱濂之令似。我與他不期而遇於釣臺，却是同心，要訪求聖上，做個侍從。弟子因此尋到雁蕩。前日聞得皇帝，要向潮音洞去，卽然師就浮海去尋，留我在這裏，再訪一訪，約會於鄭洽家內。不期反遇着兩位世兄。』永青道：『我們尋着聖駕，老世伯自應同至濟南，建立一場勳烈。』僧人道：『先兄盡忠於國，時人比之鼂錯，痛憤已極，若得皇帝復位，爲先兄顯出忠節，就完了我一腔心事。此外身如野鶴，意若游雲，已無意於人世。舍姪年甫及冠，貧衲也教他耕織，終身延續宗桃而已。至於榮華富貴，非所願也！』繼業道：『此各行其志。但若選着聖駕，務約請幸吳江史年伯家。這是樁大有關係的，幸唯留神。』就起身作別，彼此各散。

永青便欲泛海，到普陀落伽。繼業道：『非也！已有卽然師去了。我等須返括蒼訪問，然後也到鄭洽家中，或者恰好與二師遇着，少不得有個確信了。』永青道：『妙極！』

妙極！』遂從舊路，返至青田，訪誠意伯故居。其後人皆已遠戍，屋宇傾頽，不勝感慨

。又訪至各邑，繼業曰：『松陽是君故里，須回家一看。』永青曰：『國破家亡，君父

流落，那裏是我的故鄉？』說罷，二人相對大慟。遂下金華，到浦江，問到翰林侍詔鄭

洽家內。司關的見是兩個道士，便辭道：『向者我們老爺，極重方外；近來總不接見，

沒有布施了！二位請到別處去罷！』永青道：『也不是個化緣的。』關人又道：『不是

化緣，是賣藥的了！我們這裏，沒有用處。』永青道：『也不是。』關人又道：『左不

是，右不是，一定是要哄着人燒丹哩！』只見內裏早踱出個衣冠齊整的人來。二人料是

鄭洽，就施禮道：『鄭年伯，小姪輩特來造訪。』鄭洽見二人稱呼古怪，心中也猜幾分

，便道：『小僕愚蠢，有眼不識，幸勿介懷。』隨請入內室。二人一定要行子姪之禮。

鄭洽道：『尙未請教令尊公姓氏，焉敢當此謙恭？』二人就將自己父親名諱說過，然後

執禮坐定，又將改裝的情由，前前後後，詳述一番。鄭洽聽了，大喜道：『真個忠臣出

忠臣，孝子生孝子，難得！難得！』繼業道：『聖駕往潮音洞的話，確也不確？』鄭洽

道：「聖駕前在舍間，住有旬日，說到括蒼雁蕩，還要轉來；不意去後到今，反無音耗。或渡海至閩，竟向普陀落伽，均未可定。今者二位賢姪，莫若徑至閩中。倘聖上從此回鑾，中途亦有相遇之機；縱使不值，亦無貽悔。」永青道：「老伯見教極是。」即欲起行。鄭洽勉強三日，爲之治裝，然後作別。

即由常山入閩，先上武彝諸峯，山水奇奧，絕非塵凡境界。有一座峭壁，其高插天，橫開百有餘步。壁之內外，有詩二首：一題月君，一題鮑姑。永青道：「定是帝師與仙師，化身到此。那樣的神通，焉有不知聖駕所在？大約要我等訪求者，試試盡忠否耳。」繼業道：「訪求君父，原是我輩之事，諉不得他人，何須這等猜度。」永青道：「到處見有帝師手筆，怕不是法身變化，只有我們前後哩！」繼業笑道：「若如此，曷不抒寫衷曲，奉和一首，寫在石壁之下，以見求訪真切。」永青皺着眉道：「噫！四載有餘，君父尙無着落，心中焦悶，那裏還做得出詩？前在桃花隘作起句云：『千山抱人行，行上桃花巔；一折山變態，再轉樹倒影。』至今不能續完，即此可知。」繼業又笑道：

：『若把訪求君父與做詩，合作一件事，自不妨礙；今世兄分而爲二，所以顧了此顧不得彼了。』永青頓悟道：『是了！夫子云：『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其合之謂乎？』若然，世兄深於詩者，何故善易者不言易耶？』繼業道：『我但能知之，而實不能行之；知時之可得而行，則循序而進，非數十年精進工夫，不可得造也。』自此二人在途中，每日講些詩文，倒覺得日子易過。

一日，登莆田之九峯松間少憩，忽見半巖，彩霧噴出，衍溢於林坡間，頃刻化爲樓臺亭榭，狀皆奇工異巧，掩映着無數花木竹石，宛然是秦宮漢苑。永青大駭道：『不好，有妖怪來了！』繼業道：『且看他！』有一個時辰，漸漸解散。二人竟不知所謂，詢之山中村老，有云：『此名山中，有皇帝微行，然後顯此祥瑞。』得了這話，在莆田仙遊之羅漢巖，寶幢山，妙雲師之石室，追尋半月；及歷遍七閩，竟無蹤影。乃從汀州，轉入粵東，——粵東山水，尤多名勝，如六祖之曹溪，德雲和尙之妙高臺，跋多羅法師之獅子巖精舍，廖清虛之仙翁壇，葛真人之蝴蝶洞，蘇羽客之青霞谷，八仙會飲之流杯

池，靡不流連探訪。

迨後至雷州，上雙髻嶺，夕陽將暝，黑風彌空，不辨道路，一時進退無據，只得與二道童，背倚着背，坐於林間。俄聞嶺畔有牛吼聲，舉眼視之，見光華凌亂，如萬炬燦空，乃是一條大蜈蚣，其長數丈，節節燦爛，箝着牯牛，在那裏啖食，嚇得魂不附體。繼業道：『死生有命，我們要走也無路。幼年間，聞家大人曾說葛仙翁有賦云：「粵人獵之肉如匏。」卽此物也，今日不幸遇之！』未幾，蜈蚣啖盡全牛，忽然斂跡。

二人黎明起行，浮海至于瓊州，到赤隴山，聞鳥語云：『建文帝，建文帝，來已去，兩公奔波何所事？』二人大以爲異。諦視此鳥，生得花頸紅耳，文羽彩毛，朗朗的說個不住。永青向前揖之，鼓翼而逝。詢之土人，曰：『此鳥名秦吉了，能效人言。若人所未言者，則不能也。』永青道：『太白詩云：「安得秦吉了，爲人道寸心？」是應須教而後能言，與土人之語適符。今所言者，豈亦有人教之耶？抑有念此兩句者而效之耶？是有神明憑依焉！我二人可以返矣！』繼業應道：『兄言誠不謬，或鬼仙鑒諒我們之

愚忠。』乃望空拜謝。

迺還回至南雄，度庾嶺入贛南，凡諸郡邑山谷幽邃之處，無或不到。又從撫建以至洪都，下南康，造匡廬，在開先歸宗棲賢東林諸梵刹，延眞七靖靈溪諸仙觀，冥搜極訪者，三月有餘。又訪竹林寺，在於層巖茂林之間；尋有數日，但微微聞有梵唄鐘聲，竟不知寺在何處，二人大疑。偶於聚仙亭，遇一老僧，說偈云：『有寺本無寺，無寺乃有寺，爲佛家之化境。二位見麼？石壁上有「竹林寺」三字，乃周顛仙仙筆，留示世間的；向來傳言：能入竹林寺者，非佛卽仙。凡人焉能得造其域耶？』永青等惆悵而返。

隨泛鄱陽，抵饒州，轉而至弋陽，從玉山下龍游，一道童大病起來。就如飛緊到浦江，問鄭待詔時，不但建文帝並未回鑾，連朗然也無回信。永青便將病道童託付了，立刻起身。鄭洽道：『二位賢姪，不用心忙，天公自有定數；老夫也有一事借重哩！』就教請出小學士來。永青等視之，有十二三歲，生得眉疎目朗，骨勁神融，只道是鄭洽公子，咸贊曰：『老年伯有此寧馨，眞大器也！』鄭洽曰：『老夫焉得此佳兒？此是正學

先生之令子。當日大司寇魏公諱澤者，謫爲臨海典史。恰當搜捕正學家屬之日，因而藏匿其孤。年甫兩期，託與正學門人余學夔，撫養七載，爲人窺破，又送至老夫處。讀書作文，甚是聰慧。今聞孝友先生之令郎，歸在帝師駕下，乞二位賢姪攜去，使之骨肉相聚，以完魏公與老夫之心事。」永青繼業皆大喜道：「哲人有後！這是小姪之事，怎說個借重？」鄭洽就教拜了兩位世兄，那小學士回身又拜了鄭洽四拜，是謝別的意思。鄭洽不覺掉下淚來，分付道：「汝須克大家聲。老夫之情，盡於此矣！」小學士亦哭個不已。繼業道：「姪輩帶方世兄同去，也須道裝。」鄭洽道：「是呀！」亟命製起道服。到過有三四日，然後作別。

遂返吳江，到史彬家。彬大喜道：「兩位賢姪，何去之久耶？聖駕去年在此。」永青亟問：「曾復位否？」史彬道：「賢姪且莫心慌！聖駕自楚中來，一到舍間，次日便有人知道。吳江縣命鞏丞來伺察。我對他說：「不論有帝無帝，有我的老頭顱在此。」他微笑而去。明日聖駕到從舊路仍返楚中，到襄陽廖平家去了。那復位的話，我已一

一奏明。聖主說：「濟南爲路甚遠，中間隔着多少關津；倘至被人識破，反誤大事。」因作一首詩並三緘在此，教老夫送至帝師闕下，依着聖意而行，復位更自有日。而今聖駕，已有定向，只須老夫去一尋就是。賢姪等雖然不曾面聖，也與尋着一般，厥功莫大。兩位令尊公與程先生，向來扈從，甚爲康泰。別時，囑付二語：爲「但思盡忠，勿以父爲念。」賢姪自勉之。」永青繼業聽說，不勝大喜。史彬勸住了，大家商量復命，永青道：「焦山寺住持僧，向受家父大恩，又曾學數於程年伯。小姪輩分手時，訂約在彼處會齊；今我二人先去，看程曾二兄，有信與否。老伯隨後而來，再商到濟南路數，庶不礙人耳目。」

於是次第皆至焦山寺，住有旬日。程知星，曾公望，已在沿江南北尋遍，順流而下，徑到寺中，恰好相會。又見了史賓輔，聞知行在已有定所，不勝大喜。於是四人，各將道途經由始末，互相告訴，竟至達旦。程知星道：「我們出都是兩路，今有史年伯一行入衆，似應分作三路回去了。」衆皆稱善。

第五十四回

航海梯山八蠻競賞

話天說地諸子爭鋒

建文十三年，八月，史彬等一行人，覓了漁舟，別了住持，同到浦口登岸。程會二人，由淮入徐而至濟甯；史彬竟從開封而達濟南；葉永青等，仍走歸德，至兗州府，——以——已經召還，陞補紫微省大學士之職矣！新太守乃是莊蒞，一宿而別。三處的道路，略有遠近，皆次第會於濟南，先謁過軍師，然後奏聞。次日黎明，文武百官，會齊帝師闕下，月君臨朝，獎慰程會四人曰：『跋涉九載，總爲君父盡瘁，可謂無忝爾所生。』隨召史彬進見，問曰：『聖駕何不回鑾？現今行在何處？』史彬遵照帝旨，一一奏對；并將御緘達上。滿釋奴接收轉呈，外是黃綾，中是絳綃，內是錦函，重重封固，有小玉璽鈴口，上寫「帝師睿覽」四字。月君展閱，是一首七言四句云：

影落山河月正明，一瓢一鉢且閒行；

憑君說與金仙子，翹首黃旂下鳳城。

隨令遞與衆朝臣，以次傳覽，皆喜溢眉宇；然後交付掌奏官收起。史彬又奏道：『御駕臨行，有旨諭臣，說得了淮揚地方，便可復位。今者曰龍魚服，津梁隔絕，恐遭豫且之厄。』月君諭道：『近來燕賊，業已胆寒。孤發一使，令其速歸大寶，以免生民塗炭；若有參差，先拔淮揚，再取中州，以迎帝駕。』史彬感激叩謝。月君方命程知星等，各將所歷事情奏來。程知星奏到殺榆木兒，月君道：『壯哉，義士！』亟令召見。葉永青奏到帶回方小學士，月君亦亟令宣來。綽燕兒先到，不敢仰視，只是叩首。月君賜名天生俠客，命賞黃白金各一定。左相趙天泰奏曰：『自知星四人出使後，馮灌已經捐館，輔臣李希顏，亦以老臣乞休，益知當日帝師不遣臣等之聖意。』帝師曰：『非也！臣子之爲君父，但當盡其義之所應爲者，說不得豫知天數；武侯未出茅廬，已定漢業三分，何以鞠躬殫力，至於星隕五丈原耶？孤家處此，乃是爲用人而非己任其勞，所以籌度到這個地步，——不可以爲訓者！』諸臣莫不頓首悅服。時方經幼弟已至，跪在其兄之後，

月君呼問何名。方經對曰：『名綸，是魏司寇命的，恰與臣名排行，亦是奇事。』月君命入國學讀書。程知星又奏：『所獲榆木兒之劍上，有弒君字樣。』隨取呈上。月君視之曰：『他日卽以此物斬賊，且藏之尙方。』

方欲退朝，忽女金剛進報，登州參軍全然，赴闕有事上聞。月君召入，全然啓奏道：『前年差往海島諸天使，今者統領八國來朝。登郡海套甚險，無可泊舟，因此大軍董彥嵩，令臣從沿海一路看視。直到青州之日，照安東諸海口停住，業經登崖前進，臣特星夜馳來先奏。』月君謂諸文武道：『海蠻朝貢，具見吾君皇威遐暢，天使誠心能格。但典禮如何，兩軍師可與諸大臣議定徑行，不須再奏。』遂退朝各散。

按當日差遣的呂儒等六人，原只去得琉球，日本，紅毛三國，怎麼全然說海蠻八國來朝呢？這個緣故，倒因着日本國敗回之後，中心輸服，早有朝貢中國的意思，豫先糾合下的。當日衛青借的十萬倭兵，都是精銳。其逃回去的，不勾五六百名，哭訴與大將軍說：『被他兩三個女人，在半空中飛下劍來一斬，千萬人頓時殺絕了！只恐還要飛

到這裏，把我合國的人都殺了哩！』那個大將軍，却有個主意，就着用着張儀連橫六國之智，將來歸命納款，反要取中國的歡心。因此遍遣人在海洋諸島，把中國有女皇帝，怎樣的奇異神通，到處傳播。西洋人聞說是活神仙下降，那個不願來瞻仰，已經約定。正在會齊的時候，恰值中國差使出海，日本國王與大將軍，不勝之喜，直到舟邊迎接，欽敬異常；筵宴之禮，不啻主臣。於是天使同了各國使官，擇日起程，每國各差正使一名，副使兩名，入貢禮物，極其豐盛。日本國王，親送呂儒等六位天使下船，所以來得便易，比不得高全二人，到朝鮮這樣煩難的。那海蠻八國，是那幾國呢？

一，大西洋。二，小西洋。三，暹羅。四，日本。

五，紅毛。六，琉球。七，夫餘。八，交趾。

各國船隻，都到了安東海口，隨着天使，徑入濟南，在館驛歇了。陳鶴山呂儒劉炎等，先謁軍師請命，次赴相府，及大宗伯衙門去了。軍師隨命姚襄沈珂二人，指授密意，同去接待蠻使。兩人大排執事，到驛前。蠻使二十四名，忙整衣冠，齊齊的趨出迎進。姚

襄問通事人：『有幾個習過漢禮的？方好行禮。』答道：『都不曾習。前日天使到來，行的是小邦夷禮。』姚襄道：『到你們地方行的是夷禮，難道到中朝地方，倒行不得漢禮麼？』通事人又傳說道：『小邦蠻人，不知漢禮，與不能漢話一般，怎行得來？』沈珂道：『漢話固不能遽習，若是禮文，只須夕旦的工夫，就可學得；猴兒尙解演戲，何況爾等，還是人性。』姚襄厲聲道：『帝師是位女主，你們若行夷禮，擎起一拳，蹺起一脚，成何規矩？帝思震怒起來，如何了得？』通事的又傳與各國蠻使。蠻使道：『總是我們蠢陋，一時見識不到，多謝天使提命，情願就學漢儀，但求寬容幾日。』姚襄道：『這話纔是。』略坐了坐，便去復上軍師。軍師立命贊禮官四員，前去教習蠻使。不五六日，皆已習熟。軍師隨命姚襄，爲皇帝闕下引導官，沈珂任帝師闕下引導官，分管朝貢事宜。又傳知於各衙門，凡文官都集皇帝行殿，武臣都集帝師闕下，兩處分開，以省往來之繁。

時八月晦日，蠻使入城，宿於公館，有日本正使温吉里，要請見軍師。姚襄爲之轉

達。軍師卽令召見，待以客禮。溫吉里大喜過望，袖中出一小摺遞上，內開燕朝太監一名鄭和，差到海洋諸國，追求建寧皇帝，爲小邦擒獲；尙有兩名，聞風逃去。今鄭和羈在舟中，稟請進止。軍師大喜，隨取筆扎寫數字授之。吉里遵命而去。

次日，九月朔，姚襄引領蠻使，赴皇帝闕下。行殿上懸着聖容，龍案上供著玉圭，左右太監周恕，右有少監王鉞，東有左相趙天泰押班，西是右相梁良玉領袖，——大小共百五十餘員。階下兩行儀仗，都是龍旂鳳旗，黃鉞朱旄之屬，整整齊齊，雍雍肅肅。八國蠻使，二十四員，皆按着朝儀，高呼舞蹈，並無舛錯。行禮既竣，姚襄引出，交與沈珂，導引赴帝師闕下。諸蠻使見兩員女將，一是番裝，一是胡服，結束得如天魔羅刹樣子，從所未覩，莫不心驚神駭。沈珂便將蠻使職名，并貢表儀狀呈上，——那兩位就是滿釋奴與女金剛。隨令部下女貞轉奏。有頃，宣入至午門內。諸蠻使鞠躬緩款而行。見兩行戎裝武士，總是虎體彪形，狼腰猿臂的好漢。再進端禮門，左右甬道，分列着上將九十八員，皆相貌魁奇，威風凜烈；披的甲冑，璀璨輝煌；執的軍器，精芒閃爍；無

異天神。最上東邊一位，綸巾松拂，鶴氅羽裳，如諸葛武侯模樣；右邊一位，儒冠袈裟，赤烏玄裳，若青田先生之形像。殿簷下分立着七十二名女真，端嚴窈窕，個個是道姑裝束。殿上左手是崑隱仙，素英，柳煙兒，女秀才！右首是公孫大娘，寒簧，范飛，迴雪：皆有出世之姿，凌霞之氣。正中間九龍沈香根天然寶椅，上坐着廣琴宮降下的三炁金仙太陰君。那冠履衣裳，是紫府龍宮仙妃靈媛所製的，顏色光彩，映耀着殿中所挂的九顆夜明珠，猶如萬道閃電，射得人眼睛不能少展。諸蠻使惶悚踟躕，反致失儀。二劍仙大喝道：『錯誤朝儀，合當問罪。』蠻使等戰戰兢兢，又皆叩首。可笑大西洋國，就把他的夷語，奏將上來，他知道沒有通事在殿上，故意要說幾句，來難難兒。誰知月君，憑你南蠻北狄的，不但無一不解，而又能說得逼真。聽他說，是要求把飛劍來看的話兒，月君遂用其本國之語叱他道：『若要看劍，快伸頸子來！』那蠻使嚇得汗流浹背，哀懇請饒，磕頭至流血方止。月君諭道：『姑恕無知。』又各用其國之夷語，逐一慰諭；大意說：『孤家奉上帝玉敕，征討叛臣逆子，表揚烈士忠臣，迎復乘輿，奠安社稷；

恐爾等海南諸國，不悉衷旨，反思通好於燕，流入叛黨，必致天兵問罪：如日本誤信如言，喪失十萬生靈。所以差官出海，遍諭知悉。今爾等咸知順逆，重返來朝，均可嘉予；而且貢獻珍奇諸品，具見各王忠順之心。孤當各賜璽書，以示褒獎。」衆蠻使聽了，戰慄之下，心悅誠服。女金剛進奏蠻邦禮物，皆在闕下，候旨定奪。日本國使奏道：「前者小國，自取天誅，所以痛自悔艾，并約鄰邦，會同朝貢些小禮物，皆與向日貢獻者不同，求帝師聖鑒。」月君運動慧眼，大概一觀，大西洋國貢的是：

紫金芙蓉冠一頂

雉翎裘一領。

孔雀羽披風一件。

翡翠裙一條。

鸞毳襪一雙。

兜羅錦十疋。

金絲寶帶一圍——絲細如髮，結成花紋，綴八寶於其上。

小西洋國貢的是：

自鳴鐘二口。

風琴大小各一張。

渾天儀一具。

解舞木鸚哥一對。

游仙枕一具。

偶人戲一班。

日本國貢的是：

清玉柔一張。

夷舞美女十二名。

多羅木醉公椅一把。

溫涼玉杯一對。

海馬四匹。

五色水晶屏風八扇。

珊瑚四樹。

風磨銅八百觔。暖玉大基一副（赤碧二色）。

三眼鑿金烏鎗二十四桿。

暹羅國貢的是：

火珠一大顆——懸之室中，滿屋皆燄。

翠羽一函。

火鳥一對——日吞火炭一斗。

吉貝布十疋。

羅斛香百斤，——爐中焚之，可聞百里。

火浣絨一疋。

薔薇水百斤，——洒於衣上，經歲，香猶不歇。

琉球國貢的是：

通天犀一對。

羽緞百端。

嗶嘰緞二百端。

霧雀一對。

蒙貴一對，——似揉而小，畜之，十里以內無鼠。

風燭百枝。——每枝可點一月，任是大風不滅，軍前所用。

夫餘國貢的是：

小人一對。（長尺許）飛虎一隻。（大如貓）空青一函。

祖母綠珠二粒。五玉鰲峯一座。菩薩石一架。

紅猴一隻。白雉一對。

紅毛國貢的是：

哈巴狗四對。（皆小如鼠）琥珀酒五百瓶。

海鬼十名。（有伎巧）照霄鏡一盞。（能照烟霄外物）

紅毛刀三十六口，——柔可彎環，勁能刺鐵。龍鬚枝一根

交趾國貢的是：

天生旃檀香大十二尊。紅白鸚哥各一隻。枷楠香榻一張。

菴羅果一樹。

萬歲棗一樹。

小象一隻。(大如兔)

月君諭，將旂檀大士，收奉宮中；美女十二名，仍發本國帶回；餘俱交付尙方庫。其各蠻國正使，每員賞宮緞宮紗各二十四端；副使二員，分領亦如其數；筵宴三次，着文武官員等，逐日分陪，命兩軍師斟酌而行。隨罷朝回宮。夷使等，又叩謝了，同諸臣出於闕下。姚襄，沈珂，仍帶蠻使回向公館。

次日，高威寧詣軍師府進言道：『看這些蠻使，有幾個狡猾的在內，恐有舌戰之事。』軍師應道：『誠然！而今第一日，是文官陪宴，設在宗伯衙門，正卿亞卿，不消說得。餘外請兩位有才辯的，莫如劉璟，全然。初次折倒了他，便望風而靡矣！至第二日，是武官陪宴，徑設在將軍府，令五營大將軍爲主，料應不敢復鼓唇舌。第三次宴，便爲祖道，宜設在皇華亭，令呂儒，劉炎等原使六人爲主，且得各叙別愔，似乎不必再泥了文武分陪之意，何如？』威寧道：『是極了。』隨使帖於各衙門。

時太宗伯梁良玉，少宗伯盧敏政，得了軍師移文，大開筵宴，并請兩位軍師，及劉

全二人。有頃，衆蠻使等皆到了。大西洋坐了首席，次即日本，琉球，交趾，以定次坐。承值衙門戲子，送上摺本，做些雜劇，都是打趣着蠻王的。軍師謂宗伯曰：『此非大邦體統，令另換脚色。』又演了幾齣。蠻使等嘗着天廚殺饌，不肯放下箸來，直吃得醉飽方休。撤了大羹，換席再飲間，通事人傳稟道：『小邦有能通漢語者，要求賜教，特請鈞裁。』軍師道：『甚妙！與其樂部喧鬧，莫若風流雅話。』一蠻使遂即先開言道：『請問陰與陽，二者孰重。』軍師微哂應道：『陰爲重。太上立德曰陰德，功曰陰功，符曰陰符，不聞以陽爲名也。老氏云，有名萬物之母，是以西王玄女，皆得爲道家之祖。顯明若此不知，何疑而問？』蠻使道：『乾爲陽，坤爲陰，乾尊而坤卑，何也？』全然厲聲曰：『乾爲辛金，辛金陰也；坤爲戊土，戊土陽也。爾等西洋人，頗知數歷之學，何意味若是？』又一使發言道：『然則日屬陽耶？月屬陰耶？抑月屬陰耶？日屬陰耶？』全然曰：『日爲火精，故曰陽；月爲水精，故曰陰。水能尅火，自是陰爲重也。』那使又辯道：『尙有說焉：何以帝王比於日，后妃比於月耶？』高軍師道：『甚哉，尊

論之不達也！左傳襄爲冬日，罔爲夏日；尙書卿士惟月。則日月皆比之於臣工，安在其可分輕重？不指其正體而舉其比義，則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矣！」又一蠻使抗言道：『由此言之，天亦尊於地乎？易經云，天尊地卑，則又何說？』軍師大笑道：『是舉目而不自睹其眊者也！天道高而下降，地道卑而上行；卑者反上，高者反下，君亦何能知此？且夫天地，至矣！大矣！而包乎天地者，則是水也，——水乃陰也，是故陰爲重。』二蠻使皆語塞。下座又一使，故爲怡怡而言曰：『帝師爲女金仙，諸大人之以陰爲重，自不必辨。但目今中國無王，何以撫御萬方？』劉璟曰：『無王而有王，有王而無王，非汝輩所能知。夫年號存，則帝雖亡而亦存；年號亡，則帝雖存而亦亡。唐昭宗已亡，而年號存於朱耶，則唐統爲猶存。何況吾君四海爲家，人莫不知行在耶？』又一使曰：『若說到有王，而更有帝師，則礙於二王，其若之何？』高咸寧道：『聖駕一日復位，則爲帝者帝，爲師者師；聖駕未復，則帝師雖行帝事，而非丈夫身，不礙乎其爲帝。此天之所以降我帝師。』又一使卒然而問道：『帝師飛劍，一斬千人，可取叛賊之頭

於掌上，何須遣兵發將，歷年戰爭，荼毒生靈呢？」全然大笑曰：『上帝雷電，從空而擊，凡九州之外，八荒之內，無乎不震。曷不盡棄賊而誅之？而必煩帝師下界，以主劫數哉？此中天道，非汝等可得而問也！』梁良玉道：『我向知寧紹兩處，奸狡之輩，流入西洋者頗多；不諳道理，而強作解事。今日之舉，是其本來面目，就把蠻邦之醜，一旦獻盡矣！』盧敏政接口道：『可謂洞見萬里！蠻人雖蠻，良心未泯。獨有此輩，以夏而變於夷，廉恥道盡，乃猶嘵嘵弄舌耶？』那幾個發難的，聽見一口道着，置身無地；幸真正蠻使，不解漢話，倒還覺得坦然，遂皆起身辭謝。次日再宴，以至三宴，均無話說。

軍師乃令姚襄，護送出登州海口；約同文武諸臣，赴闕繳旨。月君御殿，軍師奏道：『燕國遣三人，直出海洋，追求建文帝蹤跡，被日本擊獲一名太監鄭和，前日已經密解於臣衙門。彼蠻使畏燕如虎，所以不敢明奏。』月君道：『此天子之福也！殺之不足以辱。司寇可劓其鼻割，其兩耳，解至交界地方，交與彼處，以辱燕賊。』軍師又奏：

『目今帝師威靈赫耀，正宜簡使入燕，議令退位；彼若不遵，然後興師。』先禮而後兵，則士氣百倍。』月君諭道：『卿等議正副二使來，俟孤家裁奪。』史彬奏道：『臣奉帝旨，在家候駕，恐不日來臨；今日先歸，再當朝闕。』月君道：『卿爲帝傳命，宜拜黃門尙書之職。姑候差使入燕議定如何，然後歸南，庶可覆旨，却可受職。』史彬叩首遵命。

第五十五回

震聲靈遣使議讓位

懾威風報聘許歸藩

燕國太監鄭和，在海洋諸國，追尋建文皇帝，被日本國拏獲，又逃去兩人，這原來也就是胡濙胡靖。——在七年以前，同着榆木兒，奉了燕王密旨，追尋建文，到雲南之昆明縣，宿於旅邸。夜半榆木兒被人殺死，號令首級於分水嶺。心下胡猜亂疑，恐連自己性命不保，倒躲在沐西平府中兩月有餘，再不敢去訪張三了。就微服潛行，回到北

京，奏知燕王。燕王錯愕了一會，幡然笑曰：『原來那道人之言，是這樣應的！』胡濙胡靖見燕王不加呵責，而反色喜，隨又奏道：『雖訪不着建文，却訪得個異人。』燕王問：『莫非倒訪着了張三丰？』胡濙道：『也姓張與三丰差不多。臣等去時，在廣信府過，有龍虎山張道陵天師宮闕。其二十七代嫡孫，名冲，號涵虛羽士，能驅遣雷霆，推排海嶽。臣等已將青州妖人問他，說要到上中下三界，查明來歷，然後驅除。』二人奏對未畢，燕王說：『這尙可緩，更於緊於此者。前日太監鄭和，從浙省回來，密奏建文已到海南，託言進香，實欲向各蠻國借兵；倘或竟被他煽惑，與兵侵擾，則青州之妖黨，必與連結，爲害不小。』隨喚鄭和至前，諭令：『爾等三人，勿憚辛苦，以購求珍玩爲名，全往海南，察訪蹤跡，不可漏洩機關。』三人卽頓首受命。燕王又陞胡濙胡靖均爲尚書，又給空銜國號璽書一函，令於獲日，投書蠻國，要他差人協解，庶不致有疎虞。此在胡濙胡靖從雲南回來，燕王復令兩人，同着鄭和，出海去後，直至於今，祇有胡濙胡靖復命，已不見有鄭和，——亦如前番出使，不見有榆木兒一般。燕王亟問：『鄭

和安在？」二人奏說：「太監鄭和，已被日本國擄去，臣等幸逃性命。」燕王正在猜疑不出，忽邊報海洋諸國，朝貢濟南。還道是建文現在海外，糾合來的，大加驚詫。又報濟南妖人將太監鄭和，割去耳鼻，頭插身旗一面，粉書「燕太監鄭和示衆」七個字，現在彰儀門外候旨。燕王正有多少不遂意處，那裏又當得這個信息？不覺勃然大怒，令立斬於城外。

越旬日，德州又飛報濟南府，差正副使二員，齎有璽書，來議軍國大事。燕王懊惱已極，下旨內閣，俟其到日，先斬此二人頭，懸之國門，爲榆木兒鄭和報了仇。然後御駕親征。閣臣楊榮俯伏奏道：「臣願陛暫息雷霆，以示聖德淵宏。」燕王道：「卿試奏來。」楊榮奏道：「臣猜來使，敢於挺身至此，必是有妖術之人；倘或行刑時，被他隱身遁形而去，豈不及損天威？古云：『兩國相爭，不斬來使。』雖然寇盜，算不得敵國；然其來必有緣故。兵法伐謀爲上，莫若察其來意，將機就機而處之；設有無狀之語，然後命將出師，則士氣奮躍，不待戰而可制其命矣！」要知燕王心上，其實畏懼濟南，

又恐諸臣窺破，所以要殺來使。這句話是假的。今聽楊榮的所奏，甚合隱衷，遂諭道：『姑聽卿言，准其入京陛見。』

不數日，濟南欽使已到，正使是劉璟，副使是仝然。有燕邦太常卿等官接住，先請璽書投下通政司衙門，宿於公館。通政司將璽書送至內閣轉達。燕王拆封視之，書曰：

玉虛勅掌殺伐九天雷霆法主太陰君討逆正名帝師，致書於太祖高

皇帝四庶子燕王曰：建文皇帝，御極四載，深仁厚澤，普洽寰區，至

德休光，迴彌穹漢。無論山陬海澨，以及白叟黃童，靡不稱爲真父母

而作聖天子也。乃爾燕藩，誤聽奸言，興兵犯門，已屬無君；鳴鑼驚

陵，更爲蔑祖。遂敢逼逐乘輿，國母身爲灰燼；僭居天位，元儲命落

塵埃。性本兇梟，刑尤慘毒。一士秉貞，則袒免並及；一人厲操，則

里落爲虛。可憐周武之臣三千，同時喪魄；田橫之客五百，一旦飛魂

。孤家用是糾合義師，網羅豪傑；肇造行宮，爰申天討。鞭梢所指，

轍咸旂靡；劍影所揮，崩角稽首。尙且恃旁門之幻，抗拒王師；亦何如黎丘之鬼，潛消赤日！誅逆使於昆明，遐方良有義士；縛賊監於海島，蠻邦豈乏奇人？是當清夜捫心，悔已往之擢髮；一朝革面，洗此日之含羞；庶可上見高皇，下對臣庶。今者，帝駕卽返行宮，爾其毅然避位，自無失兄弟之尊親；若或悍焉據國，恐難逃篡竊之常典。姑念舍金陵而就北平，似或者天牖爾衷；因此煩天使以達璽書，庶不致神驅其魄。孤家躬掌劫數，性本慈悲，倘以調解之未能，方知殺戮之有故。莫怪儻言，實深忠告，勿貽噬臍之悔！不宜。

建文十四年，春王正月……日。

燕王看了一遍，又惱怒，又羞慚，又痛恨，將書遽擲於地，大罵曰：『我與妖婦，誓不兩立。』正宮徐妃勸諫道：『陛下以一旅之師，破建文百萬之衆，何懼一婦人？獨且以妾愚見，如此震怒起來，倒中他奸計，甚不值得。』燕王道：『怎麼倒中了他計？』

徐妃道：『就如前日把鄭和解來，不過要激陛下殺之，以離我臣庶之心。今者，此書，亦不過要激陛下殺了來使，以壯彼軍士之氣。大約來者，又欲殺身以成名；是求死而來，非畏死而來也。彼此干戈爭鬥，庶民塗炭，天下之迎復建文者，恐不止於一處矣！』

燕王聽了，大以爲然，就問：『據賢妃高見，有何良策？』徐妃道：『莫若以禮接待來使，仍許差人報聘。他來激我，我且哄他說：『建文若返，自當遜位；若建文不返，豈有祖宗之天下，讓一異姓婦人有的？』如此則直在我而曲在於彼，彼自不敢與兵。然後相機度勢，再圖良策。』

燕王曰：『建文真個返國，又當如何？』徐妃曰：『今此婦人，已自稱孤道寡；手下強兵猛將，總是他的心腹；建文雖返，誰肯奉之爲主？妾聞昔者：秦王，建成，元吉，嫡親弟兄，尙然將佐各爲其主，何況陌路耶？』

燕王曰：『建文有何怕他？只這個婦人，據了山東，使我父子南北隔絕，乃心腹大害，——不可不早加剪滅的。』

徐妃曰：『陛下曾說胡濙回來，有龍虎山道人，可以查他的跟腳，其言甚爲有理，——卽如孫行者降妖，也是此法。他的祖宗，現爲上界天師，自然呼吸相通，法

術必是靈的。何不去請來，先降了頭腦兒？其餘烏合之衆，也就容易驅除了。」燕王道：「愛妃之言，深合朕意。」

次日，御朝，卽召濟南來使陛見。劉璟全然二人，皆昂然而入，行天使見藩王之禮，諸臣莫不內愧。燕王認得正使，是誠意伯劉基之子，乃強作霽容，說：「爾爲開國元勳之後，何故屈身於妖賊？豈不辱沒了你祖父麼？」劉璟朗然對道：「臣立身於建文之朝，做的是建文的官，怎麼說是妖賊？難道高皇帝傳位於大孫是妖賊麼？殿下之言，有似當日詐稱瘋病的時候了！」燕王忍住了怒，又說道：「咳，劉基何等聰明才智，怎麼你就這樣蒙懂！那建文年號是虛的，婦人得稱帝號是實的；連虛實二字，你還會不過來！」劉璟奮然應道：「目今正要講這虛實二字。建文陛下的聖駕，指日便臨行闕。殿下若以爲實，亟宜推位讓國，以上慰高廟在天之靈；若以爲虛，則是無父無君，四海之內，皆成仇敵。豈獨帝師哉！」燕王道：「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朕爲高皇之子，建文乃高皇之孫，姪讓於叔，叔讓於姪，總是朕一家之事。非外人可以勸，可以阻的。你今

妄言建文將歸，且說現在何處？難道朕把祖宗之天下，輕輕讓與這個婦人？」全然不待說完，就厲聲先應道：「我帝師若要這個天下，便可席卷金陵，囊括燕薊，何待今日？所以按兵不動者，只爲我君尚在，一迎復位，則四海傾心，可以傳檄而定。先遣我等以禮陳說，是不忍以一人之反叛，而害及無限之生靈；還是爲本朝培養元氣。大王反謂僭稱帝號，這纔是真蒙懂了！」燕王勃然變色，又因徐妃之言，只復含忍優容，便問劉璟：「他是何官，敢來抗朕？」劉璟應道：「是少司空，兼理靈臺事。」燕王見說有靈臺二字，心猜必會妖術，所以膽大，是奈何他不得的，只得轉爲支吾道：「你既知天文，難道不曉得朕是真命天子，如此出言無狀？若斬了你這顆首級，却是朕無度量，姑念寬宥。」全然大聲嚷道：「我但知高皇帝爲開國真命天子，建文帝爲守成真命天子，並不知有篡國真命天子。要殺！我的頭在這裏，什麼寬宥不寬宥！度量不度量！」燕王急得沒法，返顧諸臣道：「料他知甚天文，曉得真命與不真命。我若殺之，倒成了小人之名。」劉全二人，正有多少話說。燕王十分沒趣，竟自退朝；隨傳諭太常寺，令燕饗來

使，打發先回，自有人去報聘，不須守候。

劉全二公，料想燕王再不見面，只得濟南，復旨去了。

越數日，燕王臨殿，問羣臣曰：『朕欲遣人出使，誰有可行者？』羣臣皆知是往濟南，莫敢應對。楊榮出奏道：『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何況出使？惟陛下命之。』燕王笑道：『朕知這班尸位之徒，平日享盡榮華，臨事巧於躲避，皆是怕到濟南去的，却不知朕別有差遣。』隨命通政司參政金幼孜道：『朕欲召請廣信府龍虎山張冲羽士，汝可星夜前往。彼若不來，汝亦休回見朕！』幼孜頓首領命。燕王又道：『朕本欲差使往濟南，可惡爾等畏之如虎。朕倒要差遣兩個去走走。速自奏來，庶免罪譴。』羣臣面面相覷。有大理少卿胡淪，俯伏奏道：『臣願往。』燕王道：『你是胡濬之弟，還有些爲國之心，但須再得一個人全行。』楊溥奏道：『臣保舉一人，惟陛下採擇。』燕王問是誰。楊溥奏：『工部尚書嚴震，才氣過人，素有重望。』嚴震連忙跪奏：『臣之不及，既受輔臣舉薦，願充備員，以報皇恩。』內閣中書袁珙亦奏道：『臣亦願往。』燕王道

：「多一名不妨；也見得天朝人物。」袁珙又奏：「臣不敢與聞使命大事；但去相這婦人一相，看是何等樣的，應滅在幾年幾月，回報陛下。」燕王大喜。退朝之後，即召嚴震等入宮，授以密旨，且諭令毋辱君命。三人叩辭了燕王，請給了報聘禮物，徑往濟南進發。

到了交界地方，歇在公廡，早有人飛報闕下。軍師即命放進；并令魏袞與陳略二人，招待來使。原來胡淪，就是開封府的推官，當日曾請過月君，降了梅花鹿怪，救他女兒的；想來決無妨害，所以願來。嚴震是建文舊臣，與趙天泰等皆係舊識，又是個富翁出身，就有些兒差錯，不關着縉紳體面；所以楊溥薦他，心上倒也實落落的，一些兒也不怯。進了濟南城內，想要會會一班舊臣，大家私議私議，恐有人猜疑，倒先來拜呂軍師。軍師辭謝道：「既爲國事而來，當在闕下相會，無先行私接之禮；且舊老臣多在，尤當避嫌。」嚴震暗思，此間有人，所以發迹，倒是我冒昧了！

次日清晨，諸文武大臣，會集帝闕。宗伯衙門等官，導引嚴震等三人，進至行殿。

燕使初不知設有聖容玉圭，舊臣及太監值殿等事。一見故主在上，嚴震便覺良心發露，耳紅面赤起來，戰兢兢的嵩呼舞蹈，幸而未曾失儀。王鉞道：『嚴司空，汝還認得建文萬歲麼？』嚴震便覺異常，勉應道：『老臣因思念故主，所以得此一使。』趙天泰、王璣等，莫不大笑。軍師抗聲言道：『帝師有旨，着令來使，將燕藩之意，奏聞皇帝；再與諸大臣議定，然後請帝師示尊。』嚴震那裏料着要向天顏奏對，一時就沒了主意，方悔那當日不曾殉難，以致有此。沒奈何引了胡淪、袁珙二人，俯伏奏道：『燕主命臣云：『聖駕歸日，即當奉還大寶；若行在無音，天下應歸新主，異姓不得過問。』——諒陛下心有同然；高皇在天之靈，亦無異也！』奏畢，向着衆舊臣道：『新主之命如此，恐亦無容再議。』趙天泰道：『口奏無憑，還須繕疏。』諸大臣齊聲附和。嚴震急得沒法，勉應道：『新主既無報書，臣下何敢擅專？』倒是呂軍師止住道：『燕藩以詐哄我；我倒以誠信他。聖駕一歸，即發尺一之詔，召令伏闕；若敢抗廷，率師討罪，怕他逃往何方？司空等一經繕疏，燕王必竟加罪於他。既算不得憑據，亦且有似抑勒，曷用此爲？』

『梁良玉道：『軍師之論極是。那燕賊可是別人做得主的？』於是遂同赴帝師闕下復奏。

午門之外，齊齊整整，列着二十四員上將，一個個雄威赳赳，英氣森森，皆有超羣絕倫之相。諸將見呂軍師到來，一一欠身，嚴震等莫不心駭。就有女將二員，一是滿釋奴，一是女金剛，從內款步而出，諭軍師道：『帝師有旨：燕使所奏情由，皆已預悉，無庸復瀆。特發御書，給示來使。』說畢，軍士遞送將來。嚴震等接着看時，高麗紙上，有杯大的字，宛若龍翔鳳舞，上寫着：

司空嚴震，位尊望崇；歸命燕藩，如草從風；戒爾晚節，還須秉忠。姚善胡淪，異心同寅；一生一死，汗簡攸分。袁珙小術，乃聳逆賊；苟貪富貴，姑予矜恤。

嚴震看了，其額泚泚，其容赫赫，一時進退不得；胡淪低着頭，亦有忸怩之狀；袁珙則絕不在意。文武諸臣，正在那裏注目三人，忽一聲風响，從空飛下個道姑來，乃是

劍仙聶師，大喝道：『袁珙鄙賤小人，曷敢冒充燕使，來驗我文武臣僚？又思要相帝師，殊爲可惡！我今教他自相狗臉。』袖中取出鏡來，向着袁珙一照，竟變了個狗臉，衆將士皆胡盧好笑。那時袁珙，就要死也死不及了。胡淪是素知道月君法術的，拱手對看呂軍師道：『我們來復奏，自該向闕行禮；何得呆呆站立，致干帝師之譴！』於是同跪下，奏請帝師聖慈海涵，叩頭不已。隱娘道：『帝師誰與你這班計較？這是我小小要子！本該叫你三人都變了狗回去；如今諸臣，陪着跪語，姑從寬宥。去罷！』看袁珙時，復了原相，劍仙忽然不見。燕使等幾乎羞殺，辭回公館。

明日，軍師設宴相請。諸舊臣及諸公子，又接連請了兩日。嚴震等先到建文帝闕下，叩辭過，又到帝師闕下辭謝，然後與軍師及諸臣僚，告別起程。一路上和同商議，題不得起這些事情，只說個未見帝師，與彼軍師議妥罷了。主意已定，徑回復命。（後來嚴震出使雲南，適遇帝於曲靖地方。建文帝問曰：『卿將何以處我？』震泣奏曰：『臣自有處。』遂縊死于驛亭。恰應着「晚節秉忠」四字，猶不失君臣之誼，似由月君片紙

激勵所致而然。)

第五十六回

張羽士神謁天師府

溫元帥怒劈靈猴使

金幼孜自奉了燕王之命以後，兼程馳驛，到了浙西廣信府貴溪縣，換了大轎，然後到龍虎山，問張羽士時，在山岩間一個洞中修道。一望不打緊，急得冷汗如雨，却原來純是剝崖仄徑，步行也不能上的。幼孜回顧僕人道：『這却怎了？』早有個樵夫，輕輕便便的走將下來。幼孜就招呼道：『樵子！我送你勞金，把我們帶將上去。』那樵夫問了來的緣故，知道有些銀錢的，便應道：『帶是難帶，除非把條繩子拴在你腰裏，我在前頭，拽着繩子，就不怕跌下去了。』從人喝道：『放屁！難道我們老爺，被你牽着走的？』樵夫便揚揚的去了。幼孜急招手道：『你來！你來！』樵夫又站住問道：『老爺若不願牽着走，是沒法的。』幼孜乃令從人，解下三四條帶子來接長了，自己緊緊拴在腰裏；又將那半截繩子，叫樵夫也拴在腰裏，……這是恐他手中掣不牢的意思。樵夫遂向

前背着引路，幼孜一步一步的捱將上去，到那險滑的所在，就彎着腰兒，把兩手按着沙石，逐步爬上。足足一個時辰，到了洞前，有一片席大的平地，幼孜喘吁吁坐倒在石上。看後面時，只來得兩個小健奴，其餘都在山下等候。幼孜令賞給樵夫去了，定定神兒，看那洞上，刊着三個大字，曰「壁魯洞。」就道：「這也奇！」（這個洞是秦始皇要燒聖人之書，邑人把魯國經書，藏在一面，用亂石塞沒了洞口，方得免却火之禍，所以名曰壁魯，猶之乎漆書壁經之意；言魯國之書，藏於此洞壁中也。幼孜不解，所以驚詫爲奇。）那洞頂正中與左右，有三個峯頭環抱着，極是藏聚氣的靈穴。洞口向着東南，進有十步，暫轉向正南，是天造地設的一間斗室，冬日暖，夏日涼的。健奴吆喝道：「洞內有人，快出來接聖旨！」却並無答應。幼孜即令人進去探看，說有個道士，閉着眼睛，坐在石牀上，叫他不應，竟像死的一般。乃自己步將進去，到轉灣的所在，見透進天光，就是右邊這個峯頭根底裂開數尺，漏下日景，正照着南向的洞。洞中石榻石几，皆是天生成的。看涵虛羽士時，端坐不動，幼孜從容說道：「下官奉旨來訪仙洞，

請大真人鈞命。』涵虛方微開雙目道：『貴人豈不知希夷先生之語乎？九重丹詔，休教彩鳳銜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貧道槁木死灰，雖雨露不能榮，烈火不可燃。天使賚詔遠來，得無誤耶？』說畢，仍閉着眼了。幼孜道：『在真人不消說是泥塗軒冕。在天子特召真人，亦不是去拜官受職；只爲山東妖寇作亂，敦請降他，以顯道力耳！』涵虛道：『我已知之。貧道降妖伏怪，是畜類成精的；却不曾學習武藝，與人廝殺。你速速去罷！毋得擾我工夫。』幼孜着急便跪下道：『真人差矣！前有下官同寅胡濛，奉使回來，奏明天子，說真人能平妖寇，所以他特下詔來此。今真人不去，總是下官之罪了！聖主一怒，合門盡戮，這是下官爲着何來？還求大真人再思。』涵虛聽了這話，果然是不敢空回的，就道：『請起來！前此貧道偶到祖天師宮中，原有兩個什麼官來遇着了，說起山東作亂的事，要請貧道去降他。貧道曾說：『這個女將，有些來歷。未經查明他根脚，那裏就降得？』不過是這句話。如今天使既不能復命，我只得下山去走一遭；但不能遠到燕京，只在南都結壇，我自作法查勘。降得降不得，且到那時定局。』幼

攷又道：『真人若只到南都，與不出山一般。下官的罪，也是逃不去的。』涵虛道：『我自然啓明世子，與汝無妨。』攷方喜喜懽懽謝過了，便請同行。涵虛道：『煩天使將詔書送入天師宮，就在那邊等候。貧道於明辰卽至。』攷料非虛語，隨令兩小道奴，左右攙扶，匍匐下山。

次日，涵虛羽士到來，先在祖天師聖像前默禱叩過，方取了寶劍玉璽，帶了兩個書符咒的法官，同著幼攷登舟。過了鄱陽湖，從九江順流而下；數日，便到了金陵。幼攷先入城，奏知世子。世子立命擺駕，親率諸大臣等，出郭相迎；并用八人抬轎，請真人登岸，在宏濟寺中相會。涵虛見他君臣欽敬，心亦喜歡，升輿前去。諸臣皆候在衙門迎接；世子坐在第三重門上。涵虛纔步進去，世子早已肅然端立，——真有人君氣象也！原來這位世子，與燕王迥乎不同，他的性情愷悌，氣質純粹，相待羣臣，動合乎禮；而且見事明亮，臨機決斷，凡有處分，皆合乎義。自留守南都之後，雨暘時若，兆庶安業，臣民莫不愛戴。——後是明朝第一有道的仁宗皇帝。燕王之不致亡天下者，本乎

此。張羽士是個法眼，看去知是真命天子，忙趨向前打個稽首。世子也回了禮說：『寺中不便講話，請大真人到本宮請教。』於是世子鑾駕先回。諸大臣陪着涵虛，一齊進城入朝。世子降榻延入，再三謙遜，行個小禮。世子向北斜坐，涵虛向西正坐，姚廣孝東向相陪，諸大臣皆席地而坐。世子開言道：『青州妖黨，擾亂生民，致煩真人遠降。得邀道力，奠安中土，社稷之幸也。』羽士應道：『驅除邪術，貧道分內之事；但不知彼所行者，是何妖術？』世子向來得諸傳聞，未能遽應。姚廣孝代爲答道：『不過是豆入紙馬，在陣上見之，未免草木皆兵。』羽士微微而笑，慢慢的說道：『果係豆人紙馬，則是邪不勝正，用些惡血穢物，便可立破，何用貧道？數年前曾有幾個愚徒，在中州回來，傳說這唐姓女子，誅怪驅蝗，及闡濟南太守事情，却都是正法；不知從何得的？貧道須查明他的來歷，然後可以驅遣；也莫看得輕易！』世子遂拱手請教。羽士道：『自古以來，兵興之世，原是劫數使然，或者列宿臨凡，或係魔王出世；要看他氣數若何。可擇一幽曠地面，結個浮壇，貧道神遊至我祖天師府，查勘的確。若由上天所降，自

有道力挽回；倘係依草附木之徒，便可令神將逐之。至於陣上交兵，則非貧道所得與聞也！」姚廣孝對道：「當今奉請，原是如此意。竟擇地結天壇何如？」羽士道：「使得！」世子隨傳命與應天府尹，在南郊結壇；并令光祿寺排宴。羽士辭謝道：「貧道在出，終歲不食烟火，無煩費心。」世子乃命但設果品。羽士略用了些，遂送至公館安歇。諸臣等亦皆散朝。

不兩日，壇已告成，世子又駕臨看過，然後去請真人。涵虛到了壇中，安設了祖天師聖位，隨啓世子道：「明日便有神將護壇，無論何人，皆不可擅入。請於壇外，勅令武弁一員，帶兵士守衛；并着個內監，在內伺候，以便有所啓達。」世子一一允諾，卽行辭去。

涵虛過了一宿，次日，就寫家書。（且住！難道張羽士寫個家書，寄回去麼？非也。當日道陵士人陸天時，遺命後人，能學道法者，倘有緩急，寫個情由，打上玉璽，焚於爐中，卽有功曹，傳遞天師府，謂之家書。）涵虛寫畢，焚告之後，隨詔溫天君護壇

，龐天君爲引導。（這是什麼引導？要知涵虛羽士，是位地仙，未曾朝見上帝的。今要神遊上界，南天門上有神將把守，如何能勾進去？亦且認不得天師府在何處，所以要員天將來引導，便無阻礙了。就是海島神仙，他已經朝謁過上帝的，從亦不敢擅進南天門去。如今世上做外官的，非奉勅旨，不許擅入京城，是一樣的道理。若是別位地仙要進天門，必須奏聞上帝；神將亦沒有個私來引導的。只因張羽士是玉虛師相之子孫，方可權宜行事。）當夜涵虛凝神打坐，到了子時，泥丸宮剝然一聲，陽神已出了舍。龐天君便來引着，進了南天門，直到天師府。天君又先爲啓知，然後許令進見。叩禮已畢，天師示曰：『人能慎言，庶無後悔。汝這出山一番，雖云有數，到底是語言上惹出來的。將來尙有大難。我付汝兩句，汝宜謹遵，速歸本山。』隨念云：

遇馬則放，

遇鳩則避。

天師以手揮曰：『去罷！』涵虛甚是惶恐，俯伏對曰：『孫兒雖不肖，不是有越清規；被燕王差人強逼出來的。如今既到南都，若沒有回復他的話，如何肯放歸山？還求我祖

聖慈，垂憫指示。」天師道：「雖然，我說與汝，汝却不可直說與他！那燕王是斗牛宮的天狼星；帝師是月殿的太陰君。兩邊在上界，生了罅端，又正遇着這次劫數，該是太陰君掌握；所以降謫世間，即借此刀兵，以報仇隙。日後少不得有個結局。汝是何人，敢與此事！這是天機，倘有洩漏，於罪匪輕。速去！速去！」涵虛不敢再問，叩首而出。龐天君還在府外等候，又引導出了天門，回到壇中。開眼看時，蠟炬燐煌，已及黎明。把天師分付的話，再三躊躇，定了主意，即乘輿入朝。宮門監者，疾忙傳奏。世子隨升便殿，召請涵虛進宮，屏去了侍衛，先道謝過，然後問及始末。涵虛道：「中原主有刀兵之劫，所以降此一班惡宿。不幾時完局了，便成瓦解，無傷國脉的。皇上千秋甚富，後來聖子神孫，綿綿百世，不消慮得。但有句最要緊的話，切不可御駕親征，與彼見面。貧道如今無事，也就告歸荒山了！」世子聽了涵虛的話，甚是囹圄，不好明明駁他，乃緩言道：「真人見過天師，自是不錯，孤家也信得過。獨是父皇，遠在三千里外，把這個話來表奏，斷乎不信，則罪在於孤家了！還要祈求道力，完融此事爲妙。」涵虛

道：『殿下以貧道爲誑語耶？其實天機不可預洩，所以止要其究竟而言，天下是本朝之天下，斷不致有分裂的。天律森嚴，上界豈容再去？貧道實無法了！』世子就順着說道：『天機不敢預聞。但就尊論，止要明白其究竟：卽如刀兵劫數，恁時可完？這個女將，那樣結局？自此以後，大勢若何？不說到所以然，就是不漏洩天機。』涵虛被世子這番話禁住了，心中一想，連天師也不會說到這個地步，沒奈何應道：『貧道的話，句句真確，日後自有應驗；就是不幾時完局，這句內中，含着天機，斷不能顯然指明的。若說大勢，無傷國脈一語，便是究竟了！』世子見涵虛多少推却，就變句記頭來問說：『道陵天師現在上界，掌握何事？』涵虛答道：『玉虛師相，共有四位：第一是家祖先師，次是煞真人，又是許真人，第四是葛仙翁，——常在上帝左右，如人間帝王之有師保阿衡也。』世子道：『如此，則是所降惡宿，必知其壽數之長短，與劫數之年月；再求真人去請問請問，然後可以復奏。』涵虛曰：『這個不難，大約女將之壽數，就應着生靈之劫數，我到嶽庭去一查便知；若我祖天師，豈敢再瀆。』世子道：『只消知道得

確，何分彼此。『涵虛道：『焉有不確？』遂即辭出。（看書者！要知道嶽庭去查，這話是錯的。大凡從天上降生下來，是南斗注生，北斗注死。若從中界神道中輪迴的生死，在嶽庭冊籍；至閻羅天子生死簿上所注，都是些鬼去投胎的；——有此三者分別。日後嫦娥肉身成聖之日，也就算個死期，在嶽庭怎得知道？涵虛未知就理，回至壇中，跌坐櫻菌，黃昏時分，神遊到嶽庭去了。兩員法官，都在左右侍護。忽一聲響，空中掉下一個大猴兒來，二法官此一驚非小；涵虛亦頓然醒覺。看那猴兒，却是劈開腦蓋的，甚爲奇詭，遂立刻畫符，追取猴兒陰魂勘問。

第五十七回

九魔女羣攝地仙魂

二孤神雙破天師法

請問看書者，那半空掉下來猴兒，從那裏來的？乃月君駕下機密使馬靈是也。馬靈奉帝師之命，原向燕京探聽消息，聞得請了個大真人，在南都作法，就縱着一朵妖雲，直到鐘山之頂。見南郊結個大壇，有兩員神將守着，他便立在霄雲，向下一照，見個道

士打坐着，猜是出神的光景。從來猴兒心性，頑劣不過，就要把這道士抓去，使他神回來時，尋不着身體，即以此復帝師之命，圖各位仙師一笑；他明明看着神將，只當耍子，却像老鷹撲小雞，從半空中直墜下去。早被溫天君大喝一聲，照着頂門一刀，劈爲兩半，就有護壇的神兵，鎖住了魂靈兒。正好功曹奉符追去，送到涵虛羽士座前勘問，方知叫做馬靈，是從青州來的。遂着功曹，押他陰魂，送入冥司定罪。心中一想，正是查不出女將壽數；如今斬了他個妖精，就可告辭回山了。忽又想起祖天師授記的話，是遇馬則放；沈吟一回，是神將殺的，與我無干；事已如此，只索聽其自然。即傳知管壇的內監，說斬了一名青州妖怪，啓請世子駕臨。片時間，東宮儀仗與文武大小臣工，都到南郊，涵虛出境迎接說：『神將已發放回天，不妨都進壇中。』世子緩步而入，隨後是姚廣孝陳瑄等，令侍衛提起猴兒，細看一回。世子見其形狀，迥異尋常，回顧姚少師道：『此真妖物。』又拱手向涵虛致謝，並問斬他的始末。羽士已成見在胸，遂應道：『貧道向嶽庭查這班妖人的生死，冊籍內中，唯一馬靈，乃是猴兒，已經得道，成了妖仙

神通最大；冊上但注生年，更無死日。那邊全仗他的法術，倡亂起來的。貧道遂遣四員神將去拿他，方能勾擒來斬了。其餘總是有有限的運數，容易完結的。」姚廣孝道：「請問真人，神通大的，尙然斬了。其他小醜，何不一并殲之；乃欲留爲亂階，何以故？」涵虛道：「少師止論其理，獨不知數乎？譬如當今之天下，數也！彼之倡亂者，亦數也！運至而興，數盡而滅，雖上帝亦不能置喜怒於其間。此妖猴乃是畜道，人皆可以誅之；若是人道，或應死於某處，或應死於某事，或應死某人之手者，貧道焉得而誅之？」陳瑄問道：「不斬妖猴之首級，而劈開腦蓋，何也？」涵虛應道：「大凡成氣候者，雖斬其首，猶恐出神遁去，惟劈其頂門，則泥丸宮已裂，神不能走也。」世子點首道：「真人之言誠然。但所查女將壽數若何？真人幸爲明教。」涵虛應道：「貧道告辭還山，自當密奏。」俄聞壇外人聲喧嚷，都是要來看妖猴的。姚廣孝即傳令挑在大木杆上，豎立於曠野之所，令人四布流君，說中原妖寇，皆係畜類。（江南之人，倒有一半信的。後來建文皇帝，也因這句話動了疑心，所以決不肯來復位。此亦數之使然。）當下世子又

向涵虛道：『本宮尚要留真人問道，請在宮內略住幾日。』涵虛再辭不允。世子命駕進城，諸文武皆扈從去了。

是夜羽士閉目運功，只見功曹來復命，說：『中途遇着了鳩盤茶，却是認得妖猴的，就把小神攔住問：「是誰大胆，害了他的性命？」小神說是真人斬的。鳩盤茶倒奪去猴魂，并玉璽文書，扯得粉碎，把小神一脚，幾乎踢死；還說要與真人動兵戈哩！』涵虛聽了，正合著祖天師遇鳩則避的話，心中未免着忙。那時涵虛躊躇，到不如乘着世子，勉強在宮，避他幾日，賺他去路上趕個空，然後好慢慢回去。天明後，世子已遣官來邀請，遂欣然乘輿入朝，到經筵左側內書房安息。世子就見涵虛，先慰勞了幾句，便問：『女將運數，還有幾時？』涵虛應聲道：『殿下登基之日，是他數盡之期；若要說到某年某月，只好貧道自知，不敢泄漏。』——這是涵虛因得了天師二人結仇的話，推度起來，少不得大家同歸於盡的。世子又因向來術士推算，都有這句話，不覺笑逐顏開，甚爲敬服；心上要想長留在宮中：一者要窺探天機；二則恐妖寇勢大，要用他的道術；

三則未奉燕王之命，不敢放他擅回，遂道：『明辰，本宮當執弟子之禮來問道。』隨命便至便殿，與姚少師相商，將此始末情由，繕成密疏，交付金幼孜，先去復奏。

唐月君在宮中，與諸位先師及衆女弟子，講論玄門奧旨，忽有一團黑氣，滾至面前，乃是鳩盤茶，帶着馬靈之陰魂來見。月君問：『是誰害汝性命？』馬靈把前後情由，哭訴一番。鳩盤茶道：『小魔奉聖主有事差往冥司，從半路遇着，奪了回來。今欲令其皈在我道，免他消受閻羅之苦。那賊道士，却容他不得，還要奏請聖主拿來，細細敲問哩！』月君謝了幾句說，『前差馬靈原向燕京，並未曾遣他到南都。何得先有害人之心，以致自喪其軀？若到冥司，歷劫難超。今得大力援手，實出之幸。』說畢，即將自己臂上珊瑚數珠，親自挂在盤茶項內；又取出華府所獻的紫電裙來相送，說：『些微不足爲敬，并煩轉候聖主。』鳩盤茶謝了月君起行時，馬靈大慟。曼師笑道：『快走！快走！汝皈了魔教，將來轉生，自然姓馬；作官也做個大司馬，還要封侯哩！』月君等皆大笑。

盤茶遂挈了猴兒，回到剎魔宮，備言其事。魔王大怒道：『我妹子駕下，都是這些

空虛的仙子，怕的什麼天師，那裏敢去報仇？我若不與他出力，怎見得我姊妹的手段？』遂諭鳩盤茶道：『你選着九個善吸仙人魂魄的魔女，火速取了賊道的魂靈，先到帝師處，請他發落，然後鎖來見我，弔他在空中一萬年，看還有甚道術沒有！』盤茶卽刻遵令，統着衆魔女，直到南都宮內，從地下一湧而出。涵虛凝神一看，爲頭的那個，好奇怪也！但見他。

雲繚繞，髮疊螺紋；風飄蕭，鬢垂犖尾。面如傅粉，斜橫着七八九道煞紋；唇若塗朱，緊藏着三十六點利刃。眸光溜處，疑翻黑水之波；眉翠分來，似刷陰山之黛。一片非霞非彩，總是衣裳古怪；幾番旋霧旋風，良由裙襖希奇。若問姓名，就是慣吃生人的鳩盤茶；倘生塵世，便是能殺丈夫的吼獅子。

共隨着九個魔女，大喝：『賊道，認得我麼？』羽士猜是魔王，便道：『我與汝天各一方，如風馬牛之不及，你爲何到此？』鳩盤茶大怒道：『他還妝着斯文腔兒，——』

快與我動手！」衆魔女一齊向前，將涵虛扳倒向東，又放起向西；扳倒在北，又放起向南，——竟把來當個扳不倒兒頑耍。涵虛只是定着神，由他擺弄。忽又掣將起來，如風輪一般，旋轉了百來回。涵虛只是凝然不動。衆魔女見他有些道行，就顛倒豎將起來，頭倒地地下，腳向天上，翻來覆去了多少遍；又一齊舞向空中，上上下下，你拋我擲個不住；又將扯了雙手兩足，四面轉輪起來，其快如風電相逐。——涵虛此時，覺着不能禁當了。九個魔女，哈哈大笑，就在泥丸宮，與湧泉穴，并七竅處所，用力一吸。涵虛道魂，早已離了軀殼。鳩盤茶就將金鎖鎖了，一陣旋風，直吹到帝師座下。月君亟令女真去錦墩來賜坐。鳩盤茶道：「帝師與聖主是姊妹，豈有向着主子坐的？」再三謙遜，在下面側身坐了，說：「聖主令小魔，追取賊道靈魂，送來發落。」月君一看，見是個有道行的，便問：「汝係何人，敢害我使者？」涵虛應聲答道：「家祖天師授記云：『汝係何人，敢與其事？』貧道豈有違背祖訓的理？」就把燕王差人逼迫下山，與神遊上界，并溫元帥斬了馬靈自己不知情由，一一實說。月君叱道：「難道發回陰司，也還不知

情由，也還不是你的主意？」涵虛頓首道：「只因神將說他夙有罪孽，以致發勘。負罪

莫道，只求帝師處分。」月君道：「自有剎魔聖主來處分你。」涵虛着了忙，連連叩首

道：「我祖授記之功，皆因在事後，或是數應如此；但未曾開罪於魔王。還求帝師做主；情甘受罰。」月君見說得有理，意欲寬他。鮑姑遂勸道：「天師與帝師，向係仙儕。

今其子孫所犯，又是過失殺傷，律無抵命，似可原情。」曼師道：「有麻姑神鞭在此；

鞭他一百，何如？」月君道：「神鞭鞭人，未必即死；若鞭小人之魂，頃刻而散，可惜

了他一生道行！」遂諭涵虛道：「我今放你回去，意下如何？」涵虛道：「歷劫難酬聖

德也！」月君道：「不是這句話。目今不論陰間陽間，人魔鬼魔，何處蔑有？你切不可

書符作法，獲罪於剎魔聖主，——再有一番着魔，硬無人來與你解脫了！」涵虛聽了，

感切肺腑，唯有垂淚叩謝。鳩盤茶立起說道：「小魔還要帶這賊道去，使他得知剎魔聖

主利害。」月君道：「聖主爲我爭體面，我如今倒要向聖主討情分，——是我之小仁。

過日再煩曼師來拜復聖主罷！」鳩盤茶答道：「便宜了這賊道！」只一脚，踢倒在地下

打滾兒。曼師笑道：『斃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於是盃茶引着衆魔女，自去復命。

涵虛神魂，已自清爽；又謝了月君，御風而回。返至宮中，見自己屍骸，已出了內殿，在元武門外，搭個蓆棚放着。兩個法官，哀哀痛哭道：『不期到此，喪了性命！死得甚不值錢！』棚內簇新貼着白玉版箋一對聯句云：

縮地黃泉出，昇天白日飛。

涵虛不勝傷感；卽斂神光，直下泥丸，腹內隆隆然，一聲響動，已展雙眸，便呼弟子道：『難爲你們了！』一徑坐將起來。兩法官這一驚不小，大家往外奔跑，一個踏着了塊尖角磚，撲的跌翻在地下，大叫道：『師父莫與我索命，——其實都睡着了，不曾看見師父怎樣死的。』——再也掙不起來。涵虛又惱又好笑，倒自己來扶他道：『徒弟！我已成道，怎麼得死？』那徒弟抬頭一看，戰兢兢的道：『與我們徒弟不相干，是姚少師要立把屍靈抬到這裏，求師父饒放了我罷！』涵虛又道：『你錯了！我實未死，並不是鬼魂，汝可起來。』又把手去扯他的手。那法官覺着涵虛的手，是溫溫的，方爬將起來。

；兩隻腿還有些發抖的。那前走的徒弟，遠遠望着，還只道師父是鬼；如今却見師弟兩個，向着他招呼，方敢走近前來。就有多少看的人，都說張道士還魂了，一時擠滿道路。管宮門的太監，飛報與世子。世子又差人看確，忙令內監傳請。涵虛道：『貧道就此起身，不能再應殿下之命。宮內留着的玉璽寶劍，係是祖天師傳下，伏乞轉奏發還，在此候領。』內監只得依這話去復奏。世子如飛命駕，率領諸大臣，直到元武門北極偏殿，再三敦請。涵虛因玉璽寶劍，未曾發還，不得已，隨了內監進見。世子降階延接，行禮坐定，問說：『真人這次神游，在孤家塵凡之見，不能深知玄奧。因何高弟子都說歸天，竟至匆忙起來？時值大臣會講，所以暫行遷出。孤家殊抱不安，然益欽道行非常也。』涵虛朗聲應道：『實係既至於此，並非出神。前遊上界，蒙祖天師示諭有難；不意竟至於此！』說畢，即便告退。姚廣孝甚爲不懌，便道：『真人若竟死了，請問歸向何方？而今殷勤款留，乃殿下之美意，幸毋固執！』涵虛道：『無論生死，總非修道之人所當留之處。』世子道：『真人有此一難，孤家亦不好強留；但不知可得微聞受難之終

由？」涵虛道：「總爲斬了妖猴起的。却不便細陳，致洩天機。」任憑他君臣盤問，總無別語，唯有苦苦告辭。世子卽命將玉璽寶劍，當面交割；并送白金五百，爲歸山之資。涵虛釐毫不受，向上打個稽首，疾趨而出。

當晚卽出了城，覓個小舟，飄然竟行。……漸近九江地面，頓然發起大風，將船兒在浪心內滴溜溜旋轉起來。涵虛方欲召風伯責問，不期船已升至半空，却有數十侍女，簇擁着兩位佳人，各仗着寶劍，端立在雲霧之內。涵虛定神看時，真個窈窕流也！怎見得？是：

一個玉質微豐；一個香肌略瘦。瘦不露骨，亭亭乎風神超世；豐不顯肉，軒軒然姿態軼塵。霧鬢雲鬢，絕勝漢宮妝束；削襟窄袖，錯疑胡俗衣裳。或舉金支，或拾翠羽，每從湘后翱翔；或弄明珠，或翻錦珮，亦向漢皋游行。若曰神仙，曷不飛歸紫府？但居塵界，何妨嫁個郎君？爾乃千秋獨立，祇對着波清皎月；胡爲半路相逢，忽顯出靈威殺

氣？

那上首的美人，將劍尖指着張羽士道：『你自不守分，造罪孽；今日教你消受哩！』
涵虛猜是二孤山神，遂深深打個稽首道：『貧道屬在鄰末，久仰光儀。向者未敢造次，不知因何闕罪，致觸尊威？伏惟諭明，甘受神責。』大孤神道：『你還有妖術，無故斬了尊師，駕下馬靈；還要妝聾做啞的倒瞞着人！我奉剋魔聖主之命，等候多時。若要回山，須從水底下尋路去罷！』涵虛雖有道術，已作傷弓之鳥，未免心怯，只得連連打恭道：『請尊神暫息雷霆之怒，容小道稟明。那馬靈爲神將所斬，貧道實出不知。今已蒙帝師原宥，釋放回山，與彼魔王何涉？况尊神與帝師，及家祖師，都是正道。豈有二位尊神，反爲着邪魔，自傷同類之理？尙求垂察。』大姑叱道：『現今是魔王世界，帝師娘娘，尙且與聖主結了姊妹。天下神靈，誰敢不遵？你那樣挂名的真人，就像個廕生出身的官兒，靠着祖父餘澤，一味胡爲，曉得什麼道理！』小孤神又叱問道：『你說帝師已經恕宥，有何憑據？』涵虛又躬身道：『若非帝師於全，小道已爲魔王所害。這就是憑

據。乞二尊神推廣帝師弘仁，沒齒不忘。」小孤神向着大孤神道：「看來帝師放他是真，姑饒他罷！」大孤神道：「這廝花言簧舌，都是抵飾之詞。若放了他，何以回覆剝魔主？」涵虛又打恭道：「大姑嚴厲，小姑婉惻，威惠兼行，均合正道。」衆侍女們皆唾而笑曰：「是個假斯文的獸子！」大姑道：「也罷！只把他的徒弟，留個在這裏抵罪。」小姑笑道：「姊姊處分得極當。目今貪官犯了賊罪，都卸在衙役身上，自己却安然無事，正與律例相符。」涵虛再要求請時，大姑舉劍一揮，風過處，把船兒刮得飄飄如落葉，從天上輕輕墜下，却在鄱陽湖波浪之中。兩名法官，已不見了一個。涵虛無奈，長吁數聲，仍回到龍虎山壁魯洞中修道去了。

第五十八回

待字女感夢識郎君

假鋪卒空文謁開府

燕王的軍師姚道衍，將馬靈的死屍，號令在南都，說青州一班的妖賊，總是此類。

傳播到濟南行闕下，時建文十五年，夏四月也，耆舊諸臣，莫不痛心切齒，與兩軍師會集大廷計議，意欲奏請帝師南伐。忽報開府沂州景僉都，有密疏上聞。輔臣趙天泰拆視，是陳進取淮安之策，大略言城中有內應六人：一副都御史練子寧之子，名霜飛；次歷城縣盛庸之子，盛異；都揮使崇剛之子，崇南極；中書舍人何申之子何猴兒；都司斷事方法之子方小蠻；又袁州太守楊任之內弟莊鵠虎，——皆殉難忠臣之後，其懷矢死報國之心，正在有間可乘之會。隨與兩軍師及諸臣看畢，共赴帝師闕下。月君已見景星副奏，正欲召集百官，即便臨朝。呂律奏道：『前者嚴震報聘，佯許歸藩，是欲緩我王師，窺伺間隙，彼反得行其狡計。兩日傳聞南都號令馬靈屍首，其言甚爲可惡。若行在聞知，必生猶豫。即無景星奏請，猶當恭行天討。以臣愚見，莫若一面先取淮安，直抵維揚；一面竟取河南諸郡，以絕彼互援之勢，則中原定而帝可復矣！』月君諭道：『卿言良是，闕外耑征，惟卿主之。近日史黃門欲南回，孤家當諭令奏明聖主，毋惑於流言可也。』史彬隨出班奏說：『這個在臣，不須容慮。』軍師又奏：『景星雖有獨當一面之才

然淮安向有宿將，屯兵二十萬，非同小可。必得高咸甯前往，方可勝任。至於嵩洛中州，以及荆襄湖北地方，臣雖不才，敢爲己責。』高咸甯卽奏道：『淮北河南，相爲依輔。今兩路齊攻，唇亡齒寒，必克之道。臣願協助景星，以奏膚功。』輔臣趙天泰奏道：『以臣愚見，克取淮揚之後，乘勢便下金陵，先復帝都，則鸞輿之返，尤爲易事。』咸甯應道：『長江天塹。彼天艦之集，而我無舟可濟，則如之何？』軍師道：『某取荆襄，原爲伐楚山之木，以造戰艦，順流而下，以定南都耳！』月君諭道：『欲定江南，必先取湖北，此自然之勢，兩卿其分任之。但兵在秘密，尤在神速；不速則生變，不密則害成，務宜留意！』二軍師頓首受命。月君又諭：『馬靈已死，無人探聽軍情，其敕授綽燕兒爲兩路軍機策應使；有功再行陞賞。』然後退朝。

當日燕王兵下揚州，有巡方御史王彬，都揮使崇剛，同心倡義募兵固守，被守將王禮王宗等謀殺，獻首燕王。後來崇剛長子崇北極，因這指揮是世襲前程，捨不得這修金帶，到兵部報名投降。燕王准他襲了父職，仍守揚州。其弟崇南極，深恨長兄貪官背主

，有玷父親忠節，遂逃至淮陰。偶遇着盛異，氣誼相投，同在鈔關左右，開個賭場，要結識幾個義士，爲他父親報這一段仇恨。那時練霜飛，改名東方絲，也在東方玩耍。過幾日，曉得他二人心事，就大家盟誓起來，學了桃園結義的故事，稱爲生死弟兄。一日，練霜飛謂二人道：『在此久住，無濟於事。我且到淮安城裏，見有機會，再來相商。』一徑走入北關，下在個劉姓飯店。當夜黃昏時分，點上燈兒，見有個美貌女子，走向房門口一影。霜飛却也不在心上。二更以後，翻來覆去，正苦睡覺不着，忽聞輕輕扣門，時燈尙未滅，起來啓視，依稀是那女子閃入，道個萬福，說：『妾雖無識英雄之俊眼，然看郎君，不是個下人品，何故顛沛至此？妾實懷疑，要問明這個緣由，所以夤夜而來。』霜飛心上，倒吃一驚。看這女子，年約二十上下，秋水微波，春山薄翠，布衣素裙，風韻出格，料想不是歹意，乃深深作揖道：『請坐了，待我實訴。先父是練都御史，名安，字子寧。小可自幼貪頑，縱情花柳，所以不見愛於父母，在家日少。及先父殉難，至於夷滅九族，小可反因此脫得於難。今者變易姓名，又有個算計，這却不好就說

我看小娘子，也有舊家風範，不像開飯鋪的兒女，亦求細道其詳。』女子含淚答道：『先父官居都指揮，姓劉名貞，與卜萬同守松亭關。部將陳亨，暗自附燕，要害先父與卜萬二人。被燕王用反間計，先殺了卜萬。家父孤掌難鳴，只得潛逃回南；行到這邊，害背瘡而死。數日之內，母親亦亡，不能回家。今開店者，是妾之伯父，年逾七旬——風中之燭。妾與君同一大難，能不悲傷！』言訖淚下，霜飛亦潸然；隨又作一揖道：『既是同病，好結同心。』女子道：『妾遇匪人，斷然不字。今得永託於君子，生死以之。』霜飛便來樓抱。女子推辭道：『但可訂定，不宜苟合。』霜飛道：『我與汝皆失路之人，比不得平常日子，可以稟命父母，倩彼媒妁；今宵若不做一番實事，終屬虛懸。倘變生不測，豈不辜負了今宵相會之意？』那女子低鬟無語。

女子訴哀道：『妾身已屬於君，雖海枯石爛，此情不滅，願君毋忘今夕。』公子應道：『小生斷不學晉公子，負齊姜之大恩。』遂將自己真名并年庚月日說了。女子道：『如此妾與君同年同月，先父取名松碧，家下人呼妾松娘。如今既爲夫婦，還有句話

。妾昨夜得一夢，有個黑虎飛到妾臥榻之前，口內啣着素絲，向妾身上一撲，那絲兒就牽住妾的頸兒，大驚喊醒。昨日君來，妾問伯父，說叫東方絲。妾想牽絲是夫婦之象，飛虎是英雄之兆，君之姓名，又與夢協，竟冒恥做了卓文君的事，——幸勿使妾他有白頭之難！」練公子道：「小生有大仇未報，將來赴湯蹈火，死生難必。這要求賢卿體諒：此身非我之身也。」松娘道：「君之仇，即妾之仇。如其能報，固爲萬幸；如有意外事，亦相從於地下，安忍君之獨死哉？」說罷，哽咽起身告去。練公子道：「今宵一別，尙未知何日相逢？」抱住了松娘，不肯放手。松娘也不忍堅辭。時已夜漏將盡，曉鐘欲動，不意間返冥冥的沈睡去了。

那劉老兒黎明起身，走到外邊，見客房虛掩着，推開看時，一男一女雙雙的面對面摟抱着，酣臥未醒，——不是別個，却就是自己的姪女。心下想：「我爲姪女幾次聯姻，他執意不肯，因何這客人纔到，便與他偷上了？這是我的姪女偷他，不是他偷我的姪女。若一聲揚，就終身不能嫁人，也壞了死者的臉面，罷罷！且待醒來，再作道理。」

恐一不慎，被走使的人闖進門去，乃扣了屈戍，撥條櫪兒，坐在門旁。直到辰刻，甫醒，開眼一看，紅日滿窗。練公子驚道：『這事怎了？』松娘呆了半晌，說道：『難道伯父就把我處死不成？郎君只得要屈節求這老人家。得脫身時，速尋到紀游擊衙門管文書一個姓何的；再尋到李指揮衙門管號房一個姓方的——這兩人都有些來歷，與我伯父來往得好。不拘那一個，可煩他做媒，斷無不成的。』疾忙起身，輕輕開門，却是外邊反扣的，又吃了一驚。聽得有人將屈戍扯下，門已微開，松娘向外邊一望，不見有人，徑自溜進去了。練霜飛正欲走時，店主已進到屋裏，遂連連作揖，口中含糊的說：『多多得罪！』劉老兒道：『客人爲何事，到這裏來？』練公子不能答，見門外無人，說：『去解個手來。』出得房門，飛的向着街上奔去了。便先尋到李指揮衙門，方姓管號房內，却有兩個在那裏，公子便問：『那位姓方？』一個答道：『在下便是。仁兄高姓大名，有何下顧？』公子道：『請借一步說話。』二人又道：『此刻要應公事，不便出門，有話就說。』公子又問：『那一位尊姓？』說是姓何。公子道：『可是在紀』

游府効勞的何兄麼？」二人又道：「尊兄何以先知？」公子一想，若不實說名姓，恐自枉然，就將桌上筆兒蘸飽，在殘紙上寫：「弟係殉難副都御史練子寧之子，名練霜飛。」送與二人看過，即便扯毀了。兩人錯愕一會，問：「到此是爲什麼？」霜飛道：「也請教了兄等真姓名，方好明言。」兩人見他不諱，也就將自己父親，并真名寫將出來：一曰何典，一曰方震，都是殉難之後人。練公子隨倒身下拜，各認了異姓弟兄，然後把求姻之事，說了一遍。何典道：「長兄不圖大事，乃貪一女子，殊非我輩心腸！這個弟兄，叙他做什麼？人都呼我爲猴兒，其實是性躁的，莫怪！莫怪！」練公子道：「弟歷盡萬苦千辛，總爲這報仇事，也與以薪嘗膽的差不多。目今所求姻事，原是大事之中一件要緊的事。若說貪着一女子，看得小弟太不忠不孝了！」方震道：「長兄必自有說，請道其詳。」練公子道：「弟如今無衣無食，又沒個安身處所，怎樣做得事來？若有了這門親，便可借此託足，得與兄長等隨時商議，多少是好！」就把松娘亦屬同仇，并與崇南極盛異結義的話，一總說了。何典道：「何不早講？沒來由得罪於兄長。怪道劉老兒的

女兒，做媒的說來說去，再不肯嫁。有這些情由在裏面。」方震道：「如此，我二人即同去說。若他有些作難，我就把我的蠻性使出來，怕他不肯麼？」何典向練公子道：「兄長速備聘禮，就可包成。不幾日，弟輩來見新娘子吃喜酒哩！」練公子道：「弟今就到崇盛兩兄處，借些禮物，并約他同來何如？」方震道：「正是這樣。」各道謹慎而別。

次日，方何二人，商量出一個求親的法來，把一幅紅紙，寫了幾句話，摺成方勝同心，籠在袖裏，便到劉家飯鋪。老兒接着，滿臉堆笑說道：「貴人多時不降臨了！」何典道：「誰是貴人？你纔是貴人哩！」劉老兒道：「好何相公，打趣我老頭子！」方震道：「他近日學了未卜先知之數，說來都有應驗。你老人家不信，請看這紙上寫的，方知是真貴人哩！」就把那摺方勝遞與他，出門便走。老兒亟送不迭；回到內裏，自言自語道：「因何這二人的話，沒頭沒腦，好不奇怪！」那時松娘早在影門背後竊聽，心中已自明白，便接口道：「只怕有些緣故。」老兒道：「我眼花了，你開來念與我聽。」松

娘道：『只怕草字我認不得。』老兒隨手拆看，見寫着兩行極大的字云：

練都御史公子，名霜飛，前改爲東方絲，在尊店住身一宿，竊慕令愛賢淑，特託我等執柯，耑候鈞命。

劉老兒呆了半晌，忽悟道：『東方絲是「練」字。我姪女聰明，解到這個地步，所以去就了他。』隨遞與姪女，即便出門，剛剛又遇着二人，——何典方震，一齊拱手問道：『可是貴人的話應了？』老兒應聲道：『不敢！不敢！只怕不敢仰扳哩！』兩人知己允從，又拱手道：『且別過，明晨特誠來領教。』

至第三日，練公子回來見了何方，二人彼此說明就裏，便差個女媒去求親，說是何方二公人有位親戚，復姓東方名絲，係漢朝東方朔仙人的子孫，必定有緣千里來相會的。女媒如命傳述。老兒應道：『我也認得這個人；但是要姑娘自己做主的，待我去問來。』女媒心內忖道：『這一問是不成的。』等有一會，老兒出來說：『有句話相商：肯贅在我家不肯？還要煩你們去問問。』女媒笑應道：『恭喜！恭喜！這倒不消問得，正

是要來宅上成親，禮物總是折乾的。適纔不好說得。如今兩意相同，完了你老人家一樁心事，要重重送給花紅的呢！」女媒去後，何方二人又來同劉老兒選定了吉日，送了喜果茶禮。練公子竟到劉家做鋪成親，備些喜筵，請請鄰里。

纔得彌月，崇南極盛異已到淮安，都來拜望賀喜，就在鄰近，賃所房屋住下。練公子就邀何方二人，大家相會，各自心照，不言而喻。一日，練公子請了四人，同到野外踏青，揀個幽僻處坐定說：『景清都御史，與先父同寅，又同殉難。今聞景公之子，現鎮沂州。若得偷過交界地方，見他一面，定有妙策。諸兄長以爲去得否？』何典哈哈大笑道：『要去極易，只怕兄長不肯去。』崇南極道：『肯！肯！我也同去。』練公子接口道：『就死也要去，怎說到我不肯？』方震接着說：『何兄有名急性子，今日偏要慢廝條兒。快說；是怎的法子？』何典道：『如今營兵走遞文書，都是僱倩人的。只要練兄暫充此任，那印信官封，都在我。』方震拍手道：『妙極了！今日纔用着你刻圖書的手段哩！練兄明早就來，我們好與營兵說明，走他幾天，方免人猜。』練公子道：『弟這疑

年逃難，倒熬鍊着會走快路。『商議已定。回到家時，練公子與松娘說知，竟去走遞公文。』

練公子披星戴月，冒雪衝霜，走遞了兩三個月公文，汛兵都已熟目了。何典照着都會的印信，刻了一方，問練公子道：『寫個怎樣文書？』應道：『我已算定，只用素紙一張，到時自有話說。』諸弟兄齊聲稱善。於是封貯好了，練公子放在懷內，作別就行。到了交界處所，將都督印信，與守汛的官，驗明掛號；出了界口，直到沂州。關門兵卒，見是敵國來的，雖有公文，就攔住了，飛報到開府衙門。隨有四個軍校來帶着，把他的文書，送入府內。景僉都折開一看，却是幅素紙，大爲詫奇，心中暗想：『不是兩軍相交，焉得差人通書？必然難形紙筆，所以借此來面說的。』隨喚軍校，將來人喚在內堂耳房，發封鎖了。到一更時分，景僉都帶了心腹使者，潛步出來開了封鎖，引至內宅。練公子端立不動。僉都詳視一週，雖然走卒打扮，稜然骨格非常，隨問：『你是誰差來的？』練公子見僉都這般作爲，大有知識，就將父親的名諱，與自己的真名說出。

僉都連忙立起叙禮，分賓主坐下，說：『練年伯殉難之慘，與先父相似。世兄之得脫鼎鑊，又與小弟略同。今日駕臨，豈非大幸！願明以教我。』練公子方把遇着崇南極諸人，與娶了劉貞之女，及假充鋪卒，到此通信，將來做內應的話，明明白白，說個詳細。景僉都大喜，抵掌而言道：『我要南征久矣！因連年濟北用兵，未遑奏請。今得世兄同心相助，便可立決，無煩再計。但不知他們兵將情形，求世兄指示。』練公子道：『兵雖衆而未習戰陣，將雖多而殊少謀略，糧餉雖廣，而士卒恆不能飽。上下離心，戰不奮前，守無固志，良易破也。弟向者即欲奔投濟南，因先父爲賊劉傑所獲，獻於燕王，陞爲淮安城守副將。區區之心，必欲誅彼全家，以報大仇。所以羈栖於淮上，圖個空隙，今得世兄拔刀相助，祖父靈魂，亦感激於地下矣！』僉都道：『國仇家難，彼此同之，是何言也？』遂命煖起酒來，僉都親自相勸。練公子道：『清晨當在大堂，領取回文；若面帶酒氣：恐爲左右伺察。』僉都瞿然道：『世兄謀深計遠，小可大事必成。但公堂之上，不免開罪於兄長，這却怎麼？』練公子道：『正欲如此。還有一事請教：那劉傑

中軍，有個都司，姓莊名毅，與何方二兄相契，說是兗州太守楊任之內弟，向係行伍出身，頂名擒虎，得此武職。所以袁太守九族被難之時，彼得僑於局外。向亦欲報大仇。因他現居官職，未曾去會，約定臨期面訂，未知可否？僉都道：『袁州公乃先父之門生，其妻族原是世家，亦被禍難。彼若心在於賊，何難立擒？何方兩兄而反與之相結乎？以愚見揣之，決無可疑。』練公子即起身告辭。僉都又問明了諸人住址，方攜手送出，仍舊封鎖好了。

頃刻天明，即便傳鼓升堂，公座料理諸事已畢，隨命帶敵國投文人到丹墀下，喝問：『汝係何人？敢爲賊人到此，投遞印文！』練公子連連叩首道：『小的名東方，向係僱在軍營走遞公文，覓些工食養家的。每日得了他幾分銀子，不敢不走。實不知內中事情。求大老爺憐憫小的罷！』僉都道：『我看你這個賤相，未必是賊的黨羽，殺爾算不得什麼，饒你去罷！』練公子又行叩首哀告道：『雖蒙大老爺饒命，若不賜發回文，那邊就說是小的不會到來，究竟活不成；與他回去慘死於毒刑，倒不如一刀死在這裏的。』

好。』僉都假意沈思一會，喝道：『也罷！既饒你命，在轅門外候領回文。』隨放炮封門。——那印封空文，早經照樣豫備，總不過要瞞衆人耳目，所以有這許多做作。直到明日，原在當堂發給，練公子領了一逕回去。

第五十九回

預伏英雄墜城內潰

假妝神鬼勅敵宵奔

建文十五年，秋七月，呂軍師受命進討河南，高軍師分取淮北，整頓糧草齊備。呂軍師謂咸寧曰：『兵法攻其無備。莫若曉諭諸將，合兵先伐開歸二郡，淮安知之，必然觀望。我這裏一面選上將四員，從青州至莒州，走贛榆，由沐陽，潛入淮郡，與內應之人，合作一處；然後司馬率兵兼程而進，直薄淮城，迅雷不及掩耳。司馬公以爲何如？』咸寧道：『先生之算如神，取淮良易；但河南必嚴守禦，取之則難。先生已任其難，令弟任其易，揆之於心，實有未安。』呂軍師道：『同爲國家，說不得爾我，分不得難

易；功歸於天，罪歸於己，方是爲臣子之本分。』隨於當晚，密傳雷一震，小阜旂，平燕兒，卜克等四將授計，扮作客商，晝伏夜行，徑由青州間道，直達淮安，協同內應六人，相機而行；務於敵人敗後舉動，切勿輕躁。又令綽燕兒，齎密札知會景僉都訖，方下教場，祭纛點兵。除董彥杲，賓鴻，金山保，小咬住以外，諸將盡令隨征。又調請鐵定九，方以一，爲勞軍使，故爲聲張。每日止行五十里，凡河南鄰近疆界，皆令預備時殺。

未幾，大軍到了兗州，方以一進言道：『歸德府君軒伯昂，慷慨而知大義，與某素相交契。今當微服潛往，設令歸附。彼若允從，卽與同來迎接王師；若其不從，卽趨回報命，然後加兵。』軍師道：『煩請學士來，就是此意。』以一遂易了道粧，悄然而去。於是兩軍師，分道發兵。咸寧統領的，瞿鵬兒，馬千里，董嘉，董翽等大將四員，精銳八千，竟由濟寧，卷甲星馳，與景僉都會兵於淮。其餘將士，盡隨呂軍師進取歸德府，緩程徐行，候方學士捷音。

雷一震等四人，奉了軍師密諭啓行；一進淮安北關，問到劉家飯鋪。老兒看見狀貌猙獰，託言沒有落地，不敢相留。平燕兒是金陵生長的，說得來南方聲音，就開言道：『令坦東方絲，與我等有舊。特地相訪，會面就走，不安歇在貴鋪的。』老兒應道：『小婿向來有恙，不能見客。有話我傳說罷！』雷一震是性躁的，就發話道：『我們千里遠來，一片好意。怎麼連面也不見？客房無內外，待我進去，看看他的病勢。』大踏步望內就走。此時練公子，已竊聽得明明白白，心猜是景開府差來的，如飛的當面迎住，說：『小弟實係有病，未能遠迎，深爲得罪。』向着劉老兒道：『這都是小婿的舊交。』就引在內邊一間廂房坐下。卜克於衣服夾袋內，取出一條紙兒，遞與練公子，上寫着：『我等四人，奉呂軍師命令，來此協助成功。』公子看了，大喜；搓了紙團兒，一口嚼碎，悄悄問了各人姓名。宰隻肥雞，買尾鮮魚，并羊肉豬肉之類，把家下的村釀打開一罈，擺列在臥房外，即延入暢飲。二更時分，練公子道：『張兄係是北相，怎麼聲口也有些像平兄？』小阜旂道：『我隨父在金陵住過，勉強認得出來。』練公子道：『極

好！兩兄在此，占個客房，當作有公事住着的，免人猜疑。雷卜兩兄，別有個去處；——若曉得賭錢，更爲妙絕。」二人齊聲道：『這是在行不過的。』待得酒闌月上，練公子引了二人，竟到崇南極盛異寓所，賭場內安置。

次日，又約何典方震各會一面，把來意都說明了。練公子又向何典商議，要與莊毅衍訂定，各人分任一事，方有端責。何典道：『那劉傑以莊毅衍爲心腹，是真的；莊毅衍以劉傑爲心腹，是假的。要殺劉傑，必須莊毅衍，方能直入署內，——兄與他任此一件。其外諸兄，各任所宜；大家如左右手之相助，曷用分別彼此。』雷一震道：『軍師將令，十人之中，兩人斬東關，兩人斬北關，兩人奪新舊城夾門，兩人殺入帥府，兩人殺散守陣兵卒，豎立旂號，沒有殺劉傑在內。如今既是公子的仇家，殺了之後，去斬東關，也不爲遲。』衆人齊聲稱善，主意遂定。

何典於次日黃昏，因了練公子到莊毅衍內署相會，將濟南差有大將四員，來做內應，并練公子要仗大力殺劉傑話，細細說了。莊都司慨然皆允。練公子倒身下拜。毅衍道

：「那背國背君，殘害忠良的賊，卽無公子之言，我亦必乘此殺之，怎麼謝將起來。」二人遂起身作別。大家斂跡以待。

不數日，忽報沂州兵馬，突出山口，將守營界官一路防汛兵卒，殺個罄盡；舉烽不及，淮北州縣，望風而降；今已到宿遷縣境，不日便來攻城了。那時淮安大帥姓童名俊，係建文時鎮江守將，降附於燕，擢爲都督，代梅駙馬鎮守淮南。部下有五營軍馬。中營自爲主將，先鋒一員，卽火耳灰者，——逃奔到淮，童俊將他署爲參將之職；其前營將領，覆姓上宮，名猛，是招附江淮劇盜，兩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左營是高士文，出身行伍，手足靈捷，名曰高鶴子，亦係久歷戰陣之員；右營是個武狀元，姓張，名翼，武藝平常，爲人險刻陰鷲，與同列不睦，獨得與主將相合；後營是紀綱，卽遼府衛卒，因告許程通得官的。——四營游擊，各領一萬；中營與先鋒，共有二萬。又有城守副將，劉傑，部下亦有一萬人馬。衛都司李訊，——係北平衛知識，素性兇狡，曾將都揮使謝貴，圖燕計策，潛告燕王，因得擢爲指揮之職。——又千戶喜燕新，百戶金材，殘忍

刻薄之徒，亦有屯卒萬餘。——向來合算載在兵冊者，差不多有二十萬，實係冒占軍餉，有名無實。聞說敵兵霎時到來，莫不吃驚，都集王師府會議。張翼倡言道：『發縱指示，則在元帥，無親自征戰之理，我等惟有謹聽將令；獨副將是專城都關，實屬屯守，似宜次第先見一陣，以察敵形；然後元帥撥發兩營，更番進戰，以逸待勞，何懼賊之不滅！』這幾句話，深中童俊之心，遂命李指揮等，點兵出戰。李訊嚇得目瞪口呆，勉強應道：『未弁願往；但屯衛中，實無勇將。求元帥撥與先鋒一員。勝則元帥之功，敗則我等任罪。』童俊尚在沈吟，張翼道：『這是要主將營中人了！何必次第分戰？難道我等進戰時，也向你要員勇將麼？』原來兩人，平素極相刺忌，所以張翼要借敵人的手來殺他。童俊又不喜的是李訊，遂叱道：『汝知軍令麼？臨陣退縮者斬，乃敢如此推諉麼？』李訊只得起身，去點選兵將。

次日清晨，出城前進四十里，遙見一將，領着七八百馬軍先到。李訊部下，有四百餘名屯卒，多了數倍，膽就大了，就在平原擺列以待。

原來景劔都，自從軍師攆與他四將，亦設五營，以張鵬爲前鋒，盧龍爲後衛，彭岑爲左翼，牛駢爲右翼，自統中營；一切旂幟，衣袍，盔甲，兵器，五營皆用赤色。又恐漫無分別，前營茜紅旂，以絳帛鑲之；中營大赤旂，以金黃鑲之；左營絳旂，以石青鑲之；右營用朱旗，以素綾鑲之；後營用紅旗，以玄纁鑲之。劔都之意，只因先人平素好着緋袍，至於上應星象，亦皆赤色，所以五軍用赤，志在滅燕，以顯先烈。至四營將領，皆帶著小旗一面，上用銷金的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之形，各依其方向；軍士亦皆畫其形於戰袍的前後心。中營則依照己之補服，畫獬豸以別之。又因火力士以步戰敗績，乃純用馬軍，每營各八百名；中營則多一倍。所用兵器，一半長鎗，一半弓箭。用鎗者，不兼弓矢；挾弓矢者，不兼鎗，惟各跨雙鞘腰刀兩把。將佐之善射者，止於弓壺內，帶箭三枝，不用箭箠。兵士皆皮鎧綢甲，往來馳驟，疾若風雨。自出沂州山口，淮北兵將，莫敢撻鋒，人號爲景家軍。

張鵬正行時，見有敵兵在前，就擺開軍馬，挺鎗飛出，大喝：『逆賊！快來受死。』

『李訊顧左右道：『來兵甚少；且與他交鋒數合，我等就一齊湧上。』金材略有武藝，應聲躍馬出陣，問：『來將何名？』不提防張鵬的鎗，已到懷內。金材連忙閃過，舉鎗還刺時，被張鵬一逼，鎗直撇向右邊數尺，早舒過鐵箝般隻手，抓住勒甲縵，輕輕提下馬，向地一擲。又飛出數十馬軍，亂軍齊上，搗過遍身孔竅。張鵬將令旂往後一招，八百馬軍，鼓勇爭先。李訊打個掙，大呼道：『快向前殺去！』無奈屯兵從未經歷戰陣，個個手顫股栗，望後倒退。李訊見勢頭不好，撥馬先奔。一時潰亂，屯卒半係步戰，被馬踐踏及殺死者甚衆，餘多羅拜投降。張鵬追了十餘里，恐城中出應，乃收軍立營以待後隊兵馬。

那李訊回顧追兵已遠，方敢勒馬高原，招呼敗殘軍兵。見喜燕新，領着三五十騎也逃來了，李訊亟呼道：『喜千戶，如今怎了？』喜燕道：『醜新婦免不得見公婆；且回去再作道理。』入得城來，早遇着帥府一小校，持了令箭，大呼李指揮等，可速到帥府問話。只得隨了小校，到帥府來。見燈燭輝煌，諸將齊集，李喜二人，躬身聲諾，說：

『寇勇難敵；求元帥海涵。』童俊罵道：『你這狗才，背義貪生，未經臨敵，便自先逃，有何面目見我？』喜燕新道：『元帥在京口時，未臨敵而先降；比起來也差不多。』童俊大怒，喝令：『將喜燕新立斬示衆；李訊下在囚牢，俟我破敵之後，奏聞處死。』隨顧劉傑道：『明日你去出戰，只要輸，不要贏，詐敗他兩陣，我自自有妙用。』又向張翼道：『你可修一封戰書，要說得謙和些爲妙。』張翼應道：『這個總在末將。』劉傑聽說要他詐敗，心中喜極；又恐損兵折將，難逃罪責，乃巧言稟道：『謹遵帥令，自無瑣瀆。但全師而歸，敵人返猜爲詐，當奈之何？』張翼道：『汝所慮亦是，可點老弱軍兵，及囚牢死犯，任他殺去數百，於我無損也！』童俊大贊：『畢竟是制科出身的，有些見識！』

劉傑連夜點兵，黎明飽餐戰飯，卯刻出城，緩緩前行，早迎着景家軍。兩陣對仗，劉傑令莊毅而出馬。認旂上寫着城守中軍莊，僉都看得分明，料是內應的人，不可勝他，令牙將趙義出馬。戰不三台，莊毅行敗陣而回，趙義勒馬回陣。僉都問：『何故不追

？』趙義道：『他叫做莊毅行，武藝勝似小將，是個詐敗無疑。』劉傑見義行敗回，無人追趕，乃親自出馬，鞭梢指着罵道：『汝等游魂草寇，敢來侵犯天朝！我今拿你碎屍萬段。』彭岑大怒，飛馬出陣，不四五合，劉傑敗下去了。彭岑大喝：『逆賊！待走那裏去？』看看趕上，毅行又拍馬挺鎗接戰。交手不數合，劉傑陣中鳴金收軍，毅行如飛奔回。彭岑也勒馬回營，向景僉都道：『賊人武藝平常，並非詐敗；適間不是莊毅行，末將追上，梟其首級矣！』張鵬接口道：『性命保不過來，焉得有詐？看某等立刻擒之。』二將一齊飛隊，衝殺過去。劉傑亟令兩個守備迎敵，只一合，早被彭岑斬為兩段。那一個却待要走，張鵬大喝一聲，槍起處，正中咽喉，死於馬下。景僉都見斬了二將，把令旂一展，全軍殺入，不分好歹，那些老弱與囚犯，都填了刀頭。劉傑莊毅行，引了後隊精兵，雲卷風飛，向城逃去。景家軍大勝，就離城三十里下定寨柵。

當晚，高軍師軍馬盡到，已知連日大勝，甚為色喜，向景僉都道：『淮安新舊兩城，東關在於舊城，北關則是新城。今僉都既屯於東，我當列營於北，兩處聯絡以待之。』

遂引部下人馬，連夜立寨安營。

淮城探路兵士，飛報帥府，童俊同衆將登樓一望，心中大驚，與張翼附耳說道：「我意本欲如此如此；今又添了一路賊人，必須兩處分兵應之，此計還可行得否？」張翼道：「妙在彼以兩處爲聲援，決不隄備。我旣破其東，則乘勝而北擊，一時皆潰矣！但元帥安營，要在似乎適中，却要微近東而略遠北，反使賊人若有犄角之勢，以驕其心；我却只向北路下戰書，以怠其氣，則皆入我彀中無疑也。」童俊大喜，卽於次日，點精兵二萬五千，大將三員，分作中左右從北關而出，透至近東一面，伐木安營；却遣使向高軍師營下戰書。

初，燕兵出北關時，咸寧在將臺遙望，只道是來廝殺，諸將佐皆披挂以待。見他折而向東，還道是取的狐虛玉相，要與景家軍交戰。忽報有人來下戰書，高軍師卽令放進，待以酒肉。拆書視之，大意說堂堂正正之師，先禮後兵，營壘定後，可以旗鼓相當，幸勿倉卒侵迫……語句都帶着謙虛之意。高軍師道：「此賊計也！指東而擊西，欲劫僉

都寨矣！』隨批既請安營，第三日交戰。打發燕使去後，卽作一密札，令綽燕兒送與景
僉都，防其劫寨；并備言已定下破敵之策，……如此這般行事。隨向後營中取出各種的
法物來，却是紅硃，黑墨，藍靛，碧綠，胭脂，鉛粉，藤黃等種種顏色；又有皮甲百副
，皆做成柳葉雁翎，塘泥虬螭形象，以金銀箔粘得燦爛輝煌，宛是金銀甲冑一般；又有
雜彩布絹數百疋，都畫的奇形怪狀，鳥獸龍蛇之屬，顏色相間，也儼然與活的一樣。然
後於各營內，選擇身長力大，面目醜怪，健兵八百名，令畫工在每人臉上，畫出神鬼的
法相來，好怕人也！

或青面獠牙，蓬頭赤髮；或鐵額銅睛，紅鬚綠頰；或紺髮粉臉，血口
朱眉；或鐵面鋼髯，劍眉火眼；或藍腮紅鬢，揭鼻掀唇；或金臉藍眉
，短髻禿頂；或黃眉紫面，粉眶朱目；或黃額赤鼻，倒鬢卷鬚；或額
勒金箍，披的幾縷長絲；或耳墜銀環，挽着三了短角。

塗抹已畢，一分令穿皮甲，用的是十八般兵器；二分令將所畫布絹，扎縛身軀，用的是

烏鎗火銃弓弩幾件。這個是：

元武威風，擺列着三十六員神將；修羅兇猛，簇擁的一百八個魔君。

若非十殿閻王部下，夜叉羅刹橫行；定是五瘟神聖駕前，兇煞傷神出

現。

高軍師隨傳密令董翥領五百名，用火器的假神兵，向城南；董翎領三百名，假金銀甲青的神將，向城西，——各悄悄從東城大寬轉，繞至西南兩處，揀近城樹林處埋伏。敵人敗向西東，就令兵士或隱或現，耀武揚威，絕不可露出聲息，——彼必驚惶而逃至南方，遠遠就放火器，攔他進城之路。但要疑神疑鬼，嚇令逃遁，總不許追趕；俟賊去遠，回寨繳令。各人啣枚閉口，故違者腰斬。又密諭大將瞿鵬兒，領鐵騎一千六百，探望賊兵去劫景開府時，即便乘虛反劫敵寨；俟其敗回，逆而擊之，沿途追逐，過了神兵埋伏之處，彼決不敢再返；然後回向城南，看城上有自己旂號，入城繳令。各遵令去訖。

當時景翕都，看了高軍師的密札，大怒道：『彼惡敢小覷我哉！』遂傳下密令：前

左右三營之內，各用前降的屯卒一百名看守，支調精兵，悉在四下埋伏；中營兵馬，盡退入後營，戎裝披挂，多備火把，靜候夜戰。又令綽燕兒，帶領健卒數人，各持火炮，爬到大樹高顛，瞭望賊寇進寨，卽行施放，使城中聞之，庶便齊起內應。

交三更以後，童俊與火耳灰者居中，上官猛在左，高士文在右，各領精卒三千，馬摘鈴，人啣枚，直到景家軍營前，奮勇砍入，却是空寨。亟欲退走，忽聞半天炮響，左右伏兵齊起，喊殺連天，耳邊金鼓大震；劈面又有後營軍馬，拔寨湧出，火把通紅，不計其數，大叫活拿童俊，做照天蠟燭，四面合圍上來，——任你六臂三頭，也難逃天羅地網。童俊駭得魂不附體。幸賴三員猛將，拚命殺開條路，擁翼而出。高士文爲殿，被截在後，身受重傷而死。正向舊路奔回，却有好些敗兵逃來，說營寨已被奪去，守兵都殺散了。上官猛大聲叫喊：『我們徑入西關。』隨當先引路，衆軍跟着亂走。時月魄初升，朦朦朧朧，見樹林內無數奇形惡相的神將，攔住去路，火耳灰者喊道：『這是賊人的妖法，利害得了不得。』遂一徑向南關而走，恰又撞着多少凶神惡煞，夜叉鬼卒，

比前更爲害怕。壁面的火鎗火箭，從空放來，着人卽斃；後面追兵又近，部下各自逃生。只得棄了城池，連夜奔向寶應去了。

瞿鵬兒追了一程，方收兵而回。甫到南關，見城上已豎了濟南旂號，就扣關而進。行不半里，見條小衙衙內，有一將官，遍身污血，領着數騎突出，形狀惶遽。鵬兒一聲大喝，當前截定。那將支吾道：『不要動手；我是投降過的了！』鵬兒虛幌一戟，那將側身便躲。鵬兒乘勢用戟一逼，墜下馬來，軍士綁縛了。後騎皆下馬受降。又聞傳說軍師已入帥府，瞿鵬兒便去繳令。

時景僉都亦到，向咸寧道：『某遵鈞扎，直到神兵回營之後，殺入西關，今已平定。皆秉軍師之神算也。』咸寧方在謙遜，忽階下有人，大哭起來。

第六十回

高郵州夫婦再爭雄

廣陵城兄弟初交戰

高軍師看時，是一位魁梧丈夫，與一個孱弱書生，執手而哭，趨至階下。早有景僉都立起相迎，也不及叩問，先引至軍師面前，說：『此卽練都御史之公子，首爲內應者。』咸寧隨起身施禮遜坐。霜飛揮淚道：『某託餘威，同莊都司殺了劉傑一家，便去斬奪西門。紀游擊那廝，從西追來說：「我也降順了！」莊兄誤信，不隄防被他一鎗刺死，我亟走脫，到都司署中看時，可恨這紀賊，也將一家殺盡。』——指着那個十五歲的書生道：『這是楊太守的公子，名禮立，藏在壁櫃內不曾遺懼賊手。』說罷，又哭不已。咸寧道：『大仇已報，大志已成，死者是數，不用悲哀；可速找尋屍首，以禮安葬，奏聞獎諡可也。』瞿鵬兒前稟道：『小將適拿一賊，莫不是這廝？』隨令軍士，押將上來。霜飛一見，大怒，說：『正是此賊！他當日託告程長史，害了他一家；今日又殺了莊都司一門，萬副猶爲不足。』咸寧遂令取盆炭火，將紀綱從後腿上割起，割一片，炙一片，以喂犬豕。頃刻間，割剩一顆腦袋，并血漉漉的心肝，交與練公子，去祭奠。又命鵬兒，搜拿全家，盡行腰斬。時諸將活拿的，如兵備道陳瑛，素爲燕邸腹心，謀害忠

臣魏冕，鄒瑾的；又知府陳琮，是陳瑄之弟；同知芮美，是芮善之兄；知縣方峨，係方賓之姪，——有個雅號，叫做方餓虎；——個個是貪殘害民的賊。一齊縛至丹墀，莫不叩首願降。咸寧大笑道：『汝等父兄，現作逆臣，竟不慮及赤族，何異梟獍豺狼！』立命駢斬於市。觀者皆鬪取其肉以去，人心大悅。惟張翼一賊，搜尋不獲。方震稟道：『尚有逆賊李訊，被童俊下在死牢，亦應明正典刑。』軍師令提出勘問。李泣訴道：『犯弁願死。但與奸賊張翼，不共戴天。向有某兵之妻，與這賊姦通，必定藏匿在那邊。求拿來一齊受刑，死亦感德。』軍師卽命押李訊去搜尋，果在床底下擒出。咸寧更不鞫問，笑謂僉都道：『此二賊可謂但願同日死，不願同日生也。』諸將佐莫不失笑。二人相對受戮，與前五賊首級，共揭於轅門。高軍師隨署練霜飛爲淮南道；方震爲知府；何典以知府銜，暫授同知；袁禮立補國學士；崇南極，盛異，均以副將銜，分鎮淮南北；並略定各州縣。

忽報到三個書生，齋知州徐州倫在大降書，來投帥府。軍師召見，詢其始末，爲首

是蕭縣殉節典史黃謙之弟，名恭；次是沛縣殉難主簿唐自清之子，名岳；又次是都揮使王顯之子，名幹，——王顯防守沛縣時，已經附燕，得陞令職；伊子素知大義，力勸歸正。倫牧爲燕王所授之官，蕭沛皆其屬邑，因黃恭唐岳來尋遺骨時，正奉部搜拿殉難家口，倫牧憫之，遂潛留於署內，所以今日約會而來。軍師道：『我正要先討徐州，以下維揚。今爾三人同心，一能幹父之蠱，一能報友之義，均爲可嘉。倫牧，王顯，並仍舊職；黃恭，唐岳，皆隨營聽用。』又查點降卒，共得精壯一萬三千餘名，分防各屬汛地。——經營遂定。

軍師下令教場點將，與景開府練巡道等同至演武廳。方纔坐定，只見公孫大娘，范飛娘，滿釋奴三匹駿馬，直馳至廳前，高軍師等疾忙起迎，遜之上座。公孫大娘道：『我三人座在東首。』於是咸寧等，統在西首側坐。咸寧問：『仙師降臨，定有帝師令旨。』公孫大娘道：『因滿將軍要報仇，所以命我等來充前部。』咸寧道：『此某之幸也！』便請點兵。

滿釋奴遂點鐵騎三百，分作三軍，當晚就行。公孫大娘作起道法，片刻已到高郵。時童俊在城外二十餘里，先扎下三座大寨。公孫大娘，隨屯駐了軍馬，卽令飛騎速報軍師：明午當拔州城，大兵如期而來，不可稍遲！

崇南極笑道：『怎得這樣快？』僉都道：『兄長毋輕言！帝師駕下女將，多係劍仙，有龍虎風雲之妙。』南極與盛異齊聲道：『向亦聞得，求挈我二人去一觀。』景僉都遂留下彭岑盧龍，防守淮城；與崇南極盛異等，率兵先行；高軍師亦領鐵騎三千，與衆將接聯並進。至平明辰刻已到。早見兩陣對仗，范飛娘舉動雙刀，如千行製電，大罵：『番逆賊，火耳灰者，可速來祭了劍！』火耳灰者，見是個俊俏佳人，又叫他名字，便喜道：『咱也是婦人女子知名的，且拿來做個好老婆。』便應聲而出，笑容可掬道：『我與汝有五百年前之好；今日驚逢，小將安肯下手，自然讓你。』飛娘大怒，兩把刀直上直下的砍去。火耳灰者，只是招架。滿釋奴出其不意，探兩三個鐵彈在手，縱馬出陣，大喝：『逆奴看彈！』火耳灰者聽一「彈」字，心中暗自吃驚，早已打中額角；幸虧

一半打在盔上，未曾大傷。眼看着是老婆打的，纔罵得一句「潑賤人」，不防着又是一彈。亟躲時，打着脖子，便捨却飛娘，來奔釋奴。范飛娘就緊追火耳灰者，離着不過丈許。上官猛心頭火起，挺鎗躍馬，也奔飛娘背後，大罵：「怪妖婢子，不怕我的鋼鎗麼？」飛娘亟掣身時，早有雷一震大吼一聲，輪動開山斧，出陣助戰。上官猛只得去迎敵。飛娘與釋奴，遂雙迸火耳灰者。——因負着脖子額角傷痛，抵敵不住；又無顏回本陣，撥馬向斜裏落荒而走。兩員女將，縱馬追去，有十餘里。火耳灰者，回頭看是范飛娘先到，霍地勒回馬；大喝一聲，渾鐵梁劈頭打下。飛娘馬上擡過，疾忙鎗裏藏身，被他中了馬右騰，負疼而倒。飛娘便一躍而起，揮劍砍入，滿釋奴已到，正與火耳灰者兩馬相交。那番將亟招架得釋奴的刀，左臂上早着了范飛娘的寶劍，削斷半截，翻身落馬，——又復一刀，砍去右臂。飛娘道：「滿將軍！留其性命。你我送他回營，羞辱這班逆賊。」滿釋奴提起看時，尙是活的，拿將來綁在飛娘受傷的馬上。飛娘却騎了火耳灰者的戰馬，趕將回來。雷一震與上官猛，正在酣戰，范飛娘將那馬輕輕一鞭，一步一顛的

直撞到陣前。上官猛猛見沒有兩臂的血淋淋一個人，却是番將火耳灰者，心中暗驚。忽又被滿釋奴一彈，正中左頰，擊落兩齒；亟欲掣身，雷一震大喝：『逆賊那裏走？』開山斧當頭劈下。忙躲不及，已砍掉一臂，幾乎墜馬，負痛逃回。高軍即鞭梢一指，三千鐵騎，衝過陣來；景兪都指揮精銳，從側肋殺進，——燕軍敗殘之餘，如何抵敵？望後便退。童俊部下，已無將佐，只得棄營而逃，——殺得星落雲散，不敢再進，帶領着數百騎，向維揚逃去。

高郵城內官員紳士人等，開門迎降。咸甯見知州老邁，即收其印綬，暫署黃恭爲州牧，走馬到任去了。軍師等皆屯扎城外。

次日清晨，滿釋奴來見軍師，說：『公孫大娘與范飛娘，同宿營中，今早竟無蹤影。不知何處去了？』咸寧沈吟思道：『在仙師必有所謂；因何并瞞了將軍？莫非帝師別有密旨？』滿釋奴道：『小將三人臨行，曾奉鮑師面諭，說取了淮揚地方，即趕開封府三貞觀，救取一公子之大難。其外並無密旨。』咸寧道：『如此自然回來。今者將軍之

仇已報，愚意仍遵帝師舊制，暫請爲護軍，一候何如？」釋奴道：「謹遵鈞令。」遂勒兵在後。

崇南極請爲前部，且曰：「小將的哥哥北極，背主叛親，現守揚州。如其幡然歸正，尙可無傷於天倫；倘或怙惡不悛，卽當擒來，獻之麾下。」盛異勃然曰：「我願與將軍同行，幫助一臂之力。」咸寧未審二將武藝；然又難阻其忠義之心，乃與鐵騎二千，諭之曰：「倘先接戰，無論利害，總俟大軍聽令；國法無私，慎毋違誤！」二將遵令先行。行至召伯埭，探馬飛報，離城十餘里下着三個寨柵，軍威甚盛。崇南極卽令安營，俟明旦進戰。

原來淮上燕軍連敗，羽毛文書，雪片向南都告急。燕世子與衆臣商議，命順昌伯王佐爲帥；都指揮吳玉陳忠爲副；賜戎政尙書茹瑺黃旂白鉞，爲大統制；御史解縉，爲監軍使，統領京軍三萬，渡江來援，聞敵軍已近，遂結營以待。先是童俊領着敗殘人馬前

去晉謁，茹瑯大怒道：「爾統二十萬雄兵，何至喪帥若此？還敢偷生以辱天朝！」喝令斬訖報來。吳王等，皆與童俊相好，一齊跪求，方許戴罪立功。解縉笑道：「那沒了勝子的是誰？」應道：「是游擊上官猛。」解縉笑道：「官名游擊者，是領游騎而擊敵之意。像你這樣驢巴，倒被賊人游騎所擊了！還虧童俊領着來見我，——那般沒廉恥的，也充個都督！」童俊道：「他原是員勇將：：：」說聲未完，解縉道：「該殺的！勇將尙被賊人砍去一臂；若不是勇將，兩個膀子總剝了？」上官猛氣不過，早就拚着的大聲嚷道：「番將火耳灰者，有萬人之敵，現砍去了兩臂，被亂兵踏做肉泥；若是見了發着抖先奔的，倒也不致如此。諸位文大人，只欺得屬員；若遇敵人，却用不着鬪嘴的。」茹瑯見他出言放肆，喝令：「速斬此賊！」上官猛又嚷道：「要斬便斬。若罵本國將官是賊，請問那一個不是賊呢？」解縉道：「這厮好張利嘴！殺他是便宜了！可活埋與糞窖中，令其七竅受享腌臢之氣，看他還猛也不猛？」遂令投入糞窖而死。着童俊領兵三千，明早進戰；如有蹉跌，兩罪俱罰。童俊只得遵令，另向側邊立寨。當晚，自思進退皆

死，不如尋個自盡；又捨不得性命，怨慘了一番。忽想着他前鋒不過數百人，我若以將對將，斷然不勝；若是與他混戰，料也無妨。主意已定，五更下令挑選壯健馬軍二十隊，弓箭手在前；又二十隊馬軍，長鎗手居左，大砍刀及標鎗手步卒在後。遇着敵人，不必列陣，徑衝上去；如有退縮者，後隊之人，即斬前卒以進；自己却雜在中隊馬軍之中，如雁翅般排開，徐徐而進。正遇崇南極，盛異，統兵前來，見敵軍已到，剛纔下令，扎住人馬。霎時間燕軍一湧而至，迅若雷電。南極亟揮軍亂殺，幸虧是個鐵騎，被燕兵三陣進衝，皆奮呼爭先，不退一步。鏖戰有兩個時辰，天色將晚，童俊度不能勝，即鳴令收軍；崇南極盛異戰不甚利，亦遂收兵。

當夜童俊遂稟茹瑄，說：『殺個兩平，未獲全勝。』茹瑄問：『我軍有損無傷？』童俊又稟：『死傷止去百餘名。』茹瑄大罵：『真是賣國之賊！殺個平分，尙虧了好些人馬；若是敗走，也一個也沒得剩了！怪道你二十萬雄兵，全然覆沒！姑寄下首級，看明日再戰。』童俊嘿嘿無言，回到已營，自忖進退皆死，又死得不好，即取酒飲個半酣。

；待至夜靜，拔刀自刎。詰旦，軍士飛報王師去了。——向來童俊鎮守淮南北，爲燕王所重用。茹瑯統兵來援，情知不濟，全要諉罪於他，所以算計假手於敵人。這是他奸狡之處。當卽草疏具奏，童俊喪師自到，全淮盡失。瓜揚濱於大江，四無救援。——預下着危敗之意，以掩將來之罪。乃諭諸將道：『此寇作亂有年，王師未曾一勝。今本部奉命來討，又被童俊那廝敗壞，已至十分；而且軍兵未經訓練，不戰先却。爾將士共體國恩，各皆努力，決此一戰；設有小挫，卽當深溝高壘，用廉頗堅壁拒秦之法。我一面發令箭，提取鳳盧滌毫諸衛卒，從泗上抄襲敵背；然後發兵進擊，令其前後不能相顧，庶可殲滅此寇。』衆將皆喜，稱揚使相神算。

次日，王佐點起一萬雄兵，十員上將，前去迎敵。時高軍師大隊人馬已到，下令道：『昨日未獲大勝，今日務掃其全軍，與諸軍攻取揚州，好看瓊花也！』震炮一聲，大開營門，諸將齊出。燕軍列成陣勢，崇北極挺鎗挑戰。崇南極咬牙嚼齒，蹤馬迎敵。北極逼住了兵器，說：『兄弟！你不顧祖父墳廬，逃入賊黨，必致貽害於我。一朝宗桃斬

絕，汝罪彌天。快快卸甲投誠。我爲兄的，自然力行保全，還圖個出身。若再昧心，貽悔無及。』南極大罵道：『我父親殺身殉國，忠義昭然。爾乃反而事仇，背主忘親，玷辱祖宗，不啻禽獸！我今爲父報仇，爲君泄恨，反罵我爲賊，是汝把君父皆當做賊麼？』言訖，舉鎗直刺。北極閃過道：『說不得了！』手中鎗劈面相還。崇北極武藝，不如南極，十合之後，祇辦得架隔遮攔。吳玉恐怕輸了，挫動軍威，便來助戰。盛異一馬飛出，大喝：『我來破你頭顱。』兩人即便交鋒。吳玉也敵不住，王佐即令鳴金罷戰。高軍師見賊力已絀，援桴而鼓，鼓聲大震。小皂旂，雷一震，瞿鵬兒，董燾，平燕兒，牛驛，與崇盛二將，一齊殺入敵陣。王佐揮軍圍住，如八條毒龍掀波攪浪，絕無阻礙，斬了都游守十餘員。景僉都即率諸將，從陣北角殺入。燕軍披靡，莫敢撻鋒，陣勢潰亂。燕兵且戰且走，被殺傷者，數千餘衆。茹瑄望見，令家將率兵前救。軍師方纔收軍。

明旦，鼓勇而進，壓敵立寨。燕軍堅壁不出。軍師道：『彼欲老我師者，必調鳳廬

之兵，襲我後也。』遂密令：『瞿鵬兒，董翥，董翔，統兵三千，守住泗口，待我破了維揚，反襲他援兵之後，則鳳滁亦可一舉而定矣。』

第六十一回

劍仙師一葉訪貞姑

女飛將片旂驅敵帥

公孫大娘全滿釋奴，屯兵在高郵，時當夕陽初暝，忽見高郵湖之極西，空中有一片非烟非霞，葱蘢縹緲，依稀象華蓋之形，指與飛娘道：『此有謫仙子在其下。汝看網緼之氣上升；而其下垂，若有千絲萬縷，爲彼之瓔珞者。此蓋出自泥丸，乃感生之靈炁，——卽如漢高爲赤帝子，其上有紫雲，同一理也。』飛娘道：『半空若有虛微之炁；至下垂之絲縷，則茫然不見。』公孫大娘道：『仙眼方能見之，凡人不能也。此炁與烟霞之氣大異。烟霞無着，故隨風而散；此炁之絲縷，與本人之神氣相聯屬——人之東，則炁亦東，人之南與北，則炁亦隨之而遷轉。鬼神一見，知非凡人；遇有災難，必然護持

，所以得逢凶化吉。』飛娘道：『然則帝師之炁，當何如？』公孫大娘道：『此炁當於微時求之；如呂后望雲，而卽知劉季之所在。若帝師已登九五，炁已斂藏，不復顯著，亦如漢高已得天下，未聞又有雲氣覆其上也。我與汝當往訪之。』飛娘道：『亦同滿將軍去否？』公孫大娘道：『彼尙無道術，不能隨我行走。一去卽回，無庸與彼說知。』飛娘大喜。

將至五更，二女娘悄然出營，徑至湖畔，見殘月在天，參橫斗轉，浩浩波光，清風欲動，正雪消水漲，無異彭蠡滔天也！遙望水氣霏微之際，現出燈光一點，公孫大娘曰：『此卽伊人所在。』遂摘柳葉一片，以左指畫道靈符，吹口氣，擲於湖面，化作舴艋小舟，與飛娘攜手而上，呼陣順風，直吹到西岸。有隻漁艇，一女子年可二八，逢首垢面，衣裙縷縷，赤着八寸長的雙腳，拖着草鞋，悽悽的對盞孤燈，獨坐小艙之內，公孫大娘竟與飛娘一躍入舟。那女子道：『莫非要買魚？我這裏沒有。』公孫大娘道：『不買魚。』女子又道：『想是要渡人麼？我從不會渡人的。你們兩位來得蹊蹺。』公孫大娘

應道：『正來要度人，——是要度人出世成仙的，——有緣而來，並不蹣跚。』那女子含着雙淚，欲言又止，……原來此女，是大理寺丞胡閏之女，即胡傳福之胞妹，左臂彎生有玉字文，乳名曰胎玉。其母王夫人臨刑時，從懷中墮地，剛有兩歲。劊子手將來送給功臣之家。及長大，爲釁下婢，名曰郡奴。因根器不凡，還記得當年滅族之禍，就立定了志氣，斷不適人。頭髮一長，即自剪去；面容汗垢，身體腌躳，經年歷夏，總不梳沐。同行女伴，從未見其有喜笑之容，戲呼曰貞姑。也是合當有事，其主人與寵妾，在房內裸體淫媾，時已曉日臨窗，胎玉不知，偶在窗前走過，日光照見一影，其主疑他竊聽，就痛打一頓，趕逐於外。胎玉覓路出城，要去投水，天已昏黑，爲一漁翁所救；詢知來歷，憐其忠臣之女，恐有人追尋，生出事來，所以避入高郵湖，已經半載。胎玉自想，終無了局，每向漁婆說，要削髮爲尼，苦無其始。今聽了公孫大娘度人一語，觸動苦衷，不禁酸楚起來。公孫大娘看這光景，料是個落難的女子，遂道：『你莫悲苦！你知道山東有個活菩薩麼？』胎玉導：『可叫做佛母？我聞漁翁說，他差兵將來取揚州

。但既是成佛的，爲何在塵世呢？」公孫大娘道：「他是以菩薩的心腸，做英雄的事業，要建文皇帝復興，爲這些忠臣烈女，報仇雪怨的；知道你在這裏，所以差我來度汝。」就指着范飛娘道：「他也是我度的。」飛娘就將自己始末，說了些大概。胎玉道：「咳！我若學得你們，真是天上神仙了！」就把前後情由，細細泣訴一番。飛娘道：「如此，你的哥哥，早爲活菩薩救去，現做着都御史；將來兄妹重逢，是件大喜事，何用悲傷？」胎玉道：「我寸心已死，縱然會着哥哥，也要出家學道的。」公孫大娘道：「這不消說得。我要問你，漁翁何處去了？他有妻子沒有？」胎玉道：「有個漁婆，並無兒子。聞知他有個兄弟，與姪兒住在揚州，是當兵的。昨日是漁婆的內姪做親，到村子裏去吃喜酒；原說是半夜回來的，所以我坐着等他。」公孫大娘大喜，就與飛娘說道：「廣陵城在我掌中了！只須……」又與胎玉說明就裏，并教導了他答應的話。

天已大明，漁公漁婆都回來了，尙自醉醺醺的。他猛見有兩個姑娘，坐在舟中，吃了一驚道：「誰家宅眷，來得恁早呀？不像此間人。」胎玉應道：「是我哥哥在山東做

候。

三個廝趕着走到鈔關西門，見是掩的，漁翁便叫聲：『兄弟關了我，有我媽媽的姪兒，新做了親，打發兩個婦人，進城買些東西。』那守門卒聽是哥子聲音，便開了放進。漁翁道：『兄弟！我兩日賣魚順利，要與你同吃三杯，我買着酒等你回來。』就一徑到了兄弟家裏，叫弟婦出來，接了公孫大娘二人進去。

直到二更，老兵父子方回家，便問：『今日同你來的兩個婦女，何處去了？』只見公孫大娘搶到面前說道：『在你家下。我且問你，還是要做官，還是要做鬼？不瞞你說，我們是濟南帝師駕下，兩位劍仙，奉命來取這座城子。你可依得我行事麼？』老兵大駭，問漁翁道：『哥哥！你是老實人，怎麼做起這樣事來？』范飛娘正在一邊舞劍，將庭中一塊大青石，一劈兩半，說：『如有不從者，此石是榜樣。』公孫大娘，也拔劍而舞，雙足離地五六尺許，一團劍鏢，滾若閃電；霎時間把劍向塔沿石上一插，直到劍柄而止。那時都嚇呆了，半句話也說不出來。到是老兵的老婆說道：『我們是個小卒，城中

兵馬甚多，只恐成不得事，還求再思。」公孫大娘應道：「若再要一個人，也不算奇了。我看你倒有福分，受得夫人誥命起的，切莫錯過！」老婆答道：「兩位有本事來，定然有本事做；我們是沒本事的，怎樣做法？求說一說。」公孫大娘道：「這話說是最容易做的；且到臨期，與你說。」范飛娘便取出個小口袋，向上一放，都是黃白之物，約有三百金，說：「事成之日，你們父子夫妻，衣紫腰金，五花冠誥，是件大喜事。我先送一分賀禮，請收了。」老婆見了多少金銀，便道：「你拚這老性命，賣與兩位罷！」老兵道：「若不說個明白，我知道做得來做不來？去了性命，有恁的錢財享用！」公孫大娘道：「不要你去動刀動鎗的。我今先說大概與你：你只看守着城門，等大軍到時，開關放進；你兒子只要扮作報軍，先去報說，城內有無數賊兵，殺起來了。——就是你二人的功勞。那老漁翁，我與他一字紙，到我軍師營門投遞過，原在漁船內靜候，一切行事，總是我二人去，與你們絕不相干。可做得呢？」老兵等方齊聲應道：「做得！做得！」公孫大娘道：「你父子仍去守門；明夜回來，與你號令。」漁翁喜得指手劃

脚，向着老兵道：『兄弟可見我老實人，倒撞着了造化呢！』

次日黎明時候，公孫大娘拿了送高軍師的一小扎，教漁翁縫在衣領內，打發先去。自己在新舊兩城，各處走遍，看了堆貯糧草的所在；買了硫黃燄硝，引火之物，仍回到孟老兵家下。——他兒子已在等候。公孫大娘問：『你有號衣號旂麼？』應道：『有，』又問：『你穿了號衣，執了號旂，可直到得營門麼？』應道：『去得！』公孫大娘道：『可是易的。你看廣儲保揚二倉火起時，就飛馬向自己營前，大聲報說：『城內有無數賊人放火，殺入各衙門內，連自己的兵將都反了。』若盤問你時，只說賊人都在東北，我是西關守卒，不知多少。報了之後，你自擇穩便處躲着；候城中安定，逕來受職做官。』小卒依令去了。

老兵回來，公孫大娘問：『你同守門的有幾個？』應道：『向來只是我父子，近因緊急，又添了四個，都與我相好的。』公孫大娘道：『如此，却好；有些妙藥在此，你去打斤好酒，調入些少，給他吃三杯，便醉得不知人事了。』老兵道：『不要藥殺了他！』

』說：『只半日便醒，不妨事的。這不是你一個人獨守着門了？看我家兵馬，是頭上都帶紅巾的，卽速開門放進。若是你們兵馬回來，切不可開！切不可開！』老兵道：『若不開，他殺進來，怎麼處？』公孫大娘道：『你的功勞，就在不開進自家的人；若外邊殺入，你就躲了，自有人來對敵。』老兵大喜，領計去了。

大娘與飛娘說道：『今早見城東北敵樓面前，豎着兩枝花蛇矛，有二丈來長短，是擺例着看的東西。那裏守兵獨少，想是倚看城外結營之故。你到三更以後，帶着一盞小燈籠，藏個火種，悄悄向城根伏着。只看火起時，疾走上城，用我的飛劍，殺散守兵，卽將燈籠點着，并自己白綾旂號，繫於蛇矛之上，緊立城頭。但望城外，賊被殺散，如飛向西關門，接應老兵緊守着城門。我放火後，也到西關來會，以防意外。』

高軍師與燕兵，對壘三日，見他不敢出戰，意欲用火攻敵寨之計。忽探路卒報拿一漁翁，說是公孫大娘差來的。軍師卽令喚進，在衣領內取絨呈上，寫着八句云：

城內燒糧草，城上懸旂號；西關是乾方，耑候軍師到。遣將殺賊人，還須用智巧；寄言滿將軍，偶爾非所料。

軍師看了大喜，屏退左右，細問漁翁，方知始末。隨賞銀百兩，令於平定揚城之後，送胡小姐入城。漁翁遵命自去。軍師隨請景僉都，滿釋奴，并各將佐，齊赴中軍，看了緘帖，莫不錯愕贊歎。景僉都道：「偌大城池，却在兩員女將掌握之中，我當愧死！」高軍師道：「初不過訪一貞女，遇一漁翁，便在這個裏頭，做出非常之事，建立非常之勳；亦千古以來，非常之女子也！」即傳密令曰：「平燕兒，雷一震，小皂旂，卜克四將，隨我攻彼中營；景僉都與崇南極，盛異，彭岑，馬千里，攻其左營；滿將軍率領牛驛，張鵬，盧龍，三將，攻賊右營。一見城中火發，務須齊心并力，踏破敵壘。賊奔於東北者，僉都追之；奔於西南者，滿將軍追之——逼他棄城而去，方可回師。我與雷將軍等，先殺入城，接應兩位女將。廝殺全用馬軍，其步卒仍着守寨。」部署已定，同景僉都憑高而望。——時正建文十六年，春二月十五夜，皓魄初升，蒼烟欲淡，空濛宵靄之間

，帶着千重殺氣，高軍師不禁慨然，命馮小酌。僉都太息而言道：『耿炳文以三十萬，李景隆以六十萬，皆敗於燕逆千軍之衆，人耶？天耶？』高軍師應道：『天人各居其半。』兵太多，雖良將亦難約束，何況庸才乎？今以庸材而將多兵，安得不敗？故國之敗於庸材，人也；而生此庸材，爲君所不知而用之，天也！從來治亂興亡，類皆若此。』僉都道：『良將用兵，自能以少擊衆；但何以兵多而返不能約束？淮陰云：「多多益善」。』豈夸言耶？』高軍師應曰：『然！彼以此語，驕於漢高耳。夫戰者，氣也，唯勇士能作氣，而怯者隨之；勇者多而怯者少，則怯者氣作，而亦與之俱勇。若使一軍皆勇，則一夫之氣，勝於百夫，是故氣作，而可以一當百。若至有數十萬之衆，則勇者一二，而怯者八九；怯者之氣，委靡不振，則勇者亦與之俱消。而況未知紀律，未經訓練者哉？』袁紹，曹瞞，苻堅，皆以奸雄之才，縱橫天下，而至敗亡，則皆以百萬。我帝師勤王以來，至於今日，所降兵卒，不可計算；師貞先生，止取十一於千百，將不滿萬，莫敢撻鋒。……』突見一騎，馳至燕營，有似報軍樣子。而城中黑烟驟起，烈焰撲天；燕軍

後營，早已移動。高軍師立命大開營門，震炮一聲，十二員上將，一齊殺進，如烈風驟雨，直砍敵營。

燕軍先聞報說城內奸細作亂，兵士皆反了，各人戀着家下妻子，誰肯捨命？唯有拋戈棄甲，覓路逃生，不戰而潰。茹瑄、王佐，解縉，迴首一望，見城樓上豎着面素緞鎗金龍鳳帝師旂號，嚇得魂不附體，心知亂在東北，亟向西南而走。唯吳玉一軍，爲僉都截住，只得向東奔逃。

時高軍師疾向西關，纔到得弔橋邊，城門已經洞開，却不見有一人，遂率軍至府衙門。廳縣各官，早已齊齊整整，皆來跪接。軍師一面令人救火，一面安撫百姓，招降兵卒，隨問知府何在？郡丞馬綾雲，跪稟缺員，呈上金印。又問馬綾雲：『汝年尚少，未必是建文皇帝的舊臣子。食其祿者，忠其事，何故降得這般容易？』答道：『是罪臣之妻妾所教。……』軍師大笑，各還原職。——原來馬綾雲，是胡淪之婿，一妻一妾，總是他的女兒——一個親女，一個義女，就是月君降鹿怪時，救出來的，所以極力苦勸。

丈夫歸順。這句妻妾所教的話，尙未說到究竟，只因景奩都到來，不敢再說，各自退去。時崇南極，雷一震，俱各獻燕將首級。崇北極已自縊死。城中兵民，無不安定。落後，滿釋奴等四將回來，說是趕燕兵二十餘里，殺者殺了，逃者逃了，止剩得四十餘騎，走投沒路。正要擒他，不期河邊有船伺候，被賊接應而去。（其逃脫性命者，就是茹瑞，解縉，王佐，并幾個親隨心腹。後來茹瑞受誅，解縉遣戍，王佐革爵，——此係燕朝之事，不在本傳之內。）

第六十二回

姚道衍設舟誘敵

雷一震落水歸神

高軍師既入揚州，諸將皆已會集，獨公孫大娘與范飛娘，竟不知在何所，令軍校各處尋問；一面向景奩都贊揚道：『二女將止用一卒一旂，而能內潰堅城，真奇謀也！』奩都抵掌道：『尤爲奇者，不用道術。』有頃，小校來報：『公孫二劍仙，斬了巡鹽御

史，在署內飲酒；因閉着宅門，不敢進去。『滿釋奴聽了，如飛前往相會。正叙及高郵別後緣由，漁翁漁婆，已送胡胎玉小姐到來。公孫大娘，即煩滿釋奴護送至帝師闕下，自與范飛娘，更不面別軍師，取路徑赴河南開封府去訖。』

高威甯隨書露布，止叙女將之功。并奏請以崇南極，盛異，同守瓜洲；何典爲揚州府太守，黃恭爲淮郡丞，唐岳爲揚郡丞，王幹爲江都令。忽接瞿鵬兒等飛報，說茹瑯所調鳳廬之兵來，未到泗口，聞揚州已失，半路遁去，——高軍師已無後顧之虞。隨調鵬兒，董翥，董翔三將，率領所部人馬，迅赴大司馬呂軍師軍前聽用。

數日之間，經理甫畢，僉都請曰：『以今破竹之勢，莫若徑渡浦口，直指金陵；金陵平而帝室復。軍師以爲何如？』咸寧曰：『僉都未之熟慮也！彼有可恃者三，我有可敗者三。江南歷歲豐稔，天時可恃也；長江天塹，南人長於水戰，地利可恃也；燕世子使臣以禮，御下以寬，久得人心，人和尤可恃也。我既無水戰之舟，又無水戰之卒，一可敗也；深入數境，糧餉難繼，堅城難拔，二可敗也；彼有接應，我無救援，倉卒之間

，進退無據，三可敗也。我恃其可敗，而攻其可勝，豈不殆哉？大司馬欲先取荆襄，伐楚山之木，以爲戰艦，此乃萬全之策。昔晉之滅鄭，隋之滅陳，皆由順流而下，直抵建業；從未有從瓜揚渡江者。况陳與吳，皆荒淫不道，兵已渡江，而深宮猶未之知，以至於亡。若沿江一帶，拒險迅守，固未易窺也。」僉都嘿然。崇南極進言道：「昔燕藩渡江，取高寶泰之漁舟，而竟成功。軍師何不以其所勝者，而勝之耶？」咸甯道：「彼之渡江，由陳瑄以戰船迎之；彼之入金川，由李景隆開關以迎之。今亦有此內應否耶？」雷一震等諸將領齊聲道：「建文之德澤未衰，帝師之威靈特盛，安在無內應之人也？小將等管取渡江，奪彼大舟，來請軍師。」僉都道：「將士如此齊心，不妨各駕小舟，前往一探，相機而進；如有未便，何難回來再行商酌？」咸甯難拂衆議，遂取到高寶諸處小舟三十餘隻，諸將皆爭先要去。軍師道：「崇將軍，牛將軍，生長南方，可以乘舟。」小皂旂道：「小將當日曾駐金陵，頗能水戰。」雷一震大聲道：「我是梁山泊人，第一能乘舟，第二能水戰，願爲前部。」軍師素知二人勇敢之性，不可阻當，只得再三。

囑道：「舟上比不得馬上，將軍等須加意慎重！」雷一震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軍師亦忒過慮了！」

於是每舟挑選三十名勇士，身披軟甲，脚着藤鞋，都着用着撓鉤鳥鎗。四員上將，各駕船九隻，徑向瓜洲溯流而上。行有四十餘里，遙見夾洲之內，兩船一排，藏有大船五十隻，空空洞洞，絕無一人看守。雷一震道：「此天賜戰船來了！」四將各催水手，用勁蕩槳。一震六七個船，先已入洲，相近戰艦旁邊。雷一震用大斧鉤住船稜，聳身一縱，剛剛躍上船頭，站猶未定，不防艙板之下，鑽出百來個壯士，都用的三股叉，蜂擁般攢來。雷將軍大吼一聲，砍翻幾個，艙內伏軍齊起，各船戰鼓亂鳴。雷一震看小船時，都被洲內兵丁，用撓鉤搭去，自己獨立船頭，前不能進步，後又無退路：縱有三頭六臂，如何施展得來。可憐千鎗萬刃、三面齊下，撲通一聲，被亂軍擲入江中！——不消說，是葬於江魚之腹了。向泰爲雷將軍之偏將，方駕小舟欲返，被他們舒出撓鉤，連舟拿去。至小皂旂等之船，倒因奪先競進，擁定在洲子口，見水陸俱有伏兵，雷將軍的船

盡被拿去，只叫得苦。那大戰船旁邊，又鑽出五槳的小船數隻，大喊道：『妖賊那里走？中了俺姚少師的妙計了！』岸上兵士，蜂擁鼓噪而來，亂箭如雨。崇南極見勢頭不好，大呼：『速退！』疾忙撥轉船頭，早被他射傷好些軍士。牛驛與小皂旂幾個，已進洲口的船隻，也只得棄了，駕着後船而走。幸虧風便水順，帆影如飛，頃刻數十里，燕軍追趕不及。到了瓜洲，止回來得十七個船，餘皆爲燕兵所獲。——真個乘興而去，敗興而返！

連夜回到廣陵，見高軍師，備言所以，咸甯跌脚道：『噫！使呂司馬督兵在此，焉有如是之蹉跌？』不禁揮淚大慟。景僉都從容勸道：『此皆諸將齊心要去，在軍師何會料錯？此局已失，不必過悲了。』咸甯道：『雷將軍胆勇絕人，忠誠蓋世，自隨起義，每建奇功；今日慘死於江，我有何顏，去見帝師！』說罷，又哭。衆將皆跪請認罪。咸甯道：『我忝爲主將，而不能力止諸公，罪在於我，與公等何尤？』卽命取筆硯，草疏自陳：『有戾軍機，損折大將，請削官爵，行間待罪。』隨自往瓜洲，備太牢牲醴，隔江

遙祭雷將軍，洒酒痛哭。諸將莫不涕下沾頤也。

咸甯當日即駐瓜城，疊指一算：『我既不能取彼江南，彼必來圖取江北。蕪湖浦一帶，尙屬燕土。若不早爲略定，則片帆飛渡，淮揚豈能安守？我若領兵前去，則彼京口之師直搗瓜洲，躡我之後，尤爲危險。』再四籌慮，迺分軍士爲三：一分隨崇盛二將，架起火銃火炮火鎗火箭等器具，沿江汛守；一分自己督領，同小皂旂，平燕兒，駐扎瓜洲；餘一分及諸將士，統隨景僉都，攻取廬滁諸郡縣，以絕燕兵渡江之援。各將遵令行事。

燕軍師道衍，先因茹瑄等，全軍覆沒逃回，料王師必乘勝渡江，遂於各洲渚葦林之內，埋伏弓弩及撓鉤手；又虛拋戰艦，藏軍士於艤板之下，只誘人來奪取戰船，便中了他的計。雷一震心急性暴，不窺虛實，致喪性命。道衍就大言道：『我欲射馬，誤中了鹿！目今再施妙策，教他有路到淮揚，無路返濟南。』隨啓知世子，命英國公張輔，選上將十員，督領戰船三百，排到京口；一候令到，便襲瓜洲，直搗淮揚。又命平江伯陳

瑄，選上將十二員，督領戰船五百，排列燕子磯下，候令到便渡浦口，走長淮泗上，從後掩取淮安；如無將令，謹守江汛，不得擅進。那時江南北，各設兵將把守，旌旗旗整，戈戟鮮明，日吹波盧，夜擊刁斗，隔岸之聲相應，大家按住不動。

一夕月色朦朧，東南風起，微烟淡霧，橫曳於江波之上。高軍師下令：今夜不許卸甲，設炮火以備，彼必乘風霧進兵也。號令甫下，對岸戰船，已揚帆截流而來，船頭上矢石亂發。軍師自策匹馬，督勵軍士，火鎗火炮，對面打去。那船乘着風勢而來，就是一炮打壞了，不肯落帆，總不得退的。看看相近北岸，咸甯心正着急，忽江崖邊刮起一陣大西北風，滾滾黑霧，冲天而起。風霧之中，現出一尊神將，手持開山大斧，隱隱然似雷將軍模樣。霎時間風狂水湧，駭浪掀天，把燕軍三百戰船，刮得在江面上亂棚亂撞。風浪之猛，比石礮還利害，擊毀帆檣，不啻摧枯拉朽。那些鬼兵神將，排雲沖霧而來，攞拿吞噬，嚇得燕兵，魄散魂消，身顛股栗。船崩墮水者，不可以數。道衍疑北固山頭望見，大驚曰：『此妖法也！』急令鳴金收軍。那拿舵的，如何捩得轉來？直被這幾

陣神風，刮得如落葉一般，東西四散去了。漸漸霧卷雲消，現出一輪明月。其回到南岸者，止五十餘隻。

原來雷一震溺死之時，共有壯士二百餘人，英魂不泯，在江底晝夜呼號，要尋仇家索命。適金龍四大王巡游，見一班忠義之士，遂問了首將姓名，命爲駕下前部呼風使者。雷將軍就統領着這班壯士，作部下的神兵，特來顯靈報國。英國公張輔之船，幸而在後，打向玉山脚下，逃得性命。回見道衍說：『少師看他是何法術，這等利害？似此妖寇，用不着堂堂正正之師，必須先破他的邪法爲第一策。今日這敗，怎的好？』道衍又羞又惱，又噴又恚，勉應道：『此非謀之不臧；戰之不力也！』忽報世子殿下，有手詔飛請少師，商議軍機。道衍遂囑付英國公，另調戰船五百，嚴守京口，靜候調度，星夜奔回南郡。百官出郊相迎說：『江北滁州，又反了三個馬姓的賊，接應濟南妖寇。中原盡皆陷沒了。』道衍亦不暇答應，且進見世子，將張輔督率戰船，已近瓜洲，賊不能敵，即便弄起妖法，空中竟有無數鬼神，呼風嘯雨，船遭打壞；今有個以賊攻賊，以妖破妖

着，說了。又道：「看他蛤蜊相爭，我收漁翁之利。但軍機不可預洩，俟臨期密奏一世子大喜。」

第六十三回

三義士虎伏藏兵

一將軍龍頭殺賊

前面說滁州反了三個姓馬的賊，要知道燕朝說是賊，就是建文的忠臣義士了。當口王師及燕兵，戰於小河敗績，總兵何福，因糧絕遁竄，日後仍降於燕；其參將馬溥，陷陣而死。這三個姓馬的，都是馬溥的兒子。長名維騏，爲九江守備，使的兵器，名曰雙鎗鐵棍，一器兩用：用鎗則是件火器，藥線一根，貫通兩竅，點着火，先後齊發，莫可攔攔；其稊子是鑲鐵打成，在馬上亦可以擊刺；——是他自己聰明所造，古來沒有的。聞知父親殉難，棄官而歸。次名維驄，是個孝廉，智略過人，兼通兵法。少者名維駒，胆粗性莽，大有膂力，慣用雙鞭，人呼爲馬鐵鞭。原係北籍，僑居滁州之城南。相近，有龍蟠山，山有龍蟠寺，寺有一少林僧，法名無戒，其俗姓楊，名本，曾爲李景隆部將

，用一根渾鐵棒，重四十九斤，號爲楊鐵棒；每自引孤軍獨戰，深爲景隆忌疾，志不得遂。國亡後，削髮爲僧，恐人猜知名姓，就棄去鐵棒，用了兩根熟銅棒槌，會打裂猛虎的腦袋，人呼他爲賽伏虎禪師；與馬家弟兄，意氣相合，真個是斬頭瀝血的朋友。又鄰居有兩個獵戶，一名干大，因他鍊成手指，其硬如鐵，力能拗破瓦甓，叫做鐵鉗子。其弟干二，曾徒手搏死一狼，叫做殺狼手，也是肯替人出死力的。馬家弟兄，常與他們謀欲起義，以母老中止。因循了數年，母已病亡，適景僉都兵下淮安，又進攻揚州，弟兄們死義之心，勃然而發。維駒妻殺入州城，砍了賊官的頭顱，去獻城池；維駒要在城外，起了義兵，前迎王師。維駒道：『官衙是稠密之所，城門是嚴禁之地，怎麼殺得進去，又殺得出來？城外起兵，雖然容易，但前途州縣，豈無阻礙？大哥三弟之說，均非善策。』正在商量，忽報千家哥兒兩齣，打了一隻斑斕大虎，抬進來了。維駒鼓掌道：『妙！妙！有計了。』如此如此——豈不妙麼？維駒大喜，令請了無戒和尙到來。無戒見了死虎，笑着說道：『只個虎打得團團；不像我把虎頭打得粉碎，剝下的皮，就不』

中用。維驢令人：一面開剝死虎，一面搗上酒菜，勸了幾杯，向着無戒及鐵鉗子道：『我弟兄心事，列位稔知；只今要在這個死虎身上做將出來，大家博個義士名色，何如？』鐵鉗子道：『正是這幾時不見說起，我只道歇了！要做便做，那怕砍了頭？』無戒道：『我時常勸你們做，只覺得畏首畏尾；而今怎麼在死虎身上說起？』維驢道：『不須說得，一見便知。』就立起來，都到後面，見虎已剝完。維驢令取三弟鐵鞭兩根，及大砍刀兩把，藏在虎腹之內，四周圍以棉絮塞得緊緊的，然後用粗麻線逢合，前頭打個活扣後面露出線頭，扣一大結；又砍四根大竹子，以照虎足長短，放在四蹄之內，細鐵密線的縫了，腦蓋內却用糠粃塞滿；彎彎的縫將起來，真是一個整虎。維驢道：『且試試兒。』將虎前膺活扣解去，探手在虎尾之下，挽住繩結，用力一扯，虎腹中兵器，盡皆脫下。無戒道：『善哉！善哉！這是獻死虎殺活虎之妙計。但解活扣，略有礙眼；莫若於線頭上，用竹釘插住，臨期拔去爲便。』衆人都道：『更妙！』於是依了無戒的話，仍舊將來縫合了。維驢道：『還有商酌：恐城門一關，砍不出來。』維驢道：『二哥太

細了膽！大將軍做，那裏算到萬全？」鐵箱子道：「前日西門守兵，因州官夜間，從城外赴晏回來，叫門不應，打了三十大棍，恨如切齒；只要說聲，他還要快活殺哩！」維聰道：「這個湊巧！待我去拿兩錠銀子，給他調理，就守在城門上，等你們完了事出來好同走。」主意已畢，便留無戒與干家弟兄兩人歇宿了。

剛及黎明，飽餐了一頓，又選兩個膽壯的僕從，同于獵戶抬了死虎，馬維騏等，充作里正，一徑入城去獻知州。無戒和尚，同了幾個心腹人，在衙門外接應。到得州衙，正值知州譚名胡剝皮，才坐早堂。把大門的見抬個虎來，便道：「兩日報說老虎吃人，官府正要差拿獵戶；你們打了來獻還好。」鐵箱子就煩他進去通稟了。等到知州發放完了公事，方傳令抬進，直到檐下；前邊兩個，各拿了抬虎的杠子，卸身向側邊躲去；只四個人，一前一後，夾虎而跪。知州看了看虎，喝道：「老爺聞得：山裏老虎甚多，怎麼只拿着一個來獻？」維騏拔去虎膺前竹釘，厲聲應道：「如今拿你，就算第二個。」鐵箱子早已扯裂虎腹，震地一聲，軍器脫下，各人搶了一件，逕奔媛閣。知州向後頭走；

不期爇門後，被這兩個拿扛子的頂住；回轉身來，劈頭迎着維駒鐵鞭，腦漿迸裂，跌倒在地下。衙役多有認得是龍蟠寺馬鐵鞭，誰敢向前來問？無戒在大門下，舞弄銅棒槌，與兩三個好漢，又打將進來。州堂上躲得沒個人影兒。維駒恐內衙接應，招呼弟兄們，如飛奔出，經向西關。維驄接着大夥兒回到家下。維駒道：『如今怎樣計較？』無戒道：『學着梁山泊好漢，放火燒房，辦着走路。』維駒道：『家眷放在那裏？』維驄道：『衛軍頃刻來追，不可遲延片刻。我今領着家口，坐輛驛車，頭裏先走。哥哥的雙鎗鐵棍，今日纔顯其長。現放着四五十柄，家下二十餘人久已練熟，每人各持二柄，火一發時，便是八十桿排鎗。怎樣銅頭鐵額，抵當不住。我家這裏後門，係山溝窄徑，自然是步兵來圍。三弟與無戒師，砍殺出去。這裏大哥，預先排着鎗手，看馬軍擁到前門，驟然一開，火氣齊發，必然驚亂；隨亦奔出後門，接應三弟，逼他敗兵，自相踐踏，就便掣身而走。我在二十里以外等候。衣飾各項，收拾不及，棄之罷了。』衆人大服維驄計策。就催家口上車，維驄領着先去。

沒一個時辰，都指揮等，統率一百馬軍，五百步軍，飛趕到龍蟠山下，圍住了馬家前後門。正要打入，只見兩扇大門，霍然扯開，內裏十個鎗手，一放廿鎗；閃過去時，後頭十鎗又發，驚得人滾馬逸。那後門的步兵，擠在七高八低的山溝裏，站立尙未得穩，却有無戒維駒二人，先藏着山腰樹林內，率領十多個壯士，從背後橫殺將來，正如筆管內燒鐵逼立直，無從可躲。那兩柄槌，如黃虬出水；兩條鞭，如黑蟒翻空，打得這些纔學拿兵器的屯卒，如羣獸遭了圍獵，亂攙逃生。有大半在平坡的，被敗兵逼來，返奔向前門去，正是馬軍中鎗之候，兩邊擁擠上來，越發驚慌無措。二人乘勢殺去，紛紛滾滾，人馬皆倒。那時維駒亦從後門抄向前來助陣，殺得衛軍星落雲散，方打起胡哨，同着三弟與無戒，并干家哥兒等衆，迴身向東大路而走，趕着了家口車輛。維駒忙問：『沒有傷的麼？』無戒道：『傷了還好！』維駒道：『今夜無處歇宿了！』維駒道：『我聞得路上傳說，王師要上河南，會兵攻打開封府。我們連夜迎去，還恐遲了，怎顧得歇宿？』於是一行人馬，從黑影子裏，趨行前去。

景兪都自得了高軍師將令，領着本部人馬，并帶了綽燕兒，旁略江北一帶地面。饒真，六合，望風納款，唯天長閉城不納。兪都取筆，寫出數句云：『本都御史，兵出沂州，席捲淮揚，蘇軍虎狼三十萬，頓成泥沙。何物縣令，敢於閉關，抗拒王朝師耶？向奉帝師令旨，不忍斯民塗炭，暫且緩攻三日。若更不知順逆，打破城池，誅殺罔赦。』令人照書十餘紙，拴在箭頭，四面射進。城中士庶，久知淮揚盡失，又聞得滁州起義，遂劫了縣令，開門迎降。

忽探馬飛報，滁州義兵到了，兪都隨命盧龍往前察看。有頃，盧龍領着四個人：兩個將弁結束，皆相貌猙獰，目光如炬；一書生奇偉白皙，一黑瘦筋骨和尙：來到營門。盧龍先已通知姓名，並倡義緣由，引之進見。維騏前跪，兪都自起扶之，延入帳內。再三謙遜，側坐於下。維騏道：『小子弟兄三人，今日方遂素志，又得託身麾下，實先人之幸！』兪都道：『久聞淮南三馬，可謂一日千里。』又問無戒：『爾係方外，何以拔刀相助？』應道：『皇帝現着緇衣，我輩安得不爲出力？』兪都大喜。維騏撫膺太息，

說：『建文聖主當陽，賢者在位，四海蒙休。近來豺狼滿目，人民側足，未審幾時復辟，得覩太平氣象？』彭岑應道：『此帝師之所以救民於水火也。』維駒遽立起厲聲道：『王師當何所向，小將願以死當前。』僉都唯唯，向維駒道：『淮西廬郡，爲古來重鎮，孫權築成濡須塢，魏兵不能南下；若不乘勢進取，彼反得以憑恃，非我之利。我要聲言進兵淮北，與河南會合，使之不備，却潛師以襲之，何如？』維駒應道：『此勝算也！今端陽在邇，肥水龍舟，每年會於東關外余廟之前；文武官弁，多憑舟觀賞。鎮守都督火真，舊係燕王宿將，有萬夫不敵之勇；若得一刺客殺之，便可了當。那些文官，皆咕嚕書生，有何能爲？』僉都道：『可謂簡捷。但彼在舟中，焉若殺於十步之內？莫若掉一龍舟，到他大船之旁，則如探囊取物耳。』維駒道：『有！有！有！先父同時戰死，宋垣其弟宋均，是個監生，家下多有善掉龍舟水手。小將親去說他，誼屬同仇，決定成功。待我三日不回，元帥即便發兵，事不宜遲。』僉都大喜，乃命綽燕兒授以密計，同維駒先行；次命無戒，扮作行脚僧，潛住城中，聽號炮聲，即斬關放進大兵；又命

維駒，牛驛，張鵬等，到余廟前接應綽燕兒，殺散岸上人衆，及彼來救護之兵，得便卽搶城門；又命趙義領炮手十人，抄向郡西，望城東有自己旂號豎起，卽逼城隅，施放號炮；然後令馬維驢，率領二千人馬北行，揚言進取朱仙鎮，屯淮河南岸，候示進止。分撥已定，黃昏時分，又密授彭岑盧龍軍令，點起一千勇士，馬摘鸞鈴，人披軟甲，一半挾鎗，一半跨利刃，祇帶一日糗糧，僉都親自率領前往小岷山埋伏，去襲廬州府——，神不知，鬼不覺，拔寨起身。

時建文十六年，五月四日之後，龍舟已競戲三日。唯端午這日，二十四隻龍舟，皆會於淝水合流之處。各官員及紳士的船，鱗鱗次次，總集在余關廟左右。兩岸上看的，若老若幼，若男若女，不可以數。時張鵬等三人，擠在人叢裏，看龍舟來往，皆分五色，每舟各插小彩旗三十六面，大旗一柄，在後爲龍，頭上有大人抱小童，扮作符官，手執令字旗招展，——也有就是大漢子執着的。頃見綽燕兒在一白龍舟頂上跨着，手執的鑲白綾令字小旂，左看右看的搖動。各龍舟皆有二十四個水手，划開起來，真如無數

蛟龍，爭鬪於旋渦激浪之內——楚地之勝觀也！

凡坐着大船看龍頑耍，多有毫爽的，備着好酒百瓶，——內不過蓋許，——活鴨，活鴨，各數十隻，賞給龍舟，多投向水中。各船水手，便行爭搶，一掉起，翻波跳浪而來，迴翔轉折，比旋風還快，趕得那些鵝鴨，只在湍流中亂滾，——雖是污東西，用力要逃性命，倒容易拿獲。只這酒瓶，是件死物，趁着波走，浪頭一高，已不見影兒，浪頭落下，祇露得小半個；又瓷器經水濡滑，再也捉拿不住。有兩三個瓶兒，打在火都督船邊，十來個龍舟，直掉到那裏。綽燕兒坐的，恰在前頭，見這個都督，打着一柄深沿黃羅傘，正在船頭皮交椅上坐着。燕兒見他船稜邊鐵練，桁着一個大鐵貓，直落在水面上。乘着龍舟逼近時，就一手抓住練子，聳身一湧，恰好跳在交椅左側。幾個健丁，遠道是賣解，纔吆喝時，早被綽燕兒連交椅砍翻，血光噴起，直濺人面。

岸上馬維駒看見，早掣出雙斧，牛駢張鵬等，掣出雙斧雙刀，一齊殺起。燕兒已跳上船頂，搶了根本篙，——其端有鐵鉤及刃，如大撓樣式的，名曰挽手，——望着停船

的樁兒鉤定，飛身上岸了，回看各船的人，皆躲入船內。岸上的人，擁擠定了，奔走不迭，一時勢如山倒，墮河及踐死者無數。綽燕兒招呼道：『百姓莫殺他！我們去幹正事。』隨向北先走。牛駢等一齊跟着到株大白楊樹下，說：『我早看個路數在此。』把手挽靠在樹旁邊。燕兒一溜而上。那樹向東，挺出一條粗幹，幹頭分個小叉，劈對城堵，不過四五尺遠。他就掣起木篙，把鉤兒搭在睥睨之中，這邊安在丫叉之上，解根帶子拴牢，用手攀定樹枝，先站在篙上試試，——他是走過廣西一指細的仙橋，這篙兒粗有數倍，不消說如履平地。——只兩步跨過去了。早見無戒和尚，已在那邊走來，向城上一望，說：『塵頭起處，不是俺大軍到了？』就在袖內，取出旂號，抽過木篙，扎在梢上，豎立堵口，二人飛奔東關。聽得號炮震天而起，城內城外，都驚得魂喪魄散。有幾個守門軍士，因各官員未曾進來，不敢閉門，剛在那裏探望，被無戒大喝一聲，飛起銅鎚，盡行打死。張鵬牛駢馬維駒三人，看燕兒纔上城頭，便飛步搶至東關，與無戒合作一處，占住城門。

不移時，僉都軍馬已到，祇帶二百名進城；餘八百名，令維駒牛駢張鵬彭岑四將，各領二百，在四關外捉拿逃走官員。反閉了城門，令自己軍士，分頭嚴守，以防賊人竊入。然後到府堂坐定，收取庫帑冊籍，一面出示曉諭吊伐之意，以安百姓。

有一千總及典史，面縛叩降。僉都問：『汝二人，何不出看龍舟？』齊稟道：『快活事情，原是大僚做的；我等麼微員，只有看守城池，那敢學他？』又問：『文武官弁，那個清正？那個貪惡？』典史稟道：『太守張得，爲建文皇帝黜逐，後來永樂起用的；知縣陳永則，是陳瑄的寵養小廝；通判田納海，係番人之子，冒姓田氏，均屬貪官，自有公論。』千總稟道：『都督火真，適聞已經伏誅。其參將遊擊守備，皆係平人，不能爲善爲惡的。』僉都道：『汝二人言語，不直不隱。足見居心。』問典史名金莊，卽署爲合肥和縣；千總名王弼，卽署爲滁州守將……是意外之喜，叩謝而去。

剛晚時，牛駢獲了陳永則；彭岑捉了田納海；馬維駒張鵬殺了張得，并幾個武弁，各獻首級。僉都訊田納海，娶娼婦爲妻，招盜賊爲僕，詐害富口，婪贓萬金；又性惡

讀書人，曾將一庠生之所做文字，投諸溷廁以辱之。景僉都大怒，令以四條繩索，縛其手足兩大姆指，首昂脚低，向天吊於庭下，令豬將犬牛羊等糞，捏作小丸，抉開其口，以馬溺灌下，每日三次；五日而斃，棄之糞窖。陳永則罪止貪婪，安髡爲城旦。卽發令箭，提回北去軍馬，署馬維驄爲廬郡太守，宋均爲滁州知州，馬維騏爲本郡城守副將，維駒爲先鋒，使無戒和尚爲五營教習槍棒大使；具表奏聞實授，并捷報於兩軍師。

第六十四回

方學士片言折七令

錢先生一札服諸官

前者兩軍師同出濟南，率兵分道南征。如今淮陽廬三郡皆平，高軍師之事，已經完畢，該說到呂軍師之兵下河南了。雖然，要知呂師貞之取歸德，反在咸甯將拔淮安之前；咸甯之克廣陵，卻在師貞既取開封以後。至景星之下廬州，呂軍師已兵下河南府矣。當師貞駐扎兗州時，原先令學士方以一，潛入歸郡，去掉蘇張之舌，未煩一卒，未

驅一將，竟成大功，易如反掌的。

那時方學士仍舊帶了黃冠，故作道裝，行至交界處所。不見有一個人守汛，笑道：『想是大兵來，盤詰不得，索性撤了！』迤邐來到東關，望見城頭黃蓋飄揚，城門緊閉，知是太守在城樓上，遂大叫道：『方外以一道人，係太守公至戚，千里遠來，煩爲通報。』守門兵士，只當不聽見。學士大聲連叫三五遍，太守聽得了，便喚門卒查問，卻傳言失了兩字，稟說方一道人。太守尋思一會，吩咐先請入署。原來歸德府知府。姓軒，名伯昂，自少雅慕方孝孺；又從未相會，只是心下私淑。所以方經做了兗郡太守時，彼此暗相交洽；雖然未增覲面，卻也曉得方經表字以一，曾戴黃冠，就猜他去了個「以」字，卻也正合着機殼。當下迴轎到官衙，見那道人，坐在穿堂側舍。伯昂進署，卽着人請入內書房，便下个隱語問道：『昔日爲陰官署中道士。今日做陽官署中道士了！』以一答道：『前後一人，陰陽一理。』伯昂已是無疑，只行個常禮，屏去從人，彼此先致了夙慕之意。以一開言道：『軍師知弟與太守公神交，特爲頓兵兗州，先令請命。』

伯昂應道：『弟原要做件非常之事，所以立愿要交非常之友。而今學士公駕臨，是造就也！待我再請兩位同心者來相會。』就走向裏邊，拉着兩人，同步出來，——一個年艾的，形容清古，眉目疎朗；一個年甫弱冠，生得修眉細眼，頤面瘦勁，——與以一次第相見。伯昂代言道：『此位錢先生，諱芹，從蘇郡守姚公起義，爲行軍祭酒；當中途變起，先生適微服入京，得脫於難。與弟也是神交，輾轉而至此。』又指少年道：『此位姓侯，名玘，是侯大司寇諱泰之孫。司寇殉難之日，年止四齡。弟忝爲公門下士，幸得保孤，至於今日。』以一稱贊道：『漢李善撫孤之事，千古無雙；今不得專美於前矣！尤可喜者，司寇之夫人曾氏，爲帝師所救，現在濟南。卽日祖母孫兒，相逢於萬死一生之外，又是千古至奇之事。』伯昂道：『有是哉！』以一道：『未也。尙有姚公之子名襄，久受御史監軍之職，爲呂軍師器識。錢先生見之，如見姚公，亦大快事。』此時錢芹喜極，不禁鼓掌；侯昂喜極，反覺眼中含淚。以一隨向伯昂道：『俟見軍師，侯世兄先去覲省令祖母，何如？』侯玘方笑逐顏開，躬立致謝。伯昂與錢芹齊問：『聞得攻

取淮揚，又有高軍師；畢竟是誰爲政？」以一應道：『呂軍師，天才也，靜如山岳，動若雷霆，一技之長必拔，片言之善必錄。人人樂爲致死。高軍師舊係鐵公參軍。呂軍師薦其才；特拜亞軍師之職，——亦猶諸葛之與公瑾略差一着耳。今我二人，既屬一家，無庸說到歸降二字；竟寫個東帖，迎請軍師駕臨罷！』伯昂道：『還有微衷。郡轄一州八縣，唯商邑令素有意氣，睢州由人主張，自能遵從；其外七邑，也有曲謹不通，也有迂腐乖張，暴戾自用的，須侃侃鑿鑿，扭得倒他，方能濟事。數日內，是賤辰，必然借此來議軍事，弟卽呼學士爲仙師；大家一會，那時全仗懸河之舌。』以一道：『不順者，移兵討之，如風鼓籟，今以太守公之屬員，不忍見其狼籍，當勉從鈞諭。』伯昂隨命擺上酒殺，痛飲達旦。

未幾，闔屬官員，次第來到郡城。伯昂宴於內堂，請出錢芹方經相陪曰：『錢先生爲社中畏友，方仙師爲塵外素交，皆所心契。』各官看二人品格不凡，各致欽慕之意。說了些閒話，方議論到軍事。伯昂道：『聞得向來敵兵，祇攻府而不攻州縣；府城拔，

而州縣未有不下者，則此郡當先受兵。列公有何良策，爲同舟之助？」雖牧道：「我等屬員，唯聽大人鈞命。」桓令道：「不然！官有大小，守土則無以異；似應各自努力。」虞令道：「聖人有云：『吾從衆。』還須酌議和同爲妙。」鹿令道：「以卑末之見，莫若各練鄉勇，謹守城池，再向省會請兵來援。縱有差跌，亦稍盡臣子之誼。」商令道：「敵人起義以來，奄有中土；王師幾輕覆沒。戰固不能，守亦難言；要完臣節，唯有身殉。」伯昂故意大讚道：「此議爲正。」以一道：「貧道自終南山望氣而來，知此土有異人，謬承太守公見留，延攬一番，得晤列公，可許貧道略獻芻蕘？」商令與雖牧齊聲道：「諸葛武侯，尙須集進思，廣忠益，何況其下？願聞尊旨。」以一道：「貧道聞殉國難者，謂之忠；不聞殉賊難者，亦謂之忠也。孔懼之難，子路死焉，夫子非之；子羔去焉，夫子予之。孝康爲高皇帝之儲君，建文爲孝康皇帝之元子。高皇告於天而立之，是爲天子。我不知燕王爲何人所立乎？操兵入殿之時，總是一班逆黨奸臣，擁戴稱尊，律以春秋，名曰國賊。不知列公，何以親賊而仇帝也？」說未畢，鹿令接口道：「當今

爲高皇之子，敢云賊耶？」以一應道：『賊尙有二種：如陳友諒，張士誠輩，圖王不成，乃是草莽之賊；——這個賊子，還屬浮沉，所以其下殉節者，雖不得謂之忠，亦得爲咫尺之義。若王莽，朱溫，侯景之徒，謂之篡殺之賊，——這個賊字，方是真切。而今燕王，稱兵犯闕；乘輿顛覆，國后灰燼，何以異此？適纔商侯敵人起義這句話，甚有合於人心。夫既知彼之爲義，則知此之爲不義，又何待言哉！』衆皆相顧錯愕。伯昂假意說道：『仙師之論，嚴若春秋。但恨當日，見義不明，失身至此，猶之貞女而嫁爲盜婦，自當從一而終，何敢言及再醮耶？』以一道：『此喻固妙。然君臣與夫婦，到底是兩樣：女子之節，唯以此身爲重，故無二義；若臣子之節，要當權其重輕，衡其大小。古人有棄暗投明，反邪歸正者，有如王陵，馬援，魏徵，李世勣諸公，安得不謂之明良大臣乎？』考令道：『當今以一旅之師，不四年而得天下，非真命，其能若是？濟南起兵，已歷十餘載，僅有齊地，徒稱建文年號；恐事之不立依附者，終不免爲後世笑！仙師既聖能氣，必知其數，可得聞其大略與？』以一正色而道：『嵩俗之靈，淮濟之氣，鬱

鬱葱葱，三十年矣！自中州之氣王，而南北皆衰，應在女真御世；今者不自稱尊，崇奉故主，反爲拘數。然而于古大倫，於是乎立；忠臣義士之氣，於是乎充塞天地，——雖聖賢作爲，不過如斯。若彼自建國都，自稱年號，卽曰眞主，自然不可附之。鐵兵部書高皇神主懸於城堵，燕逆尙不敢攻擊；而况建文已立，宮殿設有聖容，天威赫赫，豈可與之抗衡乎？以愚觀之，彼之謀臣勇將，皆上應列宿；若欲囊括宇內，反掌間耳！乃按兵十年，訪求行在，原其心跡，一朝復辟，則四海不勞而定。猶之乎家主罹難出亡，華堂大廈，悉爲庶孽所居；但使家主入室，庶孽何所容其身乎？聞得目下，用兵於河南淮北，是便於迎故主也。『錢芹道：『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草茅庶民，望建文復位，不啻大旱之望雲霓。豈有賢人君子，而反細人之不若哉？』鹿令勃然變色道：『物各有主。我輩中有科名官爵，出自當今者，安可一例而論？』以一大笑道：『豈列公之祖與父，亦皆爲燕王之臣子耶？受高皇之恩，而盡忠於聖子神孫，卽所以上報高皇在天之靈也。夫旣不知祖父，亦何有於君哉？我乃世外之人，全無干涉；而娓娓言忠言義，不亦可

笑！』商令瞿然而向伯昂道：『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我輩自可各行其志；不審大人高見若何？』伯昂厲聲道：『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并鴻毛不若，雖匹夫亦不爲也！』時各官員嘿然心許，唯鹿令柘令，外貌雖似倔強，其實氣餒心動，貪生怕死，尙在相對遲疑。商令又發言道：『要生總生，要死則死，慎勿處於兩歧，致疑後悔。』伯昂微微冷笑道：『且請錢先生繕起降書；如有異路者，彼以爲忠，我以我爲義，不須畫押，從此分散。』錢先生更不推辭，立時援筆，草就降書云：

忠爲立身之本，義爲經國之用，秉於方寸之中，塞諸兩儀之外。某等雖仕出新君，心存故主，聊借一郡以潛踪，爰望六師而託命。向傳定鼎濟南，禁殿嵩呼開日月；茲瞻建牙兗右，羽林雷動肅貔貅。簞食來迎，十萬人心如一；鼙聲至止，三千士氣無雙。雍雍乎鶴氅綸巾，快靚武侯氣象；兢兢然執矢負努，幸憐太守庸材。合屬傾心，辟僚泥首。

軒太守看過，讚了幾句，送於各屬員。柘鹿二令，目視同僚一回，忽發聲道：『似此降

書，不卑不抗，古所未有。』便舉手向錢芹稱謝道：『大爲我等生色。』商令笑說道：『兩公亦服；真可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師也！』於是自太守起，次第署名；其同知缺員，通判公出外，餘經校丞簿等官，皆爲填註。隨差佐貳兩員，迅赴兗州，迎請王師。

數日間，報說軍師已至夏邑境上，軒太守率領各官，直到虞城地面，排班跪接。呂軍師下輿親自扶起。伯昂喜出望外，呈上府庫冊籍，先自辭回。軍師到了歸德，兵馬盡屯城外，祇帶劉超姚襄二將，三十騎進城，徑入府署內堂。方以一已易官服，先來施禮，軍師道：『學士與軒公，可謂不負數十年之神交。』太守道：『職內疚猶存，外慚難滌，何敢當軍師獎養？』隨引錢芹侯玘前謁，代陳始末。姚襄聞說是父親勤王舊友，揮淚再拜，互致慇懃。太守設樂宴享，各罄衷曲。越日，鐵都御史率領大隊軍馬皆到。伯昂迎入公館，邀請諸將，犒賞軍士，無不合宜。時各屬錢糧，伯昂早已提解，勾支半年兵餉，軍師大喜。

隨會集諸文武，商議進取汴郡之策。伯昂進言道：『開封南北憑河，唯東西可攻；

由睢水而渡，不三百里，直薄城隅；此地轉餉亦易。『錢芹道：『彼聞已下歸德，必憑睢水而立寨，以扼我之渡；莫若先取汝甯，由上蔡扶溝，至中牟渡河，攻其不備，何如？』軍師道：『二公之策，可以合用。請先生冠吾冠，衣吾衣，坐我車，建我旂，假我軍師，與鐵都憲率軍至睢水，相機爭持；勝則長驅直進。彼必退守陳留，悉力守禦。我則別引一師，南下亳州，取道板城，沿河而走；從中牟渡河，徑襲城之西隅，可唾手而下也。臨期尚有秘策，更當遣人知會。』衆皆大服。乃自草奏，特荐軒伯昂爲開歸兩郡巡道，暫攝府事；錢芹爲方外司馬監軍，侯玘爲庶士，同方學士先行詣闕復命。

第六十五回

兩猿臂箭賭一雄州

一虎兒刀劈雙奴賊

呂軍師總統王師，共上將十四員，鐵騎三千，步卒二千，馬軍一萬，足六師之數。當下分撥一半軍士，并將佐郭開山，俞如海，宋義，余慶，孫龍，莊次臨，葛纘，謝勇

等八員，命鐵都御史統領，錢芹充作軍師，由睢水進攻開封府；自己乃易了戎裝，統領劉虎兒，阿蠻兒，姚襄，寶鐵兒，曾彪，楚由基等，東下亳州，以劉虎兒任中軍，楚由基任先鋒，沈珂爲合後，阿蠻兒等分作左右前後，仍依七星營制，次第進發。

那淮北自洪武定制以來，原設總兵官一員。從何福敗遁之後，燕王因淮南有童俊屯守，就命他兼轄淮北，止留壽州副將爲防汛。其人姓楚名寶，大同人氏，能挽勁弓，百發百中，號小由基；年已六旬以外，遂自稱爲老由基。有家丁二人；一姓計名高，立心險鷲，因他嘴舌害人，叫做餓鷹嘴；一姓章名魯，是個風聲，叫做章酣兔子，皆傳授他的箭法，亦能輪動大刀；是楚寶最得意的心腹。亳州也是他汛地，聞知歸德府已降，就率領都司守備等官，并計章二丁，精兵三千，善射手一千六百名，前來亳州屯札，以防侵掠。楚由基前部到時，距城三十餘里，望見立有營寨，遂擺開人馬，出陣搦戰。楚寶早已探知，戎裝結束，預備斃殺。軍士納聲喊，大開營門，認旂上寫得分明，七個大金字，是：「猿臂將軍老由基。」楚寶看來將，認旂上亦是七個大字：「先鋒猿臂將軍」

軍楚」，遂喝問道：「汝是何方小子，敢稱猿臂將軍？」楚由基大笑道：「你這老賊，有何本領，敢盜襲我旂號，壞我名色！」楚寶罵道：「我有百步穿楊之技，名震邊疆，誰不欽服？汝乃黃口孺子，反說我盜襲你的，豈不可羞可恥？」由基應道：「只我姓楚，名由基，天下焉得有第二個？汝今降於燕賊，辱沒我忠臣義士。我拿住你，碎屍萬段。」就挺手中鎗，直取楚寶。楚寶拍馬來迎，戰有二十四合，敵不住由基，恐敗了下去，喪了一輩子聲名，乃逼住鎗，大喝道：「且住！你既叫楚由基，又稱猿臂將軍，敢與我較射麼？」由基笑道：「我若一鎗結果了你，是欺你年老，不算英雄；正要與你在三軍面前，賭一賭射箭，好叫人知道沒有第二個猿臂將軍。」楚寶咬牙切齒道：「你莫浪誇，不是白賭的。我若輸了，就將亳州地方送給你；你輸了，卻怎的？」由基道：「割了我的頭去。」楚寶道：「你頭值得甚麼？」由基道：「我這個頭內，盛着的是千古流芳，忠臣孝子之血；豈比你這個賊頭，僅堪喂犬馬的麼？」楚寶滿面羞慚，勉強喝道：「口說無憑，須要你主將來立下軍令，方與你賭。」楚由基道：「好胡說！只我是先鋒主

將，要立便立。你既將亳州爲賭，也須立個印信交契。我看你這老賊奸狡，輸了時，好歹混賴！」楚寶道：「大丈夫一言九鼎，誰似你小廝，信口亂道？今日晚了，明日與你賭。既說定了，休得夜間弄個賊智，來劫營寨；不是好漢。」由基道：「我們堂堂王師，焉有行此不信？你莫驚破賊胆！」於是各回本營。

次日清晨，大軍已到，由基將前項情由，稟上軍師。軍師大喜道：「料將軍斷不弱似他，硬與他賭何害？也省卻爭戰一場。」劉虎兄道：「不知有人與我比刀沒有？」軍師道：「一勝一敗，必有不平，就是汝比刀時候。」於是齊出陣前，軍師居中，諸將在左右，一字兒分開。燕陣上楚寶，心中自忖：「早是講過較射，不與他戰鬪，兀的如何殺得過？便大聲叫道：『昨日說過的，敢來較量麼？』由基說：『我已押下令狀在此。快些將你賭的亳州印文來看。』楚寶道：『有！還有一說：我勝了，須要退兵，永不許犯我邊界。』軍師道：『這話料得是。』即令添入狀內。交看已畢，一併書了，繫於長矛之上，立在戰場正中。楚寶便令小卒，取出兩柄小月叉，叉上是打成彎彎的鐵槽兒。又

兩片小鼓皮，皮中間，硃畫圓圓的紅心兒，僅如錢大，用兩層生牛皮縫就，堅實不過，也只有碗口大小，將來安放在叉口上，落入槽內；周圍兒緊緊含着，又有錢鈕扣住，——是楚寶向來以此爲較射之用的。將此兩叉，皆立於百步之外。向由基道：『三箭皆中紅心者，爲勝。』由基道：『若挨着紅心邊兒，不在正中，也要算輸的。』楚寶道：『箭鏃半在紅心，半在皮上，也要算輸，何況挨着？但我們既賭箭，就有輸贏，總不許暗算。』軍師道：『暗算者，與賊盜何異？不必說得。』於是二將下馬，走向畫的步限界上，齊身站立，問誰先射。軍師傳令道：『較射原須揖讓，請年尊者先。』楚寶隨搭上箭，扣滿弓，颯的較清，直貫紅心。軍中大播起鼓來，齊聲喝采。楚由基卻氣閒神靜，不慌不忙，輕輕的搭上箭，扯滿弓，颯颯一聲，也直透紅心；兩陣上將卒，喝采之聲，可震山岳。播鼓方畢，又射二箭三箭，皆是中的。獨楚寶第三箭，離卻紅心，約止半分；由基的三箭，恰如個「品」字，正正攢在紅心中間。由基道：『是你輸了！饒你老命，快快送我亳州來。』劉虎兒等，皆笑話他道：『你口出大言，如今待怎麼？』楚寶氣

得目睜口呆，嘆道：『由基百步穿楊，敢與我賭射楊枝麼？』由基道：『好！好！就來。我知道你還不心服。』令軍士折取硬楊枝二根，也釘在百步之外。楚寶道：『這次讓你先射。』由基道：『占先了！』弓弦纔响，箭已貫在楊枝中間。楚寶呆了一呆，先前輸了一着，已自餒氣；如今見由基中得異巧，心內跳了兩跳，就有些拿不穩了，假意把箭來掉幾掉，換了一枝，定着神兒，弓開箭發，恰在楊枝邊擦過，把枝上的皮，擦去了寸許。王師陣上，胡盧大笑，都罵他老強鬼。楚寶一時羞忿，即拔劍自刎而死。計章二奴，見主兒死了，怒從心起，惡向胆生，欺着楚由基手無軍器，各舉起大刀，如旋風般滾將來。由基正要送他兩箭，早有劉虎兒一騎馬，從斜裏截上。二賊見來得凶猛，只得一齊迎敵。纔交手時，虎兒使出神威，偃月刀從頂門劈下，章魯如何能招架？刀光過處，藕披頭削去半個身子。計高嚇得骨軟筋酥，轉眼時，一般熱血噴空，攔腰截作兩段。衆將士遂爭先要踹他營寨，軍師止住，命姚襄宣令道：『你主將雖經踏下亳州，我卻要衆人心服，然後進取，如有敢戰者，來戰；有願降者，來降。若要四散回家，亦各從

爾等之便。』燕軍聽了，懽聲雷動，卸甲投降；唯有楚寶家丁百人逸去。軍師安撫了降兵，召由基諭道：『我看楚寶射法，與爾正是敵手，只因老而倔強，猶用少時之硬弓，到第三箭上，略覺而赤手顫，所以差了分毫；若略換軟些的弓，正自難勝。落後再射楊枝，我道他忿恚已極，必至失準，然猶能射中枝傍，豈非老手？除卻這人，那有與君較量得的？爾宜收葬其尸，表石於墓，設酒祭奠，以彰矜惜之意。』由楚道：『小將亦有此心。』一一遵令，自去行事。

那時亳州知州，早已率領士民，焚香頂禮，出郭來迎。軍師止帶數騎入城，查點倉庫，隨復出屯郊外。真個耕不改轍，市不易肆。各州縣皆望風而附；止宿州，泗州，懷遠，靈壁，附近鳳陽府者，未降。軍師謂姚襄沈珂道：『中都陵寢所在，不可驚擾。爾兩人爲我持檄，各帶三百鐵騎，諭下鳳陽，并所屬未附諸處，以通淮南之路。』

二將去後，呂軍師夜坐帳中，看黃石公素書，忽燭焰一爆，火煤直濺額角，暗叱道：『今夕當有刺客。』顧虎兒在側，遂密傳號令，令扎一草人，假臥於帳，覆以錦被，

四面暗伏撓鉤套索刀斧手，退入後營靜候。剛及三更，黑影中一人，不知從何而來，手執利刃，飛奔帳前，將錦被與草人，直刺个透。虎兒躍出，大喝：『好刺客！』軍中吶聲喊，火把齊明，刀斧手擁上，剝作肉泥。撓手又於營外，拿獲一賊。軍師陞坐訊問，叫做楚角，是楚寶的兒子，自幼習學飛檐走壁的本事；那行刺的，叫小禱杌，是楚寶的養子。軍師道：『楚角雖然可殺，但爲伊父報怨，豈忍又殺其子。』卽令縱之使去。諸將皆請曰：『壽州尙有燕兵拒守；且楚寶部下，亦多未服，今軍師釋放楚角，似乎縱虎還山，焉保他竟不負恩？而且新降燕士內，容有彼之黨徒，又在暗中，潛圖內變，亦未可知。似宜先定壽州，復其巢穴，庶絕後患。』軍師笑曰：『無楚寶，是無壽州。其他將弁，又怎能爲？至於新降之卒，皆出其本懷，非逼之所致。我推誠置腹，自然感動；若我先存疑心，則彼亦將有異志。所以光武有云：令反側于自安。且壽州在於淮西，非目今之急務；唯潁府爲入汴之要路，我當先取之。來歲立春，在上元後一日，黃河之冰，尙可走馬；我從通許而達官渡，但襲開封府之西南，出其不意，可以席捲而得。今已

歲暮，若移兵去定壽州，路既紆迴，往返必不能及。』諸將大服。

忽綽燕兒奉高軍師命，飛報淮安大捷。軍師喜曰：『我正有用汝處。』遂授以密語，令卽起程，潛赴河南開封府，至期依計而行。時姚襄沈珂，皆已略定宿泗二州，懷靈二縣，并鳳陽郡守降表，及府庫冊籍，回來繳令。軍師道：『機會已到，來得正好！』隨付沈珂錦函一封，又口授三條祕策，前赴睢水鐵元帥軍前，——如此如此，開函次第行事。又令姚襄，持檄前往潁州；自統諸將，隨後而進。一路上殘雪初霽，草枯沙軟，馬驕弓勁，正好打圍行樂：軍師信口吟七律一章，以示諸將云。

十年高臥習兵機，今與諸君獵一圍：

風起鵬弓羣獸竄，雪隨驕馬萬山飛；

渴來倚劍先餐血，醉後行廚更炙肥。

刁斗無聲人士肅，行間要我詠詩歸。

將次潁州界上，姚襄早已率領着州牧，并佐貳屬員，與紳士人等，跪迎道左。軍師

大悅，卽命軍校扶起，受了倉庫冊籍，慰諭一番，仍令原官如故。也不進城，屯兵於穎水焦陂之間，以度新春。將佐皆雅歌投壺，軍士多投石超距。呂軍師忽下令曰：『馬步軍兵，悉付由基將軍統領，屯駐此地；諸將與鐵騎三千，卽於今夕隨我而行。』……

第六十六回

譚都督夾毗水立重營

鐵元帥焚浮橋破勅敵

前面鐵鼎任作元帥，錢芹任作軍師，進取開封府。而今呂軍師潛行，又襲取何處。雖經屢次說明，料看書者，不能記憶，試聽次叙演來。

開封府是中原第一個有名的大郡。燕王因此添設三萬雄兵，命新寧伯譚忠爲都督，徐安爲都闖，劉保爲副將，華聚爲參將，游擊守備千總，共三十餘員。譚忠又有家將二名：一名閻細狼，一名張黑胖驢，是招附鹽徒。其文官布政司，姓蹇，名諤，乃吏部尙書蹇義之子；守道吳濂，是學士吳溥之弟；按察司郭資，原係北平參議，降燕；巡道吳

原係桐城縣令，建文行取至京，迎附燕王者；——總是貪殘害民的叛黨。聞得濟南起兵，來取中州，羽報日以警亟，文武會齊商議。那蹇諤——混名蹇風子，動不動嚴刑酷罰，把人性命，當作兒戲；士民畏之如虎，——當下先開口道：『朝廷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就在出力的時候，也分不得什麼文武。就是我也上陣殺他一兩場；如有畏刀避戰的，拿他來下入囚牢，請旨發落。』衆官明知蹇諤酒色之徒，故意粧幌子說着大話，誰敢去挺搨半句？譚都督道：『若得文官都肯齊心協力，何愁敵寇。目下自然是我們武將去衝鋒，不消說的。但敵人素有詭計，各處攻城略地，總是先藏着內應，以致敗壞。而今守城，也是難事，不知誰可保得？』蹇風子忙應道：『都在我！不拘文武，有不遵令者，卽以軍法從事。』譚忠道：『方伯表率百官，孰敢不遵？倘或自己差悞，卻怎處？』要知道蹇風子都是一派奸詐之語，料道沒人與他抗衡；有功歸之於己，有罪卸之於人；不期譚忠這句話，竟自劈心一拳，打了個着，紫掙着臉皮支吾道：『你屬下武弁，真若聽我指麾，焉得有悞？』譚忠道：『這容易，』便回顧徐安道：『汝督率游守千把

十員。人馬六千，緊守城池；凡有舉動，皆須稟明方伯而行。』遂點起二萬四千雄兵，令華聚爲先鋒，劉保爲次隊，自爲家將押後，分作三隊而進。各官皆餞別於夷門之外。譚忠等下馬飲了三杯，取道陳留而進。

行次睢水，早有探馬飛報，敵兵當晚便至。先鋒華聚，不敢擅渡，稟請進止。譚忠看了地勢，謂諸將道：『兵法立寨，須左山陵而右原澤；今處平衍之地，而水湍於前，則宜距水結營，俟敵人半渡以擊之。但此水湍溜，既無舟楫，彼若欲渡，必走上流；然又恐我反渡河掩擊其後，彼決不敢遠涉。今若距水而陣，固是堅守之道，豈不示之以怯？若渡河結營，則強敵在前，橫流在後，又進退無據。莫若搭起五座浮橋，各分一半人馬，夾河創立營寨，既可以戰，又可以守；我先據險以待，不必迎向前去。』部下齊稱都督勝算。於是令華聚劉保，渡水安營，自與家將，距水結寨，隔岸峙立，一呼而應；浮橋處所，仍着將員把守。安置甫畢，濟南王師前鋒郭開山，俞如海，兵馬早到。見燕師立陣嚴整，俞如海道：『彼衆我寡，且俟元帥到來，商議進取之策。』郭開山呵阿大

笑道：『君何怯也？元帥以我二人勇敢，故令先行交戰；若畏首畏尾，豈不貽笑於同列？汝看我先斬他一將，折其銳氣。』卽縱坐下鐵驪馬，輪動手中金蘸斧，出陣搦戰。時譚忠已經渡河在前營，見敵兵不過二千，遂下令大開營門，問左右：『誰能先擒此賊？』華聚應聲出馬。戰有二十回合，劉保出陣助戰。俞如海令軍士射住陣脚，挺手中鎗，來取劉保。兩對兒如走馬燈一般，往往來來，在征塵影裏，互逞武藝。鬪有多時，譚忠道：『如此斯文戰法，何能取勝？』鞭梢一指，左右各將弁，就掩殺過去；自己援桴而鼓，大張威勢。郭俞二將，縱有三頭六臂，如何能敵？只得敗下陣去。譚忠在將台擂鼓愈亟，燕軍如旋風般捲將過來，——都是久在戎行的，驍有銳氣，而又卻多數倍，——勢若山岳震壓。王師站立不定，且戰且走，退有二十里。幸左營孫翦，先來接應，燕師方兵退而去。

譚忠勝了一陣，意氣揚揚，笑謂諸將道：『敵人今已喪胆。我乘夜去劫他一寨，殺個盡絕，也顯得我累世元勳。』二更以後，馬撞鈴，人銜枚，直到王師寨前，聽鼓聲時

，方交四更。燕兵吶喊一聲，拔開鹿角，黑影裏殺將入去。真個郭開山等，不曾隄備；幸得軍士，多已睡醒，一轂輾爬起來，只辦着逃命，——奔走不及，被殺傷者，差不得三分之一。又退走二十餘里。

鐵元帥大軍已到，郭開山等，背自綁縛，向轅門請罪。鐵元帥問了致敗情由，顧謂諸將道：『軍法應斬；但彼先人，皆沒於王事，我則奚忍？』錢芹以目示意，故作怒容道：『王法無私，豈可曲徇？』喝令斬訖報來。諸將誤認作真，皆爲請求：『令再進戰，將功折罪。』錢芹道：『如此敗將，適足玷辱王師，斷不再用。』立命裝入囚車，俟明晨解闕正法。當夜錢芹與鐵元帥，定了計策，隨請開山如海至中軍帳，密語道：『我今要……』如此如此——『未審二位將軍意下如何？』開山道：『有失軍機，理應正法；今反令小將等立功，乃意外萬幸也！』於是密令心腹小卒，到戰場上取兩個雄壯的首級，懸之高竿，榜曰：『敗將示衆。』又令孫翦帶了葛纘謝勇，扮作家丁，覷個方便，前去詐降。只看天寒河凍，浮橋火起，就在燕軍中乘機取事；若外面殺進來時，便爲內應。

鐵元帥道：『何不賺彼來劫寨，然後燒斷浮橋，絕其歸路，使他片甲不返？』錢芹道：『更好！但恐河凍未堅，難以期日。』鐵元帥道：『這個暗號，可謂神鬼莫測。』孫將軍誘他劫寨時，須爲彼引導；但留葛謝二將軍，在彼營中照應便了。』一面令人互相傳說，郭兪二將因在囚車內，辱罵軍師，以至梟首。一面進兵，相距敵人二十里下寨。又令人四布訛言，說軍師因怒得病兩日，好生利害。乃按兵不動，堅壁以守。

燕將日來搦戰，總置不采；憑他百般辱罵，亦若罔聞。諸將都要追擊營壘，譚忠心下，懷疑未決。忽於是夜，路伏小卒，拿解三個人來；一個將官模樣，兩個像是僕從。譚忠喝問：『你有多大膽子，敢來做細作？』孫翦道：『我是濟南有名的大將，叫做孫翦，怎來做細作？前日我們兩個先鋒敗走，後來接應廝殺的，就是我。如今先鋒首級，梟示營門。幸得我的頭還在，所以黑夜冒昧來此。』隨顧謂二僕：『我說是不信的；倒不如大家死了的好。』譚忠道：『你且說來！哄得別人，哄不得我。』孫翦道：『不過死得不值錢，所以逃命，還哄誰呢？我與都督說：兩先鋒與我，總算失機，同在囚車

之內，原不敢殺我們，要解濟南的；只爲郭俞二人失望，傷觸了那軍師，以致激怒斬首。軍師就氣出病來。有人說我也曾背罵，軍師正是氣上加氣，也要殺我。虧這兩個心腹家丁，開了囚車，同逃來的。如今沒路可去了！倘都督不容我等，就死於此處，尙可免梟首極刑。」譚忠聽了這些話頭，與兩日探聽的不差半點，由不得信，就請來坐了，問：『汝父親爲誰？』孫翦道：『是孫泰，不過陣亡的，並非殉難。』又問：『汝因何在妖寇處做了將官？』應道：『就是這兩個先鋒；他父親都封侯爵，因今上不許他二人承襲，心上恨不過，連我也被他二人糾合來了。如今只落梟得好首級！我乃是一時愚昧，比不得他們有仇有忿的。』譚忠大喜，隨問：『那軍師多少年紀？病得怎麼樣？』應道：『已有六旬；這病有些不穩。目今天氣嚴寒，只怕要退兵了。』譚忠道：『既如此，我選將去追殺他。』孫翦道：『他若退兵，必有埋伏，不可造次。莫若出其不意，黑夜殺他個片甲不返，小將情愿當先引路。』譚忠道：『幾時可去？』應道：『只要每日辱罵，自然病上加病，便可一戰了當他。』譚忠遂待孫翦以上賓。孫翦也就領着燕兵，

到陣前唾罵道：『賊軍師！敢出來與我戰三合麼？』錢芹凭高一望，孫翦指着又罵，只見軍師，望後便倒。不期營後樹上，老鴉大噪起來，隨有軍士，打了他一鎗，羣鴉盤旋於營上，只片刻四散飛去。譚忠握孫翦之臂笑道：『此乃寇滅之兆。我今夜即發兵，克成大勳，當與將軍共之。』於是命酒，與孫翦及諸將共飲。

起更之後，即發軍令，劉保與華聚，領馬兵三千爲前隊，自與孫翦圍細狼，領馬步五千，爲後應；令張黑胖驢緊守後營。孫翦給之道：『睢水已凍，恐怕賊人偷渡，莫若緊守前營，方能截他來路。』譚忠道：『說得是！』隨問：『你帶來兩個人，有些才技沒有？』孫翦指着葛纘道：『這是識幾個字，爲我記帳的。』指着謝勇道：『他是個廚人，給我煮庖的。我有兩個有些武藝的，因要解京，都被他們禁住了，那個能到囚車跟前來放我呢？』譚忠越發深信不疑。就着黑胖驢隨從過河，嚴守前營。時甫二更，劉保華聚點兵前行，孫翦又請道：『小將初到無功，頗爲前驅。』譚忠道：『既如此，我同你與華聚在先，命劉保與謝勇在後便了。』——這總是孫翦要賺他入營，好結果他

性命意思。——三更前後，已到王師營門，靜悄悄寂無人聲。衆軍啣一聲喊；砍寨直入，恰是個空的。譚忠急叫：『中了賊計！』孫翦在後心一鎗刺去，也是命不該死，正有管籥的林守備，在黑地裏撞過來，中着他左肋而死。華聚揮軍頭退時，四圍伏兵盡起，火把無數，殺入寨來，大叫：『不要放走了譚忠！』嚇得忠魂飛魄喪，左衝右突，不能得出；看手下將士，殺得七零八落。劉閏二人，知主將被圍，在寨內拚命衝殺進來。譚忠華聚乘勢殺出，背後孫翦大喊：『譚賊！你待往那裏走？』閏細狼咬牙切齒，舞刀來戰；尚未交手，被莊次驕側首趕到，大喝一聲，揮爲兩段。譚忠乘空脫身，亟尋舊路，但見跨河五座浮橋上，烈焰冲天，却是鐵元帥預先伏兵燒斷，分頭去劫他前後大營。營內葛纘，謝勇，在糧草堆內也放起火來，照得四野通紅，金鼓之聲，震動天地。此時譚忠無路可逃，仰天嘆曰：『中了他調虎出林之計！』隨欲拔劍自刎。一小武弁，止住道：『都督不要短見！此地岸高，馬不能下，向北四五里，有沙灘可渡，我們疾去救應大營，尙未爲遲。』譚忠隨命引路。去時，有數丈餘沙岸，絕不陡峻，遂策馬而下，渡過

堅冰，沒命的跑到大營，遙見火光中，總是濟南王師旗幟。一將橫着開山大斧，當前攔着道：『譚賊！認得我郭先鋒麼？』譚忠方悟鼻首是假的，隨顧左右道：『斬不得他，如何脫身？』華聚應聲，當先交戰。譚忠劉保，奪路過去。後面孫翦，莊次躡追兵已到。華聚不勾數騎，四面皆敵，爲孫翦部下亂鎗刺死。再向前追，譚忠去得遠了，乃收軍而回。時天已大明，兩岸上及冰內敗殘燕兵，沒了主將，抱頭鼠竄，無處逃生，鐵元帥豎起招降旂來，皆紛紛投拜。（此一回鐵元帥也分撥宋義余慶，各領兵一千，埋伏寨之左右，莊次躡領兵五百，伏於營之後面，俟譚忠來，同時齊發。鐵元帥自領精兵二千，反去襲他睢水前營。俞如海領步兵五百，各負草束，分燒五座浮橋；火一起發，卽回身砍入敵人前營之背，前後夾攻，使他首尾不顧。郭開山領步兵一千五百，去劫敵人後營，自有葛纘謝勇在內接應，劫破賊營，則便多立旂幟，以防賊人回兵來襲。其追逐譚忠者，止孫翦莊次躡二將。若宋義余慶，仍掣兵接應元帥。兵馬無多，用得神妙，破了燕師夾河兩處大寨，斬了數員名將，成此大功。在錢芹，可謂得伸當日勤王之志矣！）燕

兵十分之中，倒有一半全被殺傷，與墮河陷冰而死；其降者，又有三分。隨從譚忠及自逃去者，不足二千之數。

當下鐵元帥與錢芹，陞坐中軍帳。諸將士多來請功，獻上諸將首級，計十餘顆。唯俞如海活擒了張黑胖驢。分辨道：『我有義母在彼，乞饒狗命。』鐵元帥道：『若然，你是孝子，可學王祥臥冰罷！』令剝去衣甲，裸體投於河上，復曳上岸，五番而死。隨後拔寨前進。軍士報：『後有敵兵，不知何處來的？』鐵元帥等，皆吃一驚。

第六十七回

一客誅都閻藩司

片刻取中州大郡

鐵元帥登高阜一望，見有千餘軍，星馳電掣而來，係王師旂號，——乃是參贊軍機監察御史沈守開，奉了軍師嚴令，齎到祕計一函。先是，鐵元帥因燕兵夾睢立寨，曾圖其營制，送上軍師請示；今已破了敵人，秘函後到，不知軍師主見，却是怎樣。折開看

時，有十二句云：

堅冰可走，浮橋可煖；

兩岸設伏，齊攻並倒。

春正六日，方進陳留，

上元分兵，會合豫州。

筆舉大綱，舌陳條目，

三人心知，其餘弗告。

鐵鼎以示錢芹道：『軍師料敵於千里之外，與此處所行，不爽毫釐，非神明而何？我等且休息軍馬，過了殘冬，然後進兵。但書內說舌陳條目，幸唯剖示。』沈珂應道：『軍師再囑，直到臨期方說。』於是不復再問。（然作書者，且先敷衍明白，方免看書者之猜疑。卽如綽燕兒，差他潛入開封府，作何事幹？是要乘上元放燈之夜，刺殺布政司與都司。俗云：「蛇無頭而不行。二人爲文武之領袖，先殺了他，一時軍民無主，方

可襲取城池。請問這是綽燕兒所優爲之事，那一夜不可行刺，直須待至上元呢？要知道，汴京三面環河，黃流汎險，若敵人拒住，即使有舟難渡，何況無舟？若到嚴冬凍合之時，冰面上有了足跡，來往的人，就在冰面行走，即車馬亦可馳驟；但河凍之後，彼必更加嚴備，所以呂軍師頓兵於堯穎之間。從來黃河解凍，須俟二月；一交立春，陽氣從地而發，雖凍易折，無人敢走。那年隆冬氣溫，立春在正月十五日。陰陽相乘之理，冬溫則春寒，而中土人民泥成定見，於元旦之後，即不敢在河冰上行走，則守禦亦必疎忽；所以待至上元者，以待立春也。如此，則綽燕兒可以乘上元之夜行刺，呂軍師可以乘立春之日渡河，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也。）

譚忠都督被鐵元帥殺後，大敗逃竄，連夜走至儀封，見城圯難守，乃退保陳留，收拾了敗殘軍兵，又向徐安處調受三千，不敢下寨；但緊守城池，扼住要路。

鐵元帥於建文十六年，春正月六日，悉遵軍師密令，發兵前進，不攻儀封，直抵陳留界內，安營已畢。沈守聞謂元帥曰：『明日初十，軍師令點二千人馬，往莘城地方圍』

獵。」錢芹問：「此是何意？」宁聞曰：「我亦不解。」鐵鼎道：「自然日後纔知。」遂點孫翦，郭開山，葛纘，莊次躡同行。將士皆揚揚得志，拿了好些雉雞權免之類，至晚而回。

十一日，沈宁聞又述軍師將令，挑選名將一員，前往索戰，不勝者斬。鐵鼎問：「誰敢去？」莊次躡應聲願往，問領兵若干？宁聞曰：「有令，只許二百名。」次躡即點二百名善射手，搖旂吶喊，徑造城鄉，大聲喝問：「敢戰者，速來納命！怕納命者，速來跪降！」衆軍齊和一聲，城上只當不聽得。隨又喝問三次，總無人應。次躡令軍士們，且下藉地而坐，手帶着鞭韁，口唱着邊調，大家當作耍子。劉保望見，忿忿不平道：「我們太被賊人看輕了！」譚忠道：「汝有所不知，彼利於速戰，我利於固守。廉頗之拒秦，司馬懿之拒蜀，皆用此着；憑他怎樣，只是不戰，看個機會，別有妙策。」劉保含慍無言。部下一游擊滿夸，稍有武藝，向前聲喏道：「小將不才，願立斬賊人之首，獻於麾下。」劉保道：「是好漢子！」譚忠氣得目睜口呆，厲聲喝道：「你若不勝，怎樣？」應

道：『甘當軍令。』劉保道：『他是個偏將，勝亦不足爲榮，敗亦不足爲辱也。與他三百軍去便了！』譚忠道：『你說恁話？一人勝敗，關係全軍。命押下軍令狀來！』滿游擊欣然投遞了，也點的三百善射手，開了城門，放下吊橋，一聲炮响，如烈風捲霧般冲殺過去。次驕見了，不慌不忙，跳上了馬，一字擺開，喝問：『要比武藝，還是混戰？』滿夸勒馬大喝道：『料你這個草寇，安敢與我比試？』次驕更不答應，掣手中畫戟，直搶過去。滿夸料不能勝，霍地勒轉馬，掣弓扣箭。方在扭身背射，早被次驕縱馬趕上。滿夸着急，撇卻弓矢，用回馬鎗來刺時，次驕隔個過，直逼入左肋，抓住勒甲縵，提將來擲於地下，被衆軍士活捉去，解至營門。鐵元帥問了姓名，大笑道：『大約滿嘴自夸之人，都是這樣東西！』令割了鼻子，放他回去。譚忠在城上，看得分明，大罵道：『這班辱國之奴，死有餘辜。』那三百善放手，也不發一矢，皆自逃回，譚忠忿忿的回到帥府。忽報滿游擊回來了，譚忠疑他降了來賺城池，問道：『帶有兵士麼？』應道：『不但沒有兵，連他自家鼻子都沒有了。』譚忠大怒，即令在城外斬訖，獻首轅門。

次日辰刻，又報有敵人索戰，譚忠下令，以後再言戰者，斬。自己親上城樓看時，又是一將，——原來這員大將，是武安侯郭英之子，名喚開山，就是第一陣衝過前鋒的。譚忠日見他勇猛，指揮數十員戰將廝併他；今猶依稀識他容貌，如何不怕？他也是奉着軍將令來索戰；直到午後，見無人睽睬，方回去繳令。

十三日，沈宁問道：『今只用個牙將，帶領軍士，到城下去辱罵他一場。』譚忠眼睜睜，在女牆邊聽他指名姓，百般穢詈；但不敢出戰，亦不敢回答半句。十四日又罵，亦復如是。沈宁問道：『今夕要懸挂綵燈，大享將士。』鐵元帥道：『是了！故意要賺他劫寨，少不得設爲設伏。』宁問道：『軍師不教設伏，只教痛飲。』錢芹道：『倘或敵人驟然而來，如何抵當？』宁問道：『軍師將令如此。』鐵元帥遂把軍中所有的諸色綵燈，新的舊的，都懸挂起來；大開筵宴。宁問道：『軍師令元帥居左，錢先生在右，皆南向，小子夾雜在兩行將士中間。』鐵鼎等不敢違拗，只得坐了。那些將佐，皆戎裝就席；各令小軍，持了自己兵器，站立在後。宁問道：『大錯！大錯！軍師嚴令，

都要卸了甲冑，易了便服，不帶寸鐵，着實開懷暢飲；并許軍士，各去吃酒。」於是大吹大擂，投壺射覆，互相角勝，至二更方歇。

天未明時，沈珂已起身到中軍，謂鐵元帥道：「軍師推算天文，今日上元卯刻，霧起成陰，章午微雨，黃昏略晴；到子時，則雲散天空，月光如晝。」錢芹出帳觀看，果然大霧。宁問道：「元帥可選一千六百名猛士，上將四員，帶了乾糧，前去莘城行圍。隨後我領軍來，別有話說。」鐵鼎隨點了郭開山，俞如海，孫翦，莊次躡，帶了兵馬，大霧中惘然去了。有頃，霧氣不收，化作濛濛微雨，沈宁聞領着數百人，也到莘城圍擊。至晚，宁聞逃軍師令道：「此去關封東門，不過八十里。元帥可領原來兵馬，不帶金鼓，不挾旂幟，輕鎗快馬，限在子時，會軍師於東門。我回去尚有妙計。」——附耳與鐵鼎說了。

宁聞回到營中，又復張燈設宴，先密諭諸將士道：「軍師令酌量飲酒，每爵以三分爲率，微酣而止。」又向錢芹道：「軍師有言，賊人必來矚望，令小子暫充元帥，屈先

生於二座。』於是衆將皆欣然入席，喧呼快暢，與昨夜無異。酒興將闌，沈珂密傳號令，令諸將佐分兵圍下埋伏，以待賊人劫寨。錢芹方悟軍師妙用。

那譚忠原連夜差細作探過，到這時候，忍不住竟來劫寨，墮入彀中。

呂軍師是日，正在潁州發兵，前去襲開封府，點齊了三千鐵騎，反挑去了魁梧大漢；止用猿臂狼腰，瘦小身材者，五百餘名，都換了軟綿戰甲，各止帶鉤鎌長戟一柄。大將劉超，阿蠻兒，曾彪，竇鐵兒，亦只用手軍器；一切弓箭佩刀，悉行卸去。軍師下令曰：『此去開封，不及三百里，我常親自統率，限亥刻渡河；其餘鐵騎，着姚襄率領，限十六日辰刻到城。』於是銜枚疾走，風捲雲飛，戌時三刻，已至通許地方。

那時綽燕兒正在都司內堂梁上伏着，要刺徐安：兩行有好些帶刀兵卒侍立，不能下手。看他夜膳完了，又要去巡城，燕兒暗暗着急，思想殺他容易；但自己也要被他剝作肉泥，豈不悞了大事？正難處畫，忽徐安叫小廝點燈，要上東廁。燕兒已曾幾次察着路徑，知箭道側首，有個溷圍，收拾得潔淨，料定到那邊。見這班軍士，出堂伺候去了，

他就一溜烟，徑到廚房門角後伏着。聽得腳步來了，徐安叫小廝：「你將燈在外頭照罷！」一脚跨入門限。燕兒從暗中迎心刺去，刀刃直透於背。只大叫得一聲，嗚呼哀哉了。那小廝嚇得倒在地下，燈籠擦在一邊。綽燕兒劈頭提起，同着徐安死屍，一併竄入蠶池內；跑到牆根邊，飛身跳過，從小路上，亟亟穿到藩司署內。前堂後堂，東西兩廳，書房臥室，幽軒邃室之中，尋了個遍，不見蹇風子的影兒。若因公事他出，則又重門封鎖，靜悄悄寂無人聲，不像個官府在外面的。猛想起他書閣之東，有個小院，院內有座二破三的小廳，其傍又有個團瓢樣的秘室，是向來空鎖着的，只除非在那邊。疾忙去看時，雙扉虛掩，獸環上鎖已開了；踰垣進去，依舊空空如也。燕兒忖度，時限將屆，怎樣去繳令？急得沒法起來；左看右看，難道這廝，知道要殺他，藏在團瓢內不成？那瓢周回滾圓，其頂如饅首，統用城磚與石灰築成的。向小廳西壁，接着二尺寬的夾巷，上面也有磚兒砌密；通着廳壁，有扇小小鐵的梨木車垣門兒，嵌在壁內，就是豬八戒九齒釘耙，也築不開，孫行者變了蠓蟻，也沒個孔兒飛進去。燕兒伏在壁門間，耐心聽了半

响，微聞得內裏有婦人嬉笑之聲，他就恍然道：『原來是這瘋子與他老婆勾當的窩兒！』在身邊取出火種，上下一照，見有片小銅板，挂在門上，帶着個小槌子，心猜是個暗號，就右手掣出利刀，左手取小槌兒，連敲三下。刮刺一响，壁門開處，有個婦人出來，問：『是誰敲的？』燕兒劈面剝倒，大踏步緊進。塞風子正在醉公椅上，與女人酣戰，左右兩個小丫環，各掌一盞紅燈照着，猛見雪亮的刀光，陡吃一驚，慌忙跪下，說：『好漢！不要動手；金銀珠寶，憑你要多少。』聲猶未絕，頭已落地。那醉公椅上的美人，方在心暈神迷，頓然唬醒，身體還是酥的，一堆兒蹲在椅子根前，只說得一句：『饒了我的性命罷！』燕兒不分好歹，匕首到處，挖擦一聲，已透心窩。兩個丫環，都倒在地下發抖。燕兒覺着脚心上，熱騰騰蒸將起來，方知是個地炕。旁邊兩個獅頭小銅爐，一邊煖着羊羔酒，一邊煖着參湯。就把銀壺提來，泪都都吃個盡興。一張紫檀木圓桌上，有好些珍奇餚品，也不及嘗嘗滋味，拽起脚步，往外便走。跳過了後牆，城內街道，都是久經走熟的，拐彎抹角，向東北而走。有條小弄內，一人撞出嚙道：『這厮是賊

！』燕兒應聲道，『好賊！』七首已入心坎矣。一徑奔上城來，向外探望，見樹林中隱隱有好些軍士，遂探出腰內兩個小紙炮，點上火，攢將下去。

呂軍師正等得心焦，忽聞紙炮响，亟呼軍士道：『燕兒到了！』數十乘軟梯，早經繫就，就在城牆邊放了，陸陸續續都爬了上去，但聽燕兒指揮。只軍師與劉超兩騎馬，繞着城根，轉向東門。鐵元帥領着將佐，四員勇卒，一千六百名方到，接着軍師。看東關時，已經大開；燕兒與阿蠻兒，曾彪，賓鐵兒，及五百名健兒，分列在城門洞口。方欲進去，鐵鼎後軍飛報，有燕兵將次回來了。軍師呵呵大笑道：『此是譚忠劫寨的兵，敗下來了！』隨令阿蠻兒：『你與我帶領三百馬兵，每人手執號旂，向前截住；但令搖旂納喊，彼必不敢來戰，逼他遠去了就罷！不可窮追。』（說話的又錯了！鐵元帥與呂軍師所統的兵，總不帶旂幟，請問號旂，是從何來？這句駁得最細。卻不知五百壯士帶的鈎鎌長戟，是軍師以意做的，並非十八般內所有之物；其制在鎗刃端之左側，一鈎垂下，爲爬城之用；右側一鈎向上，作懸旂之用；其鋒皆鈺利異常，在馬上便用作軍器。

那旌旂等項，軍士都用作搭膊，拴在腰裏，要用時，疾忙取來穿在戟柄上，上有一扭，挂在鉤內，就是自己號旂。其桿又有數道鐵箍，可以紮成軟梯。——一器數用，名曰鉤鎌戟。阿蠻兒領兵自去。

軍師率領諸將佐進城，徑到布政司堂上坐定，先令牙將六員，各領五十名軍士，到各城門把守，不許放一人出入。次委劉超，查盤庫上錢糧，曾彪孫翦諸將等，分搜各衙門官員，不許擅殺，要生擒解獻。又令高強，持令箭護持周王藩府；鐵元帥領兵二百，繞城巡行，安撫軍民人等。有頃，寶鐵兒捉了吳濊；俞如海捉了縣令，及佐貳等員；郭開山謝勇，捉了各武弁，——唯郭資爲亂軍所殺，其餘總是活的，——皆泥首求降。軍師逐一勘問明白，向衆官員說道：『饒不得的，就是胡儼這賊；你當日做桐城縣令，建文皇帝，欽取你到京；燕王兵入金川，便附和了蹇義茹瑄等，首先迎降。揆你賊心，自爲名士，作一縣令，得附開國元勳之列；那知背主事賊，千秋唾罵？今日天理昭彰，更有何說？』胡儼連連叩首，血流滿面，唯求免死。軍師罵道：『你所讀何書？所中何進士

。到得臨難覈棘，不如雞狗！我帝師罪不及孥，止梟爾首，以儆其餘。」卽命行刑，懸首於市。又向吳滅道：『國難之日，汝尙幸家居；若在京都，豈有不隨着吳溥，迎附燕藩；然天下如汝輩者，比比皆是，豈可盡誅？姑饒一命。』府縣各員，原官如故。又叱諸武員道：『汝等鄙瑣蠢夫，當不得一卒伍，乃亦列在將弁之內！本朝用不着你，各自偷生去罷！』并發放了徐安塞風子等家屬，都令逐出城外。鐵元帥劉超等，皆來繳令，軍民悉已安堵。就發庫帑，賞賚將士。

翌日，阿蠻兒同着錢芹，沈珂，姚襄等皆到。軍師令兵馬住扎在城外，但許衆軍將佐入城。宋義，余慶，同獻劉保首級。沈珂隨稟：『譚忠不出軍師神算，到我們筵席散後，却來劫營。四面伏兵起，殺得大敗，向郡城奔走；見前面又有兵截住去路，他就轉向東北而逃，不期恰遇着了姚將軍的鐵騎，又殺一陣；止剩得百來騎，望北路逃去。窮寇勿追，也就饒過了他。』軍師道：『我兵辛苦一夜，不追的是。』隨呼綽燕兒至前諭道：『這場功勞，汝爲第一。今授汝以副將職銜，充機密使。我有密札，可速送至高軍

師處；并令旂一枝，路由潁州，着楚由基率領所留兵馬，速來汴郡，隨我西征。汝且待淮南淮西地方皆平定了，然後到我軍前。」燕兒得令自去。方草疏告捷，并上諸將功勛，首薦鐵鼎開府豫州，錢芹宜授京職。芹就辭道：「向聞舊臣，皆歸行闕，禮樂兵刑，諸務有綱有紀；無庸草野老人，尸位其間。今欲南返姑蘇，同史彬前去迎請建文皇帝復位，以副忠義之望。請軍師裁奪。」

第六十八回

呂軍師占星拔寨

谷藩王造讖興戈

軍師答道：「遠迎聖駕，任大責重，我意得了河南，先請帝師駕臨，酌議其使；今先生慨然愿往，實忠臣義士之大幸也！即當草疏請旨，特授禮部職銜，以隆大典。」錢芹謝道：「既承軍師作主，似不必在此候旨，明日遂行罷！」軍師許之。同鐵元帥及諸將佐等，餞別於夷門之外。

回至公署，鐵鼎稟請軍師道：『愿執弟子之禮。』拜畢，又稟道：『從來先哲，必有門弟子，續述其緒；向見夫子多所不屑，未敢造次。然若鼎者，弟亦擇師也。』軍師道：『向我隱居嵩陽，豈無四方來學？見我困厄，輒就棄去；始終相依者，惟沈珂一人。及今之求託門墻者，原其心，不過爲勢利，豈眞爲着學問，所以概行拒絕；只收得姚襄景星二子。今君亦志誠若此，皆不愧爲乎師弟。前此授姚襄以奇門，授景星以史符；今當授汝以素書。』鐵鼎又拜謝了。

到夜，仰觀乾象，呂軍師指示道：『此爲紫微垣；垣中一個大星，色亦有威者，卽北極紫微星。燕王遷都於北，上應天象，未易驅除；其垣周回兩兩相比者，乃上丞少丞，上宰少宰，上輔少輔，上弼少弼諸星。或而昏冥，又時露芒陰，應在彼之居位者，皆一班諂佞之徒；更無正大光明之氣象。獨是帝座前一星，爲彼之世子，其色淡中帶黃，其光顯而能斂，有中正之道。國本攸繫，卻在於此。』又指太陰星道：『是爲帝師垂象，光彩透澈若圓珠，形質端凝如美玉，威而和粹，恬而肅穆；在人間爲至聖，在天上爲

大仙也。其將星都入營界內，乃青州分野，莫不光芒磊落，應在我朝文武諸臣，較之燕藩部屬，優劣奚啻萬倍。至建文皇帝，行在無定，乾象竟無顯著；不知復位在於何日？我輩唯有勵此忠肝義胆，上格天心，以邀眷顧耳。」鐵鼎聞了此言，不禁潸然涕下。軍師道：「五星從日月而行；今水星出於豫州之分，其色晶晶，光華流動，有泛溢之狀；將來春汛，黃河必決。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雖不卽應，到底必應。恐陰雨之後，河流一漲，有難以阻當者；汝須預爲修葺城垣。目今軍旅，屯於河岸，亦有可虞；與其移寨避水，莫若拔寨西征，竟進河南討寇矣。」鐵鼎一一受教；因問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夫子料彼如何應敵，又如何勝之？請示其略。」軍師道：「彼若直抵繁陽，拒黃河以結陣，遏我之師不能渡，此乃反客爲主之上者；次則據城臬之險，憑高而瞰下，彼擊我易，我攻彼難，亦爲扼溢之妙着；若背城結寨，斯爲下策，是引敵入室也！彼若出上策，則設渡於西，以縋其兵；而反繞東路，潛渡偏師，以擊其後。若用中策，彼戰則我易勝；倘或堅壁不出，則分一師，由間道而搗其巢。——至於臨機應變

，又在隨時合宜，未可預定。」鐵鼎曰：「我夫子上貫天文，下通地理，中達人時，有天下之全局於胸中，其管葛之流亞歟？」軍師曰：「孔明先生，何可當也？我治國之才，不及仲父；臨戎之略，不逮淮陰；當大任而從容自若，遠遜子房。處我於景略亞父之間，幸堪伯仲。」又問：「我夫子特荐高威甯爲軍師，其才何若？」軍師曰：「威甯深沈而有遠略，策亦多中，洵可獨當一面；但於羣言雜進之時，略少裁斷耳。」鐵鼎曰：「然則姚道衍何人，而能輔燕藩以得天下？」軍師曰：「其智計狠而險，心術殘且忍，比之宋齊坵，更爲甚焉。」又問曰：「我朝現今文武之中，有可以名世者否？」軍師應曰：「建文之舊臣遺老，多短於才，而優於行；處之治平，可謂良臣。若年少諸子，如劉璟之沈毅，景星之胆略，與汝之雄勁，並方經之剛嚴，程智之術數，皆一時之傑；再司縉之英發，姚襄之敏慎，沈珂之精察，全然之偉辨，均所難得；外此則各有所長，亦有所短；——要之隨材器使，無不可者。若武將之勇敢武藝，人所易別；董賓二老將，胆大心小，可寄重任；若勇而有知者，則劉超一人而已！」師弟議論入彀，不覺天已昧

爽。

陰雨數日，軍師謂鐵元帥道：『鄖陽地方，萬山圍裏，此一小蜀國也！內有妖賊僭踞稱尊，自元朝至今百餘年，歷傳數世，中國莫敢過問。我算道衍，必遣人說之出兵，與我抗衡，彼收漁人之利。我疏已草就，奏請帝師，遣一位仙師去降伏他，以免戰爭。我今先伐河南，次則南陽；若夫汝甯，四面失援，可傳檄而定也。楚由基所領軍兵，到日可飭令速渡黃河，據定成皋以防賊人斷我餉道，違悞者斬。』隨撥上將謝勇，莊次蹻，孫翦，葛纘等四員，與鐵元帥爲五軍，其兵馬士卒，總在新降內挑用。隨出城拔寨，向西進發。鐵鼎送了一程，方回治事。

高皇帝有個庶子，排行十八，叫做谷王穗，——就是受過燕王女樂，開了金川門迎降的，——滿望加封個大國，不期燕王日以疎遠，因此心懷怨恨，要謀奪占南都，也做皇帝，遂假造讖語，訛傳於市云：

半月落江湖，春來燕亦無；

天生十八子，定鼎在南都。

建文皇帝，元首頂圓，而胸後略偏，太祖曾言形如半月，謂今已流落江湖，「燕亦無」，是說燕王已遷都於北平，亦云亡也；第三句，谷王自寓；第四句，言已當稱帝於金陵。世子聞此謠言，待要啟奏，恐害了他性命；若聽其自然，又恐弄出大事。隨與黃淮等相商，傳一密信，給周王懋，把谷王請到大梁去，原爲開導勸化他。那知事有湊巧，到了周藩府中，不幾日，又來了個崇甯王悅燁，——是蜀王第四子，也要謀奪世子之位，被蜀王逐出來的。——一見了谷王穗，甚是情投意合；商量要仍返南都；因淮北河南皆失，無路可歸，只得住下。在呂軍師與鐵元帥，初不知有二王在周藩府中，亦不知南都謠言情由，從何而提防他呢？那時谷王，聞得呂軍師去了，有個鐵鼎，駐札開封，將佐四員，同居署內，只有兵士四千，總是新降的。又相到「定鼎」二字，合了鐵元帥的名諱，就自己把假識，也當作真了，說與崇甯王，言：『此賊應在我平定他。』兩人瞞過了周王，造下空頭官誥數千，託付心腹人，給散城中兵士，與藩府的衛卒。那些小

人，說有官做，誰不愿從？又正值黃河大決，於原武地方，壞了無數村舍，淹了無數田畝，男婦號哭遍野。鐵元帥恐黎庶流亡，一面遣府廳各官，安撫賑濟；一面遣孫翦葛纘，前去築堤打壩，捍禦橫流。城中文武，去其大半。二王就乘此行事，有家丁六人：曰尤赤鼻，盛白眼，于二兔子，胡綖子，陳小獐，徐小龜子，都是招徠的鹽徒賊犯。分頭約定人衆，在三月二十，夜月上時候，衛士卒去殺守門兵卒，占奪城門。二王親自率領家丁，及六百名勇健，圍住鐵元帥公署，前後攻進。其餘兵士，都向各衙門截住救兵，并諸文武官員，同時舉發。

鐵元帥那一夜，飲了數杯酒，再也睡不着，倒起來料理明日公事。忽聞馬嘶人語，心以爲異，登樓一望，見署前後鎗刀密布，正不知從何變亂。亟到馬槽，自己備上鞍轡，綽鎗在手，思想無路可出。前後門已被攻破，大喊殺人。心上着了急，儘力踢倒了箭道旁邊的小牆；因是死路，絕無一人，疾忙牽馬奔出。又打塌了民家的一垛短垣，方是街道。投東走時，見有兩個青衣人，如公差模樣，攬住道：『我們奉府主司老爺之命，

來救元帥，如今只有北關可走。」兩人在前引道。鐵鼎隨後飛趕不上，方知是神人。北關外是河決的所在，料道沒人走的，所以未曾占去。只此門軍，還是濟南舊卒，聞城中有變，正在着忙，特見元帥一騎奔來，便迎着道：「我們都隨去罷！」遂一擁出了城門。兩個青衣人，又引着向東繞城而走，有二十餘里，到一座大廟門首，青衣人忽不見了。仰頭看時，龍盤朱漆匾額上四個大金字：「碧霞行宮。」鐵鼎向從人說：「此是泰山娘娘廟宇；救我的人，想是嶽庭差來的。稍待天明，進去叩謝。」下馬略等一會，便去敲門。呀的一聲，是個道姑出來。四目一視，互相驚訝，原來是公孫大娘，卽問，公子因何到此？鐵鼎從頭至尾說了。公孫想鮑師知道未來，不肯預洩天機。今事已應，不妨直說了；因向鐵公子道，「這座廟宇，始名萬壽觀，爲妖魔梅花仙長所據。帝師斬除魔怪之後，地方改造了三真觀，內供帝師曼鮑二師聖位，朝夕香火禮拜，報答隆貺。今這些逆賊，就說是濟南妖人，因此又改了娘娘宮殿。我如今同飛娘從淮南高軍師處來，原奉鮑師法旨，到這三真觀中，救取公子大難。恰好前日，在路上見瞿將軍，與二董小將

軍奉高軍師命，到呂軍師軍前，去此不遠；只這枝兵，便可復奪汴城。我且到城中去，探聽個明白，回來再定主意。」鐵鼎謝了仙師，又道：「還有楚由某將軍，奉呂軍師調至河南，旦晚亦到；并求仙師通信與他，我們合兵前去更妙。」仙師應允而去。

鐵鼎就率領衆人，向東迎上三十里，早已接着瞿鵬兒，董轟，董翺等。各相見慰勞已畢，共有一千人馬，就下營札住，整頓朝餐。刚到午刻，楚由某統了三千鐵騎，飛馳而來，說：「適奉公孫仙師之令，繞道來此，與元帥合兵，恢復汴城。」鐵鼎大喜，把軍師諭他據住成皋的將令先說了，然後自述始末情由。早見公孫大娘已到面前，說：「反的是谷王穗，與蜀王第四子；如今現據公署。部下有六個心腹健丁，其餘總是新降的武弁兵卒。謝勇，莊次驕俱被生擒。谷王要降他兩個，着實禮待。被謝勇痛罵一場，卽令斬首，莊次驕遂詐降了，哄說勸他歸附，因此囚在獄中。莊次驕如今爲賊把守大門。我已約定今日半夜，吹篳爲號，他便斬開東關，迎接元帥軍馬入城，可以立時拿住。」

鐵鼎問道：「周王權一定也是同謀的了？」仙師道：「這個不知。尙有飛娘在廟。我且

別去。』鐵鼎拜送過，就煩兩位董將軍，各率兵五百，一圍住周王府，不許人出入，待平定之後，拿來對質；一同莊將軍放出謝勇，搜查城中反叛諸賊，我與瞿楚二位將軍，去擒谷王及其部從等。分撥已定，一更之後，馳向東關；剛及半夜，令軍士將鐵籠吹起。聞得城內大喊殺賊，重門大開，諸將士爭先湧進，各人分路行事。鐵鼎隨令勇士百名，守住城門；一徑直到公署，前後圍定，並守住了箭道側邊牆垣，打將進去，莫想走脫半個，盡被擒拿。瞿楚二將，又向各城誅殺守門兵卒，收拿羽黨。頃刻天曙，鐵元帥陞堂，即發令箭，提拿周王櫺訊問。周王把二王在府住的情由，備細實告，又道：『前軍師令人護持家口，感切肺腑，豈肯與他同謀？且亦並不知情。直至事發，實實無力與之爭鬪。這是我懦弱有罪，沒得說的。』即二王同供，也說是瞞了周王做的。鐵鼎乃令人送周王還府，俟啓奏定奪。又勘問二王時，互相推諉。崇寧王就將他讖語念將出來，說：『應了元帥尊諱，所以造下這樣事情來害我。』元帥笑道：『真個的應了！』遂定谷王爲首，崇寧王爲從。是日，瞿鵬兒及謝勇等諸將，拿獲羽黨，共有千人。鐵鼎略爲鞠

訊。內有軍師逐出武弁五名，躲在城外，得了谷王官誥同謀的，遂令與谷王家將盛白眼，胡綉子，尤赤鼻，陳小獐，于二兔子，徐小龜子等，共十一人，腰斬於市；其餘皆釋放不問。瞿楚二將軍，進言道：『城中無我舊兵，只恐尚有變動；還須分別殺他幾百方是。』鐵鼎道：『皆令反側之自安。彼造反止有一日，皆已就擒，必道是軍師神算所及，焉敢復萌他念？』諸將皆服。忽報公孫兩位仙師，已到轅門，鐵鼎疾忙出接至署內，設位叩謝，又稟關叩謝帶師，鮑師；又求仙師，暫留數日，以備不虞。隨傳令撥公署一所安頓。楚由基道：『軍師嚴令，小將今當先去。』瞿鵬兒等，共立起身說：『軍師既在河南，我們亦當速行。』遂各辭別，領軍出城而去。鐵鼎又作密啓，飛送上呂軍師，請示發落二王。當夜，谷王自縊。（後以建文帝旨，廢崇甯王爲庶人。）

第六十九回

三如公子獻雄郡

二松道人縛馮魁

呂軍師占星拔寨之後，渡了黃河，便有大風雷雨，就擇高原處所，屯歇人馬。三日方霽，下令啓行。——建文十六年，春二月也。賓鐵兒請爲先鋒。軍師道：『這次還用不着。』姚襄請問其故，軍師道：『前有成皋之險，賊若據之，須用智破他；若一戰而勝，彼必死力拒守，河南之兵，亦來接應，攻之殊爲不易。汝可領五千騎，先往哨探。賊若不據成皋，河南卽在我反掌中間。』姚襄遵令自去。五營人馬，次第前進。行有三日，姚襄回來稟說：『止有幾處烟墩，十來個汛兵看守；被我盡行殺了。』軍師遂令星夜馳過成皋，兼程而進。遠遠望見前路，有烽烟騰起，軍師諭諸將道：『彼舉烽煙，明示我以前有敵兵，而卻暗伏兵於左右；俟我進兵，攻我脅下，從中以截斷也。今且下寨；俟窺探虛實，然後再進。』甫至二更，報說拿了奸細軍。師立刻陞帳，察其形狀，是個小卒，喝問：『汝是何人差遣，大胆來此？』那人左顧右盼，稟道：『不敢言。』軍師道：『但說不妨。』小卒就在夾袖底內，取出一函呈上，正面寫着「呂大軍師老相國親拆。」背面寫着「殉難亡人密稟。」軍師遂令兵士，把奸細帶向後營；獨自拆書來看

，內曰：

亡人暴如雷，巨如椽，龍如劍，密稟於大軍師老相國呂老先生之前；
竊如雷爲殉難滅族，刑部尙書諱昭之仲子，今名雷如暴，現任遊擊；
如椽爲抗節夷族監察御史諱敬之長子，今名雷如巨，現居幕中；
劍爲晉府長史，伏鳩盡節，諱譚之次子，今名雷如龍，現爲守備。原
欲藉此微官，報國大仇；奈無機會可乘。恐事之不立，名之盡喪，日
夜痛心刺骨。側聞義師，席卷山東，訪求故主，同心私慶，料必先取
中州。日夜茹胆泣血，延至於今，正義士揚眉之日，亡人吐氣之秋也。
獨是心腹甲士，止有田橫五百；而城內城外，賊之兵將，五十餘倍，
一有舉動，先遭毒手。伏惟軍師密示良圖，遂此素志，先人幸甚，
亡人幸甚。某等九叩首上稟。來者是義奴沈觀，不妨面諭。

軍師心喜，卽手寫密札，喚此人授之，仍藏夾袖。隨問：「前途有伏兵否？」答曰

：『有！小的就雜在伏兵內來的。』軍師笑道：『果不出我所料。汝去與家主說，出城來時，頭盔上須用紅羅抹額爲號。』乃按兵不進。

河南府鎮守的都督趙清，謀勇俱全。他在建文之時，鎮守河北彰德府。燕王兵臨城下，他原閉門不納，但說殿下若入金陵，只須尺一之詔，即當奉命，今日尚有未敢。燕王喜他的話，解圍而去。後果歸附於燕。因河南爲關陝交界，是個重地，所以調來守此。部下副將符虎，參將張鷟，皆力敵萬人；又有家將十來員，雄兵二萬四千有奇。聞得王師取了開封府，就點了一萬五千兵馬，在灤水東札下三個大寨，左是符虎，右是張鷟，自居中營；令遊擊二員，守備四員，緊守城池。——暴如雷龍如劍，正在守城之數之內。一路添設炮台，日夜防備。中嶽嵩山，正在洛陽地面，其脈遠迤環繞，多有岩坡林莽，可以藏兵。趙清就令軍士，帶了乾糧，掩旆息鼓，伏在中途深林之內；只候敵兵到時，舉烽爲號，從兩翼殺出，爲三面夾攻之計。誰知等有五日，烽便空舉，敵兵不來，乾糧既竭，軍士只得散回。不意那日，呂軍師早探得的確，電掣星馳，大兵已過，偃師

札營於鉤陳壘。趙清跌脚道：『多帶一天的乾糧，敢是守候個正着。如今且與他兵對兵，將對將，殺他個片甲不回，方知道老趙是河北名將。』早有營門稟報，敵人來下戰書，遂批了明辰交戰。

到五更時，秣馬蓐食，三聲震炮，軍將齊出營前。呂軍師在台上望見，軍容是威武的，私心大喜，隨傳令：『諸將出戰，須候我呼名差遣，毋許爭先！』遂改了道裝，頭戴星冠，身披鶴氅，手持羽扇，坐在交椅上，令人抬至陣前；諸將乘馬，擁在左右。趙清哈哈大笑道：『這賊軍師，總是未經掃着狠手，就裝出恁般模樣來！誰與我先擒了他？』符虎飛馬而出。軍師咳嗽一聲，八個勇士，立刻將椅抬回營，便呼余慶出戰。慶大喝道：『賊將！有我在此。』符虎便不答話，輪刀直取。余慶手中鎗，劈面相還。

戰有十餘合，余慶敵不住符虎，跑回本陣，軍師又呼宋義接戰。張鷟喊道：『符將軍！請看我來擒他。』……戰有二十回合，看看宋義也要敗了，軍師亟令鳴金收軍。趙清恐是詐誘，不敢擅殺，也就收兵回營。

明日，趙清吩咐進士，若再勝了賊將，便踹營寨。隨出陣前，令小軍辱罵。賓鐵兒懊惱不過，稟請道：『小將愿見一陣。若不能勝，甘當軍令。』軍師道：『自有用着你處，不得多言！』鐵兒只得退立一邊。軍師喚令姚襄密傳將令與各營；自卻易了戎裝，跨馬臨陣。趙清見了，又笑顧左右道：『他騎了馬，准備着逃去哩！』符虎大喝：『賊軍師！敢與我比試武藝？』軍師令高強出馬。高強暗想：『放着多少勇將，卻叫我去；這是要借刀殺人。我且略戰數合，學他們一走罷了！』亟應聲而出，大罵：『逆賊休要逞強！看我高將軍斬你。』剛剛戰得三合，早被符虎搶入懷內，活擒過馬。燕兵趕出，綁縛去了。趙清鞭梢一指，大隊人馬，奮力殺來。那時王師後陣先退，呂軍師全着諸將，望西面逃，真個拋旂撇鼓，棄甲丟盔，星落雲散。只有劉超阿蠻兒二將斷後，且戰且走，直趕到景山而止。雖然勝一陣，卻不曾殺得半個，只搶拾了好些旂鎗匹馬等物。趙清又大笑道：『真是個賊軍師，倒也奔走得快！』軍師見他不來追了，立刻札營，暗傳將令，於起更時候，乘着天黑，又退五十里。諸將遵令，棄營而去。

趙清謂其部下道：『賊已喪胆，今夜率軍劫寨，必獲全勝。』符虎道：『小將當先。』趙清道：『我在中，張鷟居後；倘有伏兵，可以接應。』行近寨前，大呼砍入，卻是空的，吃了一大驚，連忙退出；不見响動，乃舉火四照，又並無伏兵。趙清大笑不止道：『好逃走！』遂傳令軍士連夜追趕。將到天明，看看趕上，軍師亟命棄了輜重而走，滿路拋撇財帛，不計其數。看車內時，都是雜糧。趙清下令：敢有搶拾者，斬首！軍士心中抱怨，又且餓了，走得便慢，符虎大喝道：『且趕着了賊人，自有重賞。』軍士只得再趕。王師在那裏埋鍋造飯，燕軍到時，又棄了飛跑。趙清拍手大笑道：『這樣便飯，何不擾他？』於是部下飽餐了一頓，直向前追過鞏縣。將近緱山脚下，忽有一彪軍突出，乃是瞿鵬兒，董蕪，董翹三將，領着二千馬軍，來到軍師營前，只道真個敗，三將當先奮力截住，混殺一場，互有損傷，軍師亟令鳴金。時天已晚，兩家各自收兵。

三將見了軍師，說：『楚由其屯在敖山，護持往來糧草；小將等特地前來助戰，不期恰好。』軍師笑道：『汝等幾誤我事！』鵬兒方知是詐敗。軍師謂董蕪董翹道：『我

看賊將，是你兩個對手。明日戰到間深裏，聞播鼓聲，即便退回。」又喚寶鐵兒，阿蠻兒，劉超，曾彪，密諭道：「明夜賊必退走。看我中軍炮响，汝等分左右殺他伏兵。」又命瞿鵬兒，郭開山，宋義，余慶，俞如海，率領鐵騎等追他中軍。又密諭諸將：「如遇有紅羅抹額將，統領着四五百兵馬，是獻城的人；爾等須助之，毋致混殺。違誤者斬！」諸將得令，各自磨拳擦掌，整備斷殺。

次日辰刻，符虎張鷟，又來索戰。董嘉董翹二將齊出，各挺手中畫戟喝道：「來將通名，斬了你首，也好標題梟示。」符虎張鷟全聲罵道：「你這兩個小賊，頃刻亡魂，還敢問老爺名字。」各輪動大刀，劈面砍來。董家二將，舉戟撥過，邊勢向心窩裏便刺。……這場好殺，來來往往有八十餘合，不分勝負，把兩陣軍士看的眼都花了。忽下起驟雨來，各收軍暫歇。

趙清顧謂符虎張鷟道：「看這兩個小賊，倒有些力量；須用智謀擒他。」就附耳與二人說了，皆大贊妙計，只待明日行事。

當晚，雨霽之後，呂軍師同姚襄登嶺山高處，以望燕軍。烟雲盡散，星斗方明。軍師曰：『好天氣！真可破賊。』姚襄不解，微問：『此賊何故今夜退走？』軍師乃曰：『我前日與暴如雷札中，令其遣四五心腹，在外探聽；俟我詐敗至鞏縣地方，使兩三人連報賊營，城外有敵兵攻打，城內又有奸細放火，勢甚危急。又一兩人，馳向城中，報說敵兵詐敗，都督被困，飛調暴游擊等往救。此賊雖狡，焉得不還兵自救？彼退則必伏兵於兩翼，乃兵家之故智。我搜其伏，擊其退，何異摧枯拉朽？』姚襄又問：『若然，何必屢次詐敗，直至於此而後用計？』軍師曰：『敗得多，則彼信以爲真；走得遠，則彼亦難知是假。倘若離城不遠，憑高回望，卽知虛實，如何行得？』姚襄心下恍然曰：『夫子用計，鬼神不測。但暴公子使之在城，方能開關延接；今亦調之使出，倘城門緊閉，將何以處？』軍師曰：『我已算到，令其潛留心腹百人，在上東門內，何難砍殺守卒乎？若不使暴公子出城，一有覺察，豈能保其性命？』正在交談之際，遙見正東上一騎飛來，到趙清營中去了；不片刻，又是一騎慌慌忙忙的也進去了。軍師道先我回』。

營。汝看他兵馬移動，可放一枝响箭爲號，以便發兵。」

這兩個飛報的卒，就是暴公子差出在外的。趙清聞了圍城的信息，甚是猜疑，暗想這幾陣，難道都是詐敗，引我遠遠到此的？就令將活擒下的高強，押來勸問道：「汝賊軍師的兵馬，是從何處抄在我背後，去打城池？實實供出，饒你一死。」高強實出不知，要留這條性命，只得謬供：「原是調虎離山之計，所以屢次詐敗。」趙清大怒道：「汝賊先既愿降，曷不早說？」拔劍揮爲兩段。隨即暗傳軍令，左右翼伏於兩旁，中軍先退；到天明時，沒有追兵，趕向前途會合。此時姚襄遠望得分明，連放响箭三枝，卽飛下山。呂軍師中軍，一聲炮响，諸將揮軍追殺。趙清聽得後面喊聲大起，回頭一望，追兵已近。當先瞿鵬兒大喝：「逆賊！你來時有路，去時沒路。」趙清回馬戰時，怎能敵得？落荒而走。諸軍大潰，殘月之下，途次跪降者無算。趙清急麾纛向南，自己卻向西奔，幸得走脫。但見左右兩路敗兵，紛紛四散而來。符虎大叫：「元帥中了賊計。」張鷟也到了，應聲道：「賊勢甚大，我們北走爲便。」趙清一頭跑，說着道：「還是回城

。」忽又有五六百兵馬，劈面迎來。趙清嘆道：「我命休矣！」張鷟當先殺去看時，卻是自己旂號。雷游擊與龍守備二人，連連揮手道：「府城已失，回去不得了！」趙清心內躊躇。劉虎兒賓鐵兒二將齊到，符虎揮刀來戰。不要說一個也難敵，何況兩人？剛躲得虎兒的青華刀，左肋上鐵兒蛇矛早着，翻身落馬。趙清張鷟沒命的跑了。雷游擊大喊：「我是來迎呂軍師的。」劉虎兒見有紅羅抹額，便道：「快去！快去！」隨與賓鐵兒帶着鐵騎，追趕趙清去了。

暴游擊向西行時，見有敗殘軍兵，走頭沒路，就招呼道：「你們若要性命，速隨我去！」內有趙清一員家將，叫做周科，聽得此話，猜道他是結連敵兵的，就挺鎗直取雷游擊。不防側肋裏，有員大將，正匹馬飛來。周科亟欲轉身迎敵，早被一鐵搥打落塵埃。○（這將是誰？原來是曾彪。）暴如雷也。不及問姓名，但忙忙的問：「軍師到未？」曾彪亦未及應。又有一員大將，馬上帶着兩個首級，輪着大刀，從後飛至，應聲道：「還在後哩！你可是暴公子？」纔答應是，二將已去遠了。如雷疾忙又向前行，又有兩員

手持方天戟的年少將軍，問：『求者是暴公子麼？』軍師有令，火速去占住上東門，以便進城。』暴如雷得令，卽回籠如劍，勒回馬，如飛而去。片時，早到城門，大呼：『快開！我回來了。』守門卒應道：『適聞奉令，說你私自出城，定有歹意，不開！不開！』城內一聲發喊，將守卒殺了，砍開重門，——就是軍師預令暴公子伏下的心腹甲士。如雷方進城門。頭上早有二三十騎飛來，大嚷：『雷游擊反了！』暴公子方要迎敵，那持畫戟的兩員年少將軍恰到，突入城內，彎弓一箭，城上爲首的這個將領，兩脚朝天，翻身墜下；餘皆一闕而散。

等有片時，軍師與姚襄皆到，領着二千精兵，諸將前後擁護進城，逕入帥府。命姚襄到各城門，盡換守門軍士，并招撫城內餘兵，又命暴如雷等，分頭招降文武官員。是夜郭開山，俞如海，宋義，余慶四將，原同着瞿鵬兒，帶追中軍；因見纛旂向南去了，大家趕上，殺了無數燕兵，不見趙清。繞東來城上，立了自家旗幟，遂叩關繳令，各獻賊將首級。軍師卽令鵬兒等，出城招撫殘兵，在城外屯札。一面查點府庫，一面出榜安

民。暴如雷等，綁了文武官弁，一十七員，來請軍師發落。無不泥首愿降。如雷道：「文官罷了！那武弁內有趙清的心腹，方纔還統着家人殺出來哩！」軍師道：「總用不着這班賊頭腦的。」喝令將趙清等家口，都交付與他們，押出城外。帝師義不殺降，姑饒性命。衆武弁感激叩首。一切文官，皆仍舊職。時劉賓周會等四將，皆到，稟軍師道：「趙清張鷟二賊，逃到北邙山下，與衆兵都棄了馬，走入巉岩密樹之中，造化了他去。」軍師道：「他回去，免不得燕王一刀。」隨問暴如雷等三人始末情由。雷稟道：「小子自幼不才，貪頑而好使拳弄棒，酗酒賭博，無所不爲，致被先君逐出在外，流蕩至於潞州府。」指着巨如椽道：「他的令尊公，諱敬巡按山西時，方出境與先君爲至交。小子因去求他帶回。巨公說：「不可重令尊之怒。我看你有武相，須得發跡後，方好歸家。」遂薦至榆林總兵處，頂了雷如暴名糧，拔授千總。陞到都司，便聞靖難兵起。正欲辭官省親，不意看邸報時，先父與巨公，皆罵賊慘死，以至夷族。世兄如椽，有義僕代死，得脫於難；直到榆林來訪，易名雷如巨，認作弟兄。後又調陞此地游擊。有個雷

如龍來投兵。小子心以爲異，請他進署；會時，乃巨世兄之舊交，伊先尊公，卽齊府長史，殉節龍公諱諱者。小子欲報君父大仇，所以謀補龍世兄千總之缺；未幾，卽陞守備。我三人日夜圖維，學不得子背鞭尸洩恨，實有腆於面目；想要逃至濟南，又恐被人擒獲，身名俱喪。今蒙軍師拔我等於水火之中，全忠義二字；此恩此德，捐軀莫報。」軍師道：『天所以縱子之不才，正所以延先公之後也。今者報國，卽是報親。我與君等，同此一心，怎言恩德？』說未完，忽城門卒飛報，有兩個嵩山道士，要稟機密。軍師遂令請見。暴如雷道：『向來嵩獄觀中，有兩個道士，與符虎相好，不要是來作刺客的。』軍師笑道：『大凡僧道與官府往來，不過爲勢利；安得有這等異事？今說有機密，或者也是同仇，亦未可定。』時諸將佐皆列兩行，見兩道者不衫不履，昂然而入，向上打個稽首道：『逃賊趙清張鷟被小道擒縛在觀內；本欲解至軍前，竊恐中途有失。請軍師速發軍士押來，以正國典。』軍師卽令姚襄，劉超兒，瞿鵬兒，阿蠻兒，統四百鐵騎前去，限當日繳令。道士隨稟道：『我係高監察御史諱翔之子，名嵩字維松；這位是御史

丁公諱志之子，名如松。燕王召先父草詔，痛罵逆賊，死得異常慘毒。祖營朽骨，亦被發掘到碎。此仇此恨，千載難忘。貧道因少年頗好元門，時正遊於嵩嶽，免大禍，就在觀內出了家。未幾本觀又來個香火小道者，觀其形相，是舊家子弟，因此問及，方知是殉節丁公之令嗣，就稱爲師弟兄。山中人但聞維松如松，聲音相同，遂呼小子爲大松道人，呼他爲小松道人。數年前，曾有兩位宰官，託書形家，寓在觀內。我猜是濟南來的人，半夜去見他，就有歸向之心；不意決不肯說出真話，明晨不見而行。後來纔知是去訪故主的。當面失之，至今猶悔。今日幸拿二賊，得見軍師，方遂素志。』軍師問：『這兩賊如何拿住？』小松道：『他逃到東觀來時，原有數十人，難以下手，就哄着他，把這些人，安頓在師叔西觀。我這裏供給去酒飯，都放了蒙汗藥。兩賊將吃得大醉，鎖在房中；我與師兄，連夜到此。又恐他們有酒量淺，醒得快的，弄出事來，一家子盡躲了，把大門也鎖上，粘着一紙，說是趙清醉後，殺了道人，拿解王師營前去了。』軍師道：『足見經緯！但怎得就有蒙汗藥呢？』大松答道：『也因有三個人，是朝臣模樣，到

觀內訪問什麼張三丰，後來聞得，是燕王差令去搜退帝主的。那時就備下蒙汗藥，倘若再有得來，也要完他性命。」軍師道：「如今且喜用着了！」隨叫設素筵款待，令三如公子相陪。如雷便問：「可知道符虎有兩個相與的道者麼？」大松答道：「就是我二人。因他本籍山東，家口還在故鄉。要說他改邪歸正，假意兒相交；昨日來投，他還信着我們哩！」說話之間，姚襄等已把趙清張鷟一千人解到，說：「竟被他打開觀門，正要走路了。」軍師勘問一番，謂諸將道：「趙清當日，固有附燕之心，尙無叛國之事；與同謀倡亂，賣主求榮者，有問。割其一耳逐去。」趙清道：「多蒙軍師大恩。但今者，生不如死，乞賜一刀。」軍師叱道：「你不盡忠於故主，卻要殉身於燕賊。我之刀，豈不爲汝所污？」趙清遂觸階而死。張鷟請降。暴如雷道：「此賊一小卒，趙清提拔起來，至於總戎，今日負他，他日便負我。況且平素荼毒兵士，詐害良民，惡蹟擢髮難數。」張鷟連叩首道：「向聞王師義不殺降。軍師至公至正，豈有因左右之言殺我之理？」軍師冷笑道：「這句話可殺了；爾之降，豈其本心？」立命絞死，餘皆逐釋。卽草疏題請

授暴如雷爲鎮守河南將軍，龍如劍爲鎮守孟津偏將軍，巨如椽以御史監軍事，高嵩丁如松，入京補職。又調取楚由基前來，擇日進取南陽府。

第七十回

還神通運黛統妖兵

賣風流柳烟服僞主

湖廣鄖陽地方，爲荆襄之上游，春秋古麇國也，萬山環抱，面面赳峻；其中岩穴幽奧，林箐叢密，周迴千有餘里；又有間道，可走河南陝西四川諸處，——謂之小蜀中。

自元至正初年起，遞爲妖人鄒楊二姓所據，與中國絕不相屬。明初，有劉鐵臂者，乘時倡亂，起兵於房陵之雁寨山，滅盡鄒楊之黨，自稱小霸王。其弟劉通，膂力尤強，曾隻手舉起南漳縣門首石獅子，人呼爲劉千斤。率領羽黨，出沒於荆襄地方。太祖曾遣大將鄧愈討之，弗克而還。後鐵臂死，千斤嗣立，納一奇女連氏，面如滿月，身如紅玉，兩道劍眉如刷漆，中間連着不分，儼然橫作一字，名曰連黛。伊父原是樵夫，與狐精交合

而生的，因此傳授得老狐幾種妖術；兼精武藝，馬上慣使兩柄飛叉，信手擲去，百發百中，人又因呼爲連飛叉。正是天生的一對魔道夫妻。生一子名聰，甫十餘歲，善使兩條竹節鋼鞭，呼爲鞭兒。又有族姪，名劉長子，能挽勁弩，力透重鎧，綽號賽僕姑。其下有石歪膊，小王洪，亦能妖術。又有李鬍子，王彪，苗龍，苗虎等，係渭南劇盜，皆來歸附。千斤就想做起大事業來；在大石廠豎立黃旗，招納四方豪傑。先後聞風至者：終南羽士尹天峯，西域異僧石鵲和尚，咸陽大俠馮子龍，與汝南文士常通，常勝，淮南刀筆吏王靖，張石英等，咸謂劉姓，是高光後裔，請稱尊號。劉通遂大造宮闕，自立爲天開大武皇帝，建國號曰漢，年號曰德勝。封李鬍子爲東山大王，苗龍爲西山大王，尹天峯爲保國真人，石和尚爲護國禪師，馮子龍爲興國軍師，餘皆爲將軍尚書；又冊封連氏爲天開大武皇后，劉聰曰雙鞭太子，劉長子爲鎮殿大將軍。又有一位荆門孝廉先生，姓連名棟，是殉難御史連楹之兄，因燕王搜捕家屬，帶了姪兒連畢，姪女珠娘，并己生一女蕊姑，潛匿在房縣景山之內。劉千斤訪知是名門舊族，就學「三顧草廬」故事，親自

去逼他出來，拜爲丞相；連氏又認作同宗加封爲國舅，遂聘其女蕊姑爲鞭兒之妃。又過繼珠娘爲義女，就要招個好駙馬。珠娘自想，父爲殉國忠臣，不肯辱身，自經於室，爲家人救活。連氏就不好強得，倒教導他姊妹們武藝法術，竟成了兩員女將；因封珠娘曰東宮貞淑小姨，少陰飛將名色。從此文武雲集，國富兵強；儼然與自大夜郎王無異。

呂軍師素知這班妖黨利害，恐爲燕國所用，所以先曾奏請帝師，遣位仙師去降他。當時月君見了疏章，隨與曼鮑二師商議。曼師道：「何不遣柳烟兒去？」鮑師笑道：「雖是戲言，卻正是柳兒應發跡的時候。」月君心下了然，遂傳令呼柳兒入見，諭之曰：「鄖陽有個妖皇帝，久經立國稱號。我欲遣汝去降伏他，不可推辭。」柳烟稟道：「向者賤妾，從未學道術，如何能去？」月君道：「只你身體，卻不用着道法。汝不記刹魔聖主之言乎？」曼師道：「汝去享榮華，受富貴，做個吳王宮裏醉西施，不強似在此守冷淨麼？」柳兒嚇得啞口無言，雙膝跪下，泣告道：「賤妾身負萬死之罪，蒙帝師垂憐，得留至於今日。久矣形同槁木，心如死灰。未知帝師何因，遽然棄妾？愿即死於

階前，不敢違奉懿旨。』月君見他說得可憐，就回稟鮑師。鮑師道：『柳兒來！我與汝言。』附耳說了好些話。柳兒不得已，俛首無言。月君又諭：『大數如此，天亦不能強，而況人乎？』柳兒含淚叩謝而退。有女秀才劉氏，向與柳烟同居，亦情愿同行。又詣宮內，奏請帝師。鮑師謂月君道：『女秀才原是富貴中人，叫他們認作母女，同去甚好。』月君卽命二人至前，諭曰：『天道有變遷，人生有聚散。我今在此，現身說法，夙因二字，到底要完局。況且此去，汝二人受享一國之福；若非自己所造，從何而來？說不得是孤家強汝的。』遂令女真，捧出龍宮藕絲冰帕二幅，霧雀毳毯一方，鮫人鬚席一條，捲之不盈一掬，舒之可以盈丈，俾二人可爲衾褥。又辟穀靈丹二粒，服之可數日不飢，俾二人可當饕殮，便不須旅店歇宿也。又各賜靈符襯衣一件，以辟魍魎魍毒蛇猛獸之侵害。二人叩首受了。柳兒哭倒在地。鮑師道：『起來！我也有兩道符，送與二位；藏在髮結內，你看得見人，人看不見你。就先到他宮中，看看光景，可留則留；如不可留，不妨仍舊回來的。』隨將符遞與二人。曼師道：『我有句話，你切莫到了興頭時候

，忘了故主；不想着此去何意，所幹何事。」柳兒連忙跪下道：「就幹得成，也不是仰報聖恩。」曼師笑道：「也罷！這就送你個快走路。」在袖中探出四道靈符，各給二紙道：「你們縛在小脚子上，一日百里至千里；遲速任憑尊意，釐毫不費自己脚力的。」即令在殿上，將此靈符，安頓停當。

可憐兩人，足不由主，徑如飛出了宮門而去，路上不能耽擱半刻；直到第二日午刻，兩足方纔下地。摸摸小腿上靈符，皆已沒有了，二人大駭，說：「如今再要走，怎說？」又摸摸髮結內靈符，安然如故。女秀才道：「這個符不中用的，怎麼倒還在這裏？」柳烟兒道：「鮑仙師的符，那有沒用的理？」女秀才道：「又來了！我若作起隱身法來，我與你大家不看見了。現在我看得見你，你看得見我，我隱什麼身呢？」柳兒沉吟一會，說：「如今天氣嚴熱，這不是賣青陽扇舖子？與你去取他兩柄，若是看見了，買他的何妨呢？」兩人走向舖上，探手取時，那店主眼睜睜看着，更不作聲。方知道仙家妙用，與旁門之術不同。若是兩人隱了身子，彼此都看不見，還行得麼？柳烟兒走出

街頭一望，指着北邊道：『這不是王家宮闕？想已到了這裏，那靈符是有鬼神的，取了繳令了。』兩人挽着手，走近看時，正是五鳳樓大門，懸着個緇甸漆九龍盤繞的顏額，上有「天開宮闕」四個堆金大字。柳煙道：『如何呢？鮑仙師說：「先進宮去看看，可留則留。」我們且去走遭，再作道理。』見有多少人把守重門，更無攔阻，竟直闖到正宮。宮門關着，適有個宮女，開將出來，就一閃進去。看這坐宮時，共是七間，那窗格楹柱上，都用赤金，雕着無數山水花草人物，燦爛輝煌，比濟南宮殿強似十倍。時已昏昏，二人出來，跑到山坡邊冷廟內坐下，定定神兒，且打算睡覺。女秀才道：『今日破題兒第二夜，沒床睡覺。』柳煙指着神櫺道：『且借他做草榻罷！』兩人便把泥神，輕輕抬出，鋪下月君所賜的衾褥，竟安安穩穩的睡去。忽聽得吆喝之聲，火把三四對，走入廟門，即便退去，說道：『有國主母與國太太在內。』陡然驚醒，乃是一夢，彼次說來無異。女秀才道：『可不是我是個太太呢？』說說笑笑，已是天明。柳兒道：『我們且商正事。他們昨晚，說是出兵；這個趕不及，勞而無功了！』女秀才道：『是他算

不到，與爾我何干？」只聽得三聲炮响，女秀才道：「是點兵了！」兩人亟尋向教場，瞧見個婦人，剛剛上將臺坐着，怎生的裝束？——

眉如一字，殺氣橫飛；眼似雙刀，電光直射。面不傅粉而自白，肉盡橫生；腮不飲酒而自紅，姿還嫩少。青絲分作五辮，有若蠶虎糾盤；元髻挽作一窩，正好雉尾斜插。身穿五彩綉成百花袍，腰繫八幅裁成千蝶裙。論風情，賽過水滸三娘；較氣力，睥他洞蠻二女。

柳兒謂女秀才道：「有這般威風！」女秀才道：「我看起來，比我們帝師還勝些。」柳兒道：「什麼話？帝師是上界金仙，絃中有威，威中有慈。這裏一味煞氣，究竟是邪路。」女秀才道：「你看他左右站的兩員女將，也強似我那邊的。」柳兒仔細看時，都只好十八九歲，但見：——

一個神如秋水，氣若朝霞，亭亭乎風姿玉立；非采藥之仙姝，即散花

之天女。——曰東宮之妹。

一個色能壓衆，態可傾城，飄飄然體格風生；未行娘子之軍，先入夫
人之陣。——曰僞世子之妃。

柳烟道：『這兩個，比着素英寒簧，不相上下；然右邊那個，究竟是塵埃中人也。』只聽得將台上，有女宣傳大呼道：『保國真人尹天峯。』見一個道士，星冠羽衣，三柳長髯，行步如鶴，應道：『有！』又呼：『護國禪師石龍。』見一個和尚，頭似圓毬，身如怪木，應道：『有！』其聲若雷鳴震耳。柳兒一看，暗自心駭，原來就是送他珊瑚數珠的胡僧，因嘆曰：『莫非數也！他已得意在此，怎說還要我作與他？』第三第四個點的，是苗龍苗虎，第五六是石歪膊，小王洪等，——有一十二員，皆彪形虎體之漢。石龍部下，統八八六百四十名和尚；尹天峯部下，統九九八百十員道士；中軍統領妖女，六六三千六百有奇；餘各統勇士一千二百名。施放大將軍炮已畢，即便排列隊伍而行。道路窄狹，街市擁塞，前後未免錯雜。

女秀才笑謂柳烟兒道：『只今晚使入宮內，看這大王獨坐時候，你就去了靈符，現

出形來，怕他不中意麼？只是苦了我看的。」柳兒道：「不要打趣！若是宮殿之中，突然現出個人來，他只道是鬼魅，一刀兩段是准的。且在廟中歇了，還是去打聽他出來，在路上做個邂逅相逢的好。」

正是事有湊巧，理有當然，劉千斤於次日，就向山南圍獵。柳烟兒與女秀才知道了，疾忙到個林子內，坐着等候。不多時，先是擎鷹架犬的，數百騎過去；隨接着五星曜旂，山河日月旂，飛龍飛虎旂，飛熊飛豹旂，數十餘對；又是蛇矛，方天戟，狼牙棒，開山斧，鉤簾鎗，飛叉，月鏢，各項軍器，不計其數；然後是對子馬，馬上皆年少將士，各執的豹尾星旂，隼旗翠節之類。那大王騎着一疋火炭般的赤馬。兩人亟向頂上，取下隱身符，一陣風來，把符已卷向空中。劉通猛抬頭，見林子內站着兩個美人，素服淡粧，風流出格，叫：「左右與我喚來！」那隨後的人，初不看見，正不知喚什麼，舉眼四處一望，方才見有兩個婦人；但林子內先前空空的，遂疑是個妖精，大踏步走去，厲聲喝道：「萬歲爺有旨，喚你們哩！若是個狐狸變來的，看劍！」二人慢移蓮步。劉

通已勒住了馬，仔細看時，真真可愛。

劉通更不閒話，傳令四名內監，將步輦載入宮中安置。內監便來扶上了輦，叫幾名衛士，推挽着就走。不片時，已進了宮，扃在左嬪內殿。兩人就向御榻坐下，覺遍身如芒刺一般，女秀才道：『沒福坐哩！』立起來時，更覺刺痛得很了。柳烟兒道：『哦！是了，帝師所賜靈符衫子，想是穿不得了。』兩人一全解開外衣，才脫得下來，便有一陣狂風，從窗格內掣去，頓然無恙。忽聽得放炮聲响，大王已早早回來了。內監便來喚去，引到前日正宮內。見劉通在雕龍牙床上，盤膝坐着，兩人只得跪下磕頭。劉通道：『好！好！你兩個何方人氏？好像道姑裝束，爲恁的到我這一國來？』柳兒不省到，還是濟南宮內的粧飾，心靈姓巧，便應道：『母女二人，蘇州人氏，是新興陳妙常的粧梳，流落在汴梁，遭了兵火，逃到大王這裏來求活的。』小內監喝道：『是萬歲爺。』劉通又問：『什麼姓名？』說：『姓柳名非烟。』劉通笑道：『真是蘇州的好名字！』又指着女秀才道：『你不像他的母親。』柳兒答道：『他是嫡嫡生下我的母親。』劉通道：

『雖是母親，還可做得姊妹。』笑了一笑。卽册封柳烟爲天開小文后，女秀才爲育文國太太。內監宮婢千餘，全來叩頭。女秀才見劉通不稱他丈母，恐日後有些詫異，乃向柳烟兒道：『宮中拘束，煩你說說，放在外邊住，倒覺適意。』柳烟兒遂向劉通說了，立刻給大房一所，撥四名太監，十二個宮婢伏侍。柳烟兒乘此寵愛，巧言說劉通道：『臣妾住在山東交界，素聞得那個帝師，是上界金仙謫下，不愛人間富貴，只在宮中修道，說建文一到，卽便歸山；所以部下有雄兵百萬，上將千員，不自稱尊，奉着建文年號。陛下若與他講和，也奉了建文年號，無論建文復位與否，這個中原帝主，怕不是陛下做的麼？』劉通大以爲然，應道：『即發歸班師。』

第七十一回

范飛娘獨戰連珠蕊

劉次雲雙鬥苗龍虎

建文十六年，五月，呂軍師自河南率兵，進取南陽府。行次三日，向晚，安營甫畢

，前部隊長，稟報獲一年少秀士，說要稟機密事情。隨令傳進，那少年生得眉宇秀爽，姿容韶俊，體雖清癯，而骨格磊落，有如雲中之松，霜中之鶴，向上行個庭參禮。軍師婉問：『秀士從何方而來？有什麼機密？先通姓名。』少年稟道：『小子性連，名華，自鄖陽到此。伯父連棟，現爲彼國丞相。乞退左右，以吐肝腸。』軍師笑道：『你自己到此？還是你伯父差來的？』連華應道：『雖出自己，也算得伯父差來。』軍師就折他道：『爾伯父做了偽國丞相，爾父做了什麼？因何不說父親姓名？難道有伯父而無父的麼？』連華稟道：『因爲機密事，是從伯父那裏來的。卻不會說到我父，小子一時差誤了！先父諱楹。』纔說得出口，軍師卽命看坐道：『何不早說？爾先尊公在金川門，以一身而抗燕兵，——被害之後，丹田內射出白氣冲天，真孟氏所謂浩然之氣，——第一個殉國起；後乃激出許多忠義來，皆先尊公之倡也。自然燕藩搜拿家屬，所以避難於鄖地。爾今日之來，方不媿爲御史公之後。獨是令伯，因何竟受偽職？』連華淚涕交頤，哽咽應道：『伯父無子，只爲小子一人宗祧所寄，恐他見害，所以就了他的偽職

。』軍師道：『是了！請道機密，——我左右皆可與聞的。』連華稟道：『前月初旬，姚道衍差了翰林吳溥的兒子，叫做吳雲弼，說是個天下名士，齋着十萬金珠，送給劉僞主，說他興兵滅了濟南之後，割與四川一省地方。僞主貪其厚賂，當面允許。吳雲弼又說濟南總是妖人，須得有道法的前去破他妖術。因此僞主，就令其女人連黛娘爲主將。說起來，他有妖蠶二種，是蠶毒與妖術相合而成的，最爲利害：一曰金蠶魂，把符咒寫在桑葉上，喂養這個金蠶，七七四十九日，燬成了灰，收在靈符紫金盒內；一曰赤蜈蚣精，將符咒燒了，雜在飯內，飼大雄雞，也是四十九日，殺來煮熟了，給蜈蚣吃盡，也燬成灰，收在靈符赤珠盒內。——臨時，還有符咒驅遣。他都會通靈變化，灰兒飛向空中，就是無千無萬的蜈蚣與金蠶，鑽入人耳鼻竅內中去。中妖蠶蠶者，還延七日；若中蜈蚣蠶者，只一時三刻卽死。再有個異僧，叫做石龍和尚，小椰瓢內，養着條毒龍，止五六寸。念動真言，放他出來時，長可八九尺，口內噴出烈火。不要說燒殺，人聞了些火氣，也不得活。還有個皮袋，養着一隻灰青小象，如兔子大。若弄起神通來，狂風一

滾，比老象還大幾倍；滿身的皮，硬過金鐵，鈇矛不能刺，利刀不能劈，擗入軍營，萬夫不能禦他；若把鼻子捲人去，骨肉盡化爲齋粉。又有個道士，姓尹，名天峯，他臨陣時，頂上又鑽出個人來，與他一模一樣，手持降魔杵，在空中打下，憑你猛將，招架不住；又能役使樹木，沙石，飛起半天，追打敵兵，二十餘里，方纔墮地。又有僞將小王洪者，能潑墨成霧，撒豆爲兵，翦草作馬；他興起黑霧，就把豆草撒去，都化作強兵猛將，圍住敵人，然後揮軍掩殺。聞說這些豆草人馬，不能殺傷人的，若知道了，也不怕；只這霧氣昏黑，他看得見人，人看不見他的兵馬，爲利害。又一巫師石歪膊，有五鬼詛咒之術，那五個厲鬼，按金木水火土，各有尅制人的符咒，先行咒詛一番，卽遣相尅的鬼，追受制生人的魂，無有不死。小子知道他們有這些妖術，必須預爲隄防，所以稟知伯父，要特地前來。伯父說：「你此去，毋忘君父之仇。獨是難於出境，只說個遊學楚中，我差人護送你，不怕界上不放。」今幸脫了火坑，得見軍師。還有：『呂軍師道：『且住！』隨送至後營安歇。卽照連華的話，手自草疏，打發健士，限三日夜馳赴帝

師闕下，奏請仙師降臨。隨下令諸營，五更起行，兼程而進，遇有敵兵，不許進戰，俟大軍到齊定奪。

將及新鄭地方，前軍回報，有公孫仙師，與女冠軍范飛娘，領着五六百兵馬，結營在界上。軍師大喜，正不知因何預先在此，即刻馳向營前，請見公孫仙師，動問來由。公孫大娘將帝師差往淮南，如何做內應，取了揚州；回到河南，如何復了汴郡；如今鐵開府聞得鄖陽妖人入寇，所以先來拒敵情由；細說了一遍；又道：『敵人只在兩日便到，軍師定有主裁。』呂軍師道：『且看他來時，如鬪勇鬪智，自有本部人馬；若鬪法術，還須借重仙師。今宜先到南陽界上，按兵以待。此地屬在關封，不可使之入寇，騷動黎庶。』公孫大娘道：『軍師之言極是。』遂拔營星夜進發。

到白水河，將佐來稟道：『無舟可渡。』呂軍師道：『有舟亦不渡。』仍照帝師七星營制，結下寨柵。隨請連華諷道：『明日廝殺，汝未歷戎馬，難以在此；今送汝至關下，擢授京職，以光先尊公之緒業。前日汝尚有未盡之言，宜即說來。』連華稟道：『

小子有個妹妹，名喚連珠，一向欽仰帝師，要皈心學道；因連黛認爲己女，連珠不從，只得習些武藝。曾與小子相商，趁此出兵機會，得便可以相投，要求軍師提拔。」軍師道：『我自然有法。』卽傳令諸營，若遇少年女將，不可傷害。連華拜謝而別。

流星探馬農報，賊軍中多有和尚道士，師巫婦女，怪怪奇奇的形狀，將近白水了。

軍師隨啓公孫仙師道：『愚意要與賊人說明，鬪勇使鬪勇，鬪法使對法，不許淆濶，方見高低；甯可我賺他來，不可爲他賺去。』公孫會意應道：『遵旨，極是。』軍師乃傳令諸將道：『前營軍馬，向敵站立，中營次之，其左右兩營，東者向西，西者向東，後營亦分爲左右，照此站立，以便進退。但看紅旗應動，則進；皂旗招展，卽退。若臨陣廝殺，聽候呼名，毋許爭先，致干軍法。』姚襄稟軍師：『曷不乘敵人半渡擊之？』軍師應道：『此兵法也，第不宜用於妖寇。』不數時，飛報又到，說，賊已渡河，只有一半用的船隻；其和尚道士婦人等，皆縱馬攔過，四蹄無半點水兒。軍師明知非謬，誠恐感動軍心，乃厲聲叱道：『仙師也只騰雲，那有騎着馬匹虛空走的？在虛聲妄報，法應

鼻首。』軍士吆喝一聲，立刻綁下。公孫大娘請道：『小人無知，姑恕他能！』軍師道：『仙師討饒，不得不遵。着發回運糧效力。』

次日早晨，連黛娘差人來下戰書，軍師不許進營，但取書來折看云：

大漢天開大武后，致書於偽仙姑妄稱帝師之前曰：「有勇則戰，無勇則降；有法則鬪，無法則伏。若或迷誤，有逃無路。」

公孫仙師大怒道：『彼惡敢出此言！』軍師笑道：『犬吠呂洞賓，曷足爲怪？』隨援筆批云：

爾勇伊何？螳螂之臂。爾法伊何？鬼蜮之技。妖婦僧道，死歸一處。

公孫仙師大贊：『妙哉！批得快暢！』打發來差回去。

連黛娘見了，忿氣填膺，綽了鑕鐵三股叉，出馬陣前，見兩員女將，道家裝束，他就認作帝師，罵道：『你這蒲台潑賤人，有何材幹，敢出大言？看我活擒來，慢斷條兒』

處置。」挺手中叉，飛馬衝到。公孫大娘舉劍架住道：「古人臨敵，先禮而後兵。我要與你講過，要鬪法術，止鬪法術；要比武藝，止比武藝。却不許武藝敗了，便弄法術；法術輸了，又動干戈。我公孫大娘是正人君子，不像你們賊頭鼠腦的。今先從那一件起？悉聽尊裁。」連黛娘方知不是帝師，又罵道：「你這斷，是潑賤人手下的小婢，也敢數黑道白？」公孫大娘喝道：「看你這個搗不死的浪小婦！」信口罵來，却礙着他的心事，把左袖一颺，右手鐵叉拿到。公孫大娘急架相還。——大戰有三十餘合，連黛娘忽敗下去，公孫仙師隨勒馬而回。范飛娘問：「何故不追？」仙師道：「他武藝不弱，遽然逃走，必用邪術。尙未知他深淺，且縱一次。」連黛不見追來，方欲勒馬再戰，連蕊娘坐着桃花叱撥駒，使的兩枝風磨銅小小方天戟，早已飛出，說：「待我擒他。」這裏范飛娘縱坐下菊花鐵青馬，舞動手中鍬鏝七尺龍泉雙寶劍，出陣迎住，更不打話，即便交手。戰有十合，連蕊手軟筋酥，看看要敗；珠娘就舉起兩枝倭銀短短梨花鎗，前來助戰。往往來來，如走馬燈相似。看起來，三位皆有傾城之色，出世之姿，不爭惱了性子

，動起刀兵，要拚你死我活。鬪到八九十合，兩陣軍士，喝采不絕。軍師令鳴金收軍。三位佳人，皆拱手各回本營。（若論范飛娘本事，不要說兩個，就是再添個把，也還勝得他；只因軍師有令在前，亦且美人惜美人，又有憐惜之念，所以明讓他殺個平手。）

次日，軍師傳令秣馬蓐食，命劉虎兒前去索戰。劉超直逼他營門，大喝道：『你們什麼女將？兩個來只敵得我們一個。可有不怕死的賊男子，也饒你兩三個出來，與吾虎兒將軍戰一百合麼？』連黛娘聽這大話，即命諸將全出陣前，見這個將軍，真威風也。

見來將英勇，自己要戰，恐怕罵得狼藉，不好看相，顧左右：『誰與我先擒此賊？』苗龍亦使大刀，應聲而出，大喝道：『小將通名。』劉超呵呵笑道：『鼠子敢問我名？』苗龍舉刀照頂門劈下，苗龍亟招架時，覺有千鈞之重，心中大驚；戰不五六合，已覺力不能勝。苗虎見哥哥將敗，拍馬挺鎗，飛來助戰。劉超道：『來得好！』使出神威，如風飛電掣，二將亦只辦得架隔遮擋。盤盤旋旋，殺上半晌，劉超先向苗虎大咤一聲，刀纔舉動，苗虎坐騎辟易，跳退數步。苗龍的馬正到，虎兒迴刀，帶斜劈去。苗龍舉刀來架，

砍着刀柄，藕披樣的半折了。那苗虎見劉超空着半邊，已縱馬挺鎗刺進，被劉超左手接住。苗虎和身攔入，虎兒將刀柄一挑，只見苗虎兩脚騰空，翻身落馬；王師前營軍士搶出，活捉去了。苗龍已自棄了大刀，拍馬奔回，劉超勒住不趕。又喝問：『再有鼠子敢來比試武藝否？』尹天峯大怒，隨將劍指着劉超，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

第七十二回

妖道邪僧五技窮

仙姥神尼七寶勝

呂軍師正在將台遙望，見敵營中一道士，披髮仗劍，賊兵皆站開了，隨令揮動皂旂，後軍早退；亟下來跨上坐騎。姚襄，寶鐵兒，楚由基，曾彪，齊護看軍師，向北而走。幸虧左右兩行兵馬，皆東西向立，退得甚快；中間又空着條大路，正好前軍奔走，不致自相踐踏。但聽得呼呼風响，遍空中連根小樹，及大樹的硬枝勁幹，遮得日色無光，打將下來。劉虎兒正回身走時，一株柏樹，照頂門劈下，忙舉神刀招架，又被一小株打

中左腿，負痛而逃。寶鐵兒見株大樹，遂將手中蛇矛用力一撥，那樹橫斜下來，遂打中了自己，在馬上霍然倒地。鐵兒跳起來步行，他是煉過快脚的，仍趕上了軍師。各營人馬，都被打得七零八落；奔馳了二十餘里，樹木方漸漸墮地。軍師勒馬歇息，查點將佐，郭開山，宋義，曾彪，皆受重傷；軍士受傷者，二千餘名，虧他個個善於躲閃，打着不致要害；死者止三十一人。馬斃者，八十餘匹；傷者，六百有奇。忽而一個葫蘆，從空墜下，中間跳出兩個婦人，乃是公孫仙師與范飛娘，向着軍師道：『馬被打倒，只得借着壺中天走了。這妖術利害，須請鮑曼二師來，方可合力破他。』軍師應道：『我早已具疏奏請；若按程行時，還未能到。』公孫大娘道：『這容易，我們還去請來便是。』軍師致謝了，隨又跳入葫蘆，登時不見。

當夜軍師，密授計與劉超，姚襄，楚由基，各帶領百人，二更去到某處，如此如此，火速行事。甫至五更，齊來繳令。軍師又附耳，各授了密語。看地下樹木，一根也不見了。辰刻時候，已壓敵營而陣，劉超獨出陣前大呼：『你這班妖寇，直是鼠竊狗盜，

不害個羞，稱做大漢皇帝！前日講定鬪法，只鬪法，鬪勇，只鬪勇；到得輸了，就弄起鬼來。我們雖然失了便宜，却是光明正大的。今日敢來與我鬪陣麼？」連黛娘不期王師到來得霍殿迅速，又聽了這些話頭，勃然大怒，率領諸將出陣。見是劉超，沒有個敢上前的。劉超笑道：「若不敢來比武藝，我就與你們鬪法何如？」連黛喝道：「量你道小廝，有何法術？」劉超道：「我却有個小小的迷魂法，一柄五彩氤氳旂，豎將出來，專會迷女人的魂，追男人的魄；若是放在旂下走過去時，我將所得的河南三郡六十州縣，獻納與你；若不敢走，不算好漢，請即退兵。我們堂堂王師，明白說與你，只賭的大家退兵，決不傷人性命。敢來便來。」劉超即呼軍士們，把旂豎在東方，說：「賊男女看麼！」連黛一時激起烈性，便發忿道：「我的魂兒，恁是鬼神，也迷不動；且得了他三府，再取山東，豈不勢如破竹？」即便縱馬要走。石龍尹天峯齊聲道：「不可去！知道使的是恁邪術？」小王洪等也諫道：「縱使走過了，他也會賴。」連黛道：「他敢賴，叫他們盡做無頭之鬼。」一逕飛馬前去；將近旂時，略緩幾步，並不見有甚的迷魂利

害；把馬一夾，在旂左側衝過，場地一聲，連人和馬，都跌在陷坑內。姚襄與十個勇士，趕到旂邊，撓鉤套索，活捉了起來。鄖陽陣上石歪膊，小王洪，王彪，三騎來救，楚由基弓絃一响，早中歪膊左臂，翻身落馬。王彪等不敢向前，只辦得救了歪膊回營，眼睜睜的看着拿了他皇后，解進營門去了。

連黛見了軍師，立而不跪，大罵道：『你把詭計來賺我，是何道理？』軍師笑道：

『兵者詭道；將在謀而不在勇，只須賺得來，就是用兵的妙。我且問你，肯降不肯降？』

若肯降，仍然送你回國；若不降，一刀兩段。』連黛道：『你敢殺我麼？』公孫大娘霍

地闖入營門叫道：『帝師有旨，說拿了連黛，仍須放他，要學孔明先生七擒七縱，服他的心，皈依座下。』軍師指着連黛道：『你須感激帝師。』教給還原騎，放出營門自去。

。軍師道：『是仙師要放他麼？』只見鮑曼二師，已在面前，說：『是我兩人的主意。

他尚有二十餘年福分，數不該死；亦且柳烟在他那裏，也要留個情面。』軍師一想，柳烟原是風月中人，宜乎棄置；帝師不會差去，仙師用的美人局，所以藥線不靈了。曼師

道：『我們今日，就破他的法，待他早早回去，好與柳兒爭風。』衆仙帥皆大笑。

連黛被放，氣忿忿的，回到自己營內。衆將齊來請安，他便扯着說這：『那賊軍師被我罵了一陣，是他們講的，鬪勇便鬪勇，鬪法便鬪法，却用賊智來賺人。我罵他不忠不信，與禽獸無異。那賊軍師也還通理，連忙告罪說道：「不過要你退兵，並無相害之意。」我就與他說明了，只鬪法術。若贏得我，我就退兵；若輸與我，他就願降。如今且叫他認認我們的法術。』石龍尹天峯道：『適纔我們就要法術，恐他害了皇后，怎生回見國主！』小王洪道：『我說他不敢害的，你們還不信哩！』連黛道：『那都能了！且去報這仇來。』於是和尚道士，簇擁着連黛，齊出營前，見對陣添了一個女頭陀，一個道姑，與前日兩個劍仙，並馬立着，心上又吃一驚，厲聲問道：『兀那頭陀道姑，可是來鬪法的麼？』鮑姑舉手道：『我勸你，得歇手時，且歇手罷！』尹天峯早已在傍，暗暗作法，無數樹木枝幹，勢若萬馬奔騰，橫空而來。鮑師隨在袖中，取出帝師的兩個青白丸子，向空拋去，化作兩道青白二炁，霎時長有千百餘丈，竟如雨道彩虹，四面圍

將上來，把這些樹木枝幹，都束在圈內，平截兩段，紛紛墜下，其聲若地雷震起。那青白二炁，圈到盡處，合作一個半青半白鴛鴦的大丸，飛入鮑姑手內，依然分開，仍是兩個丸子。妖寇見了，佯個伸了舌頭，縮不進去。石龍大怒道：『這不過是劍丸，金能尅木，所以被他破了。我放火龍出去，連這浪道婆總燒成灰，豈不打掃得干干淨淨？』便將一個椰瓢，托在掌中，念動真言。瓢內一條赤龍，攢拳而出；初不過五六寸，頃刻長有丈餘，遍身烈焰騰空，張牙舞爪，向着鮑師，噴出一道火光，天矯飛來。曼尼笑道：『好件墮地獄的東西！』遂取個寸許長的小小精匣兒，內藏着一縷青絲，——原來就是驪山道姥的鐵杵神鍼，——陡然躍向毒龍領上，直刺入心。那毒龍即時墮地，頭尾鬆了幾鬚，僵死在地，火燄盡滅。神鍼貫腦而出，竟飛到驪山去了。石龍嚇得啞口無言。連黛道：『待我明日，一頓兒了當他。』兩家各自收兵回營。

（或謂：『月君的二炁丸，當日煉成，止有六七丈，亦不能變化；如今竟說至千百丈，又能化作一圈，可大可小，可分可合，豈不荒唐麼？』嗟乎！管中不可以窺豹也！

要知法寶之神通大小，隨乎其入。道力日深，則神通日大，而法寶之神通，亦因之而益大。如如來之鉢盂，蓋了魔王的愛子，隨你移山壓他不能損，湧海灌他不能動；又如老君之金鋼錫，用以化胡拒水則水退，拒火則火滅。譬之有大才者，與中才之人，同一題目，做出文字來，妍媸相去，不啻天淵，一樣的道理。月君潛修十餘載，道行已足，神通悉具，此二劍是他丹田中神火鍛鍊出來的，與己之真炁，呼吸相屬，夫豈有不能變化者耶？孫悟空之鐵棒，原係定海的針；經了他手，就弄出無數神通。作西遊者，亦確有所見。豈是憑空捏造？或又詰：『斯言誠然已。但不知石龍和尚云：「火能尅金。」其信然乎？』曰：『信然』。『然則驪姥之計，亦金品也，何以竟制火龍之性命耶？』這要知道龍本屬木，是以龍雷之火，因龍而發；所謂相制者，制其木，則標亦消滅。若但制其標，則木在而標復熾。所謂制其標者，水尅火也；然水自從龍，豈能滅火？昔人有論劍化龍者曰：『化者相生之道，龍爲木，劍爲金；金能尅木，甯有化其所尅者耶？特劍之神靈，有似乎龍，取以爲喻。今石龍但舉龍之標，不知其木也。五行相尅之道，雖造物亦

不能拗，而况於人也哉！『夫如是，則帝師二劍，獨非金鯁？乃舍劍而用針，必取金之至微者，抑又何故？』是未知彼之毒龍，亦係通靈，若見劍炁飛來，必致遁去；故此空門毒物，豈不貽禍於世間？所以用小小之計，從下而上，以貫其心，龍不及睹也。』

次日，兩陣齊開，曼師笑謂連黛道：『汝回去幹快活事不好？何苦偏要在此弄醜？』

『連黛道：『放你的禿屁！我叫你回不去，幹快活的事不成。』石龍咬牙切齒，指着曼

師道：『壞我法寶，與你誓不兩立。』曼陀笑道：『狂禿子！我與你斬除毒龍，就是授

記。』說猶未完，滿天的赤蜈蚣，如蝗虫般飛來，腥毒之氣，彌塞四野。曼師在懷中，

探出個小金絲籠，一只朱冠玄足，黃翎青翅的白公雞，從籠孔中鑽出，鼓起兩翼，騰空

而上，化作百千萬只；剎那之頃，將蜈蚣啄個罄盡，仍然一雞，凌雲而逝。連黛氣得臉

青唇白，再要放金蠶時，又怕連根都絕滅了。石和尚道：『待我來。』便向腰間，解開

皮袋，袋內跳出一隻小象，就地打個滾，比平常的象，還有兩三倍大，卷起鼻子，長至

數尺，徑奔過來。鮑師說道：『此狂象也！我若用白法調馴他，這魔僧那裏知道？不若

制他的好。』乃取出個紫泥匣來，在匣內提出一個小鼠子，向地一摔，化作兩個，驀地攏到象鼻邊。那狂象着了忙，收起鼻孔，飛奔回營，倒觸傷了好些人馬。兩個小鼠，卽鑽入地，並無穴孔，不知所之。

（噫嘻，異哉！此二物也！可知道這個雞名曰天雞。登泰山日觀，夜半聞其聲，隱隱然來自海東者，卽此雞也。當渾沌初分，先生萬物，產出兩個大雄雞，一赤一白；赤的卽昴日星君，已成正果。這白的，也經得道通靈，棲在蓬山珠樹之間；只因其性好鬪，好殺，終不能解脫羽毛。許真君拔宅時，他就把飛昇的雞犬，啄死了幾個，真君因而收服，育之籠內，以馴其性。這個鼠，亦是仙鼠，廣成子在崆峒修道時，結茆於松林，中有一絕大的松鼠，常啣松子來獻；不防他偷食了丹藥，竟會騰空變幻。廣成子將誘來籠在匣內，要訓他皈正的。卽如正史上所載，唐朝張果老，但知其爲神仙，却不知其來由；玄宗令葉法善推算果老的生年月日。直推到未有生民以前，終不可得。獨有羅公遠知之，說是混茫時一個大蝙蝠，言未畢而仆地。玄宗召果老問曰：『公遠說汝本來，何

故卽死？」果老曰：「此小子多言，並未曾自諱也。」又如莊生，常夢爲蝴蝶，方悟到自己，乃開天闢地生來的一個大蝴蝶。蓋由上古之世，二氣靈異，蘊結而生物類，不由胎育，可皆超凡入聖，比不得後世牝牡交媾所生者，卽人亦與禽獸無異也。至於凡物之竊藥飛昇者，如蟾蜍玉兔雞犬之類，不可以數，無庸細講了。」

連黛與石龍等，滿面羞慚，只得收兵。尹天峯道：「法寶身外之物，物各有制，所以被他破了。我有身内的本事，少不得了當他。」次日清晨，臨陣大叫：「賊將敢與我比試武藝的快來！」鮑姑見是道士，必然賺人去中他妖術，亟令公孫大娘出馬。尹天峯仗手中劍指道：「我與你講過鬪的實本事。」公孫劍仙應道：「憑你虛虛實實，總是邪不能勝正。」兩馬相交，雙劍並舉。鬪有五六合，尹天峯頂上一响，在總門內又鑽出個道士來，與天峯一般模樣，手持一柄玉杵，向下攻打。公孫仙師笑道：「好個班門弄斧！」將頸子輕輕一轉，仙人頂內，也昇出一位公孫大娘來，雙手舉劍架住。這場相殺，真好看也！（尹天峯的身外分身，就是神仙尸解之法，原係個正道；但其心術既邪，則

神亦不正。俗語有云：神仙五百年一劫，難免雷霆劈死，卽此輩也。）真個假的當不得真，當下被公孫仙師的元神，將他所持玉杵，一劍擊落塵埃，就是冠子上的一根玉簪。尹天峯大驚，連忙收了元神，走回本陣，卽默念真言，將劍尖在空中畫一道靈符，忽巽方狂風驟發，石卵石片大石小塊砂礫，嘯天撲地的卷將過來。曼師手中托出一枚小紅銅鐘，僅如鉢盂大，滴溜溜拋向空中。只見底兒向上，口兒向下，一道靈氣，將無數的飛石，盡行吸入，一些也不剩，瀾瀾漫漫，都化作石灰，散將下來，竟如下了一天大雪。曼尼將蒲葵扇子，略略一扇，石灰卷進妖人營內，向着將士的耳目口鼻，直湧入去。急得棄甲丟戈，四散奔走。石和尚誦回風咒時，可煞作怪，那風兒八面旋轉，石灰捲入喉中，幾乎搶死。連黛命部下女將，各用羅帕裹着頭臉，拍馬飛跑，方能得脫。

第七十三回

奉正朔僞主班師

募金仙珠娘學道

（西域有一摩訶道人，莫知其年歲，在山中修行時，曾用個紅銅罐子，烹煉白石，稀則如糜，稠則如飯，腹餒輒食。迨道行益高，神通高大，又將此罐煉九轉還丹，含精蓄氣，遂能通靈變化，可以如意運用；要小就小，要大就大。大起來，江湖之水盛得；小起來，卽芥子亦不能納。其精氣有時蒸蒸日上，禽獸觸之，羽毛焦脫；若遇着石頭，一氣吸之，頃刻化爲灰塵。有根在地之石，便吸不動；若是無根的石，無論大小，憑有多少，吸個罄盡。至於他物，必須投入，則成枯爛，不能自吸也。然而此僧所修，非玄非釋，究竟是異道，無處立脚，仍落於魔，此罐亦遂入於魔宮。曼陀尼見呂軍師奏章，道士能飛石打人，破他亦是容易；但石必墮地，有礙行軍之路，所以向刹魔王借用此罐的。你想尹天峯的飛石，是驅在空中，還比不得地下無根之石，豈不吸得乾淨？從來物理有不能解者；如磁石，一頑物也，可以吸鐵，其中豈無相引之氣機焉？而况乎修煉成的東西，具有靈氣，蘊藏於全體者乎？可置勿論已。）

只說連黛，奔走數十里，石灰飛盡，方勒住了馬，去了臉上的羅帕，招呼將士，藉

地坐定，商議長策；個個垂頭喪氣，莫展一籌。尹天峯道：『今只有娘娘金蠶術未用，且作個孤注，再與他見陣。難道他都有巧法兒破我麼？』連黛道：『使不得！蜈蚣尙爲雞啄，有個不會啄金蠶的哩？』連珠娘道：『法雖被他破了，還算不得損兵折將。着人與他講和，也還不差什麼。』連黛搖頭道：『行不得！這比城下之盟，更覺醜看。』石龍道：『不要輸銳氣與他。我們速返舊營，放着多少強兵猛將，乘夜劫他一寨，殺贏了就好計較。』連黛道：『這話是。』遂驅兵前進。纔得入營，忽報國主有詔書到來，請娘娘遠接。連黛沒好氣，大叱報兵：『他是何人，我是誰，敢說個遠接？』喝令左右，細打一百。尹天峯石龍等，早將僞主詔書，接入營內。連黛啓視云；

大漢皇帝達書於皇后曰：『朕近得一仙女，能知未來之事，言，濟南帝師，是月殿嫦娥降世，道法通天，羣仙爲輔；於燕有仇，與我無怨。彼只尊崇建文，我亦奉了年號，自然休兵罷戰，永相和好。我國自爲國，帝自爲帝，何損分毫也哉？因此册立爲小后仙女，一大一小，

神仙難及。皇后可速班師，同享極樂之境。天生富貴於予，燕王其如朕何？其間講和細微委曲，統俟皇后裁定。

連黛看完了，一時醋氣攻心，面皮紫漲，隨問齋書的常通：「爾可曉得宮中事麼？」常通跪應道：「皇帝又立了小女后，也有神通法術。」又問：「是何處得來的？」又應道：「皇帝打圍時，在山中所得。」連黛失聲道：「不好了？是狐狸精了！」常通又說：「是母女兩個。」連黛大惱道：「一個也難，何況兩個？」恨不得一翅飛回國去，又不好露出本相，假意說道：「我這裏怎肯怯氣？若與講和，不便差人，要講你自講去；看他如何話說，然後奏我定奪。」常通道：「皇帝原差臣去。」當日晚了，在營安歇。連黛暗傳號令，令小王洪三更行法劫寨；石龍，尹天峯，皆統兵相助。

小王洪因未曾用他的法，正在技癢，得令大喜。剛到半夜，捻訣念咒，將硯池內墨水，望空撥去，騰騰然漫天遍地，都是烏雲黑霧；又取出草人紙馬，向着四面亂洒，盡變了神兵鬼將，乘雲踏霧，向前去了。隨與石龍尹天峯，統領道士和尚，及部下巫兵，

共有三千，徑奔王師營寨。曼鮑二仙師，正打坐在高台上，覺有妖氣侵人，法眼一看，見各營周圍重重，都是黑霧。霧內隱隱躍躍，盡是青面獠牙，蓬頭赤髮的兵將，也有兩個角，三個眼的，不計其數。曼尼笑道：『這樣演的戲法，也使將來！』就在離位呼口氣，四面噴去，化作烈焰滔天，火龍火馬，電掣雷飛，不消剎那之頃，燒得個精打光。石龍道：『不好！』尹天峯說：『且殺進去！』曼師仙耳聽見，笑謂鮑師道：『若不殺他千把，怎得歇手？』就把梅花鹿角棒擲去，盤旋半天，散作千萬根，當頭劈腦，亂打下來。軍士只叫得苦，沒命奔跑。這些和尚道士，都會畫符誦咒的，其如咒也不靈，符也不驗，打得折腳斷臂，碎頭裂腦，只叫得阿彌陀佛，太乙救苦天尊，死也噁！其餘兵卒，越發不消說得了。石龍尹天峯等，搶先馳入營內，方得了性命。計點部下，三停之內，死傷者，倒有二停。連黛尙未睡覺，耑聽的好消息，知道了這個光景，方纔死心塌地，信他丈夫的書是不錯的。到了辰刻，常通赴中軍稟明，前去講和。

小卒報知軍師，軍師一想，昨夜劫寨，今早求和，斷時鄭陽差來的；隨喚姚襄沈珂

，密授數語，令到前營，先以軍威折之。二人領命，卽傳諸將士，排列兩行，放炮三聲，大開營門，傳呼僞使入見。常通從容而進，見劍戟森嚴，旌旗燦爛，兩班軍士，震呼一聲，喝令跪見，若隱雷出於平地。常通毛髮悚然，不由不屈折，只得膝行至前。姚襄叱道：『你這班妖寇，不雷蠖蟻。我帝師至仁如天，視同赤子，待皇帝復位，便行招撫，所以姑置不問。乃敢貪逆賄，興兵作亂，何難立時殄滅，以正國典？我軍師推擴帝師宏慈，但破爾法，不傷爾命。前日生擒妖婦，尙且放還，許其自悔。不意心同豺虎，返藉妖術，屢肆鴟張，昨夜還來劫寨，勢不能以德化，方行殺戮。今已勢窮同竭，更有何說？卽令梟首。』常通汗流浹背，連連叩首道：『微臣奉國主之命，來求和好，昨晚纔到，宿在後營，並不知有劫寨之事。』沈珂大喝：『爾僞主是草莽強賊，敢與王師說出求和二字，就該割舌。』常通連忙改口，說是求降。沈珂又喝：『爾賊今日求降，昨夜劫寨，明像通同造謀，以圖僥倖，回去邀功。此等黠賊肺腑，敢在我面前遮飾？』常通又叩稟道：『昨見國母，原有不允之意，或者是部下聳動，就幹出這樣該殺的事來；微

臣若有見聞，何敢又自來取死？」姚襄作免道：「這個是他實話，姑恕他不知，且稟軍師定奪。」常通方知二人，不是軍師。姚襄等去了一會，有員少年大將出來，明如烏漆，目若金鈴，大喝：「賊使進見！」常通戰戰兢兢鞠躬偃步，走向中營，俯伏跪下。軍師問：「來人授何僞職？」應道：「禮部尙書。」軍師笑道：「有做賊的宗伯麼？但罪不在爾，姑以禮待。」命左右看座。此時常通心內，正突突的跳，而腿還是抖的，聞得命坐，喜出望外，隨又稟揖，側坐於下。抬頭看呂軍師，綸巾鶴氅，隆準修髯，雙眸如電，精彩逼人。常通打恭至地，稟道：「微臣係國主所差，愿奉建文皇帝年號，傾心歸附。求軍師海涵已往，許令自新。」軍師諭道：「鄖陽逆寇，盤踞百年，非不行天討；奈有大逆，甚於爾輩者，當先聲罪。今既悔悟來降，務須稱心納貢，聽調聽宣，毋得有違。爾主母妖孽，更爲偏強。汝去通達明白，速齋降書到此。」常通連聲答應，向上叩謝而出。回到連黛處，不好說出姚襄二人的話，只把呂軍師的言語，備細述了。連黛道：「我們是皇帝，怎肯稱臣，受他調遣？他不送我禮物，倒要我送他？不成！不成！」常

通道：『建文皇帝，是四海一統之主。奉了他年號，不過在表章上寫個臣字。我們本國，原稱皇帝，就像海外諸國進表一個樣子。至於納貢，只須土儀，自然也有金幣酬我，算個交接禮物，不折本的。就是用兵的時候，要調遣我們將士，少不得像燕王，也要餽些金珠。』這是常通恐怕講好不成，弄得國破家亡，把這些話來哄人的。連黛聽他說得甚好，便道：『既然如此，你快去說妥了罷。』常通疾忙馳赴呂軍師營門，稟說：『主母無不欽遵，即日班師，來奉降表。』軍師道：『這也能了！尚有幾位女仙師在此，應速遣員尊貴女將，志誠晉謁，將此情由稟達；若敢延慢，定然不許所請。』常通又回本營，啓復連黛。連黛笑道：『這倒是個理。』令在婦女軍內，挑出個冠冕的來。

連珠遂進言道：『他們說要尊貴的女將，恐婦女不中用，反要誤事。兒蒙皇后深恩，從無報効。今愿充此一使，誓不辱命。』連黛大喜道：『只是難爲我兒。選幾個伶俐婦人，隨去。』連珠道：『也不必，匹馬走的，纔見得膽量。』便問常通：『已經言定班師進貢日期否？我到仙師跟前，也要講來畫一纔是。』常通應道：『班師日期，要請

皇后裁定。『連黛道：『明日就班師。』常通應道：『這進貢日期，竟約定來月，何如？』連黛道：『還有一說，前日拿去的苗虎，也須還我們。』常通呆了一呆，說：『已若死了，怎處？微臣且去說看。』於是策馬先行。連珠娘隨後緩轡而進。將近營門，范飛娘便來相請。珠娘見上面坐着三位仙師，倒身下拜，痛哭不起。鮑師道：『我已知你的心事，不用悲傷，起來坐着好講。』曼師道：『你如今得脫火坑，怎的反哭起來？』飛娘就去相扶，攜手同坐於下。鮑師慧眼一看，連珠是仙道中來的，隨說：『別的事，總不必講，如今只要回復連黛得好。』珠娘道：『我寫個啓來辭他，即着來使帶去便是。』飛娘隨給與筆札。珠娘立時起草。曼師道：『而今有個柳烟兒，已在他宮中。那浪婆娘若欺侮了他，我便放出三昧火，燒他個人種不留；連這幾種青山，總化灰燼。也要使他知利害。』連珠心上方明白這個小皇后的來由。即答應了寫完，呈上三仙師看云：

珠兒頓首頓首，啓上大武皇后陛下：兒本忠臣遺女，覆巢之下，自無

完卵；今茲全璧而歸，雖云天幸，亦皇后之力也。祇緣素性如冰，每

厭榮華，卽欲出世，苦無機會。不謂遂允所請，使得皈依大道，雖曰人謀，亦不可謂非皇后之命也。從此先人大節，皎如日月，不爲弱息所玷矣。今陛下宮中，新册小后柳烟者，出自帝師遺發，與皇后爲姊妹之好。今兒又歸帝師座下，亦有師弟之緣，——似與古人交質無異，亦所以仰報皇后耳。書不盡言，伏惟睿鑒。

曼師笑道：『太文了！這浪婆娘如何解說得出？』正在緘封，常通已復定軍師，苗虎也來了。卽令軍士，交付與他，說明皈依帝師，不復歸去的話。珠娘又向西南涕泣四拜。曼師笑道：『你還拜這浪婆娘怎的？』答道：『弟子拜的，是伯父，只爲着我兄妹二人，所以屈身於他。就是今日得見仙師，雖出自家主見，也是伯父成全的。』常通得了書函，不管他事，竟同苗虎回營，到連黛面前投下。連黛折開看了，沈吟一會道：『珠兒不嫁漢子，在我國也無用，去便罷了。只是安放個妖精在我宮中，不要是個禍根纔好。』一時歸心如箭，遂下令連夜班師，然後稱臣納貢。

三位仙師同着范飛娘，連珠娘，來辭軍師，去復帝師之命。軍師再三致謝，并徵問道：『前日多少法寶，總是帝師宮中的麼？』曼尼道：『帝師空拳赤腳，從月殿奔將下來，那裏得有半件？都是求借的東西，所以不告而去了。』軍師道：『此物歸故主之常理。』鮑師道：『得魚忘筌，得兔忘蹄，我們還要他怎麼？』軍師點頭嘆服。曼尼道：『雞兒鼠兒，值得怎麼？獨是那鐵杵磨成的小針，已是送過帝師，也竟走了；我還要到驪山問這老乞婆，藏匿法寶的罪名哩！』鮑師道：『蕭何律上，卻不曾著有這條。』衆仙師皆大笑出營。正月挂林梢，清陰滿地，軍師與諸將，皆拱立候送。卻見曼師，脫下袈裟，披在連珠娘身上，喝聲：『起！』一道清風，大家凌空而去。

第七十四回

兩首詩題南陽草廬

一夕話夢諸葛武侯

建文十六年，秋八月，鄖陽偽劉，已奉正朔。呂軍師即命寶鐵兒，楚由基，領鐵騎

一千，爲左右先鋒，自統大軍隨後，進取南陽府。二將渡了白水，直抵城下。但見吊橋扯起，女牆雉堞之間，多有守陴兵士；劍戟森嚴，旌旂飄颻，而寂無聲息；遂令軍士穢罵，亦並無一人睺睨。次日中營已到，稟知軍師，令再去索戰，又空罵了半日而返。軍師卽自引將佐登高阜處眺望時，已夕照城內，炊烟寥寥，曰：『此空城也！大約文武官弁，皆已竊庫藏逃去矣。』明晨，帶領二先鋒，並劉超姚襄，二董小將軍，七騎馬前去，繞城閱視守兵號衣，隱隱躍躍，在睥睨中飄動。行有六七里，已過西城，遙見堵口二人，探出半面。軍師令由基射之，應弦而倒，絕不聞有些微的聲響。再前行至北城，又見一兵露出半邊身體，由基弦發箭倒，亦復如前。軍師疾發營中，令董翥，董翺，曾彪，賓鐵兒，率領三百壯士，爬城斬開南關，迎接大軍。瞿鵬兒稟曰：『恐係賊人詭計。』軍師笑曰：『若是詭計，必開關以賺我；且炊烟絕少，是假不來的。』卽統率諸將士，到南門時，賓鐵兒等，已斬關來迎，稟道：『滿城堵口，總是草扎的人；只有三四個守門兵卒，被我砍了。』軍師卽入府署，檢查庫藏，一無所存。隨遣牙將，各持令箭，

提取二州十一縣錢糧。一面搜拿文武衙門胥吏兵卒來勘問。咸供：『總兵何復，要帶着人馬逃走；恐王師追他，所以虛插旌旂，延緩日子。這些文武各官，就大家瓜分了庫藏，各自遠遁；城內紳衿富戶，也就遷避鄉村；只有幾個窮百姓，沒處走的，還在這裏。』軍師又問：『何福既帶有兵馬，逃向何方？』又供：『聞說投了鄖陽。那些文官，其實不知去向。』軍師慰諭幾句，即令釋放。又遍發檄文，招徠逃亡，大概說，王師止討叛逆；凡良民皆屬赤子，毋得猜懼。自此漸歸鄉井。

黃河以南五郡：開，歸，河南，南陽，四郡皆定，唯汝寧府未下。軍師方在命將征討，忽報鐵開府送到稟函，內開：「義士二人，一姓晉名希嬰，許州人氏，曾收育浙江殉難臬司王良之幼子。一姓余，名學夔，松江府人氏，方正學門生；有大司寇魏懌，曾收正學遺孤，託付學夔。——均有同仇之義。二人先後來投，皆與汝甯太守有舊，已經前往招降。十一州縣錢糧，足充軍餉，請勿舉兵。今二士愿赴軍前効用。」軍師大喜，隨署晉希嬰爲南汝巡道，余學夔爲南陽巡守；汝南府州縣各官，皆仍原職。隨具疏題明

，兼請帝師聖駕，巡幸中州；又遣瞿鵬兒，阿蠻兒，二董小將軍，前赴濟南扈從。

姚襄進言道：『何福返投鄖陽，不附王師，官弁之逃，庫藏之空，皆其所致，何不拿回正典？』軍師道：『我們所褒者，忠臣義士；所誅者，逆黨叛人；其餘概從寬大。何福會助平安，與燕兵竭力死戰，糧盡而遁，不得已也。後來燕藩起用總兵，乃小人貪富貴之常情，與助燕爲逆者，有間。况鄖陽已經歸我，由他去罷！我聞城西六七里，有諸葛武侯古祠，且與子同去晉謁。』遂令劉虎兒，帶領十來騎，跟前騎到臥龍岡。軍師周迴覽眺，後有蘇門環抱，前有白水逶迤，其岡形宛如月暈，翠巖青蔥，正中苞含着祠廟，嘆曰：『此真臥龍先生故宅也！』但見：

崇岡凝竊，罩着茅廬數間；怪木蟠青，掩映草亭一個。正逢盛夏，卻疑爽氣飛來；不近長江，何爲怒濤驟至？風雲猶護棟梁開，精靈宛在；草木應留刀劍氣，魑魅還驚。出師二表，皎然日月爭光；定鼎三分，久已山川生色。正是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進臥龍岡內，有三間石闕，上顏着「真神人」三字，呂軍師卽端拱一揖。又進重門，方升小堂，堂中台基上，有楠木橫榻，榻上周圍紗幄，中間兩幅展開，端坐着孔明先生遺像，軍師率姚襄劉超再拜，起立瞻仰一番。

眉目蕭疎，全然風雅詩人，曾無殺氣；神明超逸，不啻烟霞羽士，真有仙風。手中羽扇，曾揮百萬雄兵；腕內毫鋒，可當三千虎旅。寂然不言而喻，千載有同心；誠則無聲而感，一宵得異夢。

呂軍師道：「我一生才得於天，學本於己，私淑古人，從無師授；若當世有武侯，我則師事之矣！」姚襄問道：「武侯爲古今第一人與？」曰：「真第一人！竊比於管樂，蓋自謙耳。」姚襄曰：「然則天之生才，如武侯者，何以不生於一統之會，而偏生於三分之際，未得盡其抱負，不亦屈乎？」軍師曰：「此正天之所以重武侯也！三代以上，不論其大一統者，如秦隋西晉與北宋，其間曾無絕異之材，天者吝之者，何也？蓋由盛秦之強，蠶食六國久矣，尊爲西帝；隋篡北朝，先已得天下之半，而又乘南朝之昏淫

其勢爲易，西晉雖并二國，皆當時主昏庸之候；宋則先取於孤兒寡婦之手，而後平定諸處，無異反掌。天若生武侯於此四代，又何以見其才耶？至若漢唐與本朝，當羣雄並起，以智勇相角，故此三代人才，皆勝於彼。夫以智而伐昧，勇而敵怯，以有道而兼并無道，不啻順流，又遇順風，一帆便可千里。至若三國，則曹與孫吳，皆以天授之資，而平分南北，非草竊羣雄之比；區區孤窮先主，奔命於其間，身且不保，亦何自而成鼎立哉？所以天降大任於武侯，以從古未有之才，而當從古未有如是艱難之會。其不歸於一者，數也，可以不論。」劉超請問曰：「如軍師所論，則承平之世，天竟不生人才否？」軍師曰：「然亦偶有之，終亦不顯。卽如今之科目，所取者，皆呀唔咕嚙之徒，但能略通之乎者也，捨卻爛時文，以外還曉得什麼？且臨場搜檢，不啻待以盜賊，有志者，亦安能樂從乎？是故和器者，所以制盤根錯節，不比鉛刀錫鎗，一刺一割，亦有未能，但在演劇中試用的。子知之乎？承平日久，一切縉紳大夫，皆無異於演戲文耳。安知觀戲文者，有起羣拔草之人哉？」說到此處，命酒自酌三杯，揮毫疾書二詩於壁：

其三

負耒南陽日，躬逢龔亂時，
茅廬三顧切，漢鼎片言持；
才豈瞿吳敵？心將伊呂期。
君如生治世，草野竟誰知？

其二

徒步中山起，艱難帝業遲，
英雄方角勝，僭據各乘時。
天限三分勢，人嗟六出師，
先生遺憾在，杜老莫題詩。

軍師擲筆，又酌數杯，謂姚襄曰：『武侯精靈在此，我低徊不忍去，當與子同宿一宵。』劉超曰：『須傳將佐來侍衛。』軍師笑道：『盧刺客耶？即與二人，亦不妨』

晏然而臥。』乃令守祠道士，取出木榻二張；坐至更餘，方寢。

呂軍師朦朧中，忽聞有人呼道：『御陽子來！我與汝言。』軍師視之，卻是武侯，從幔中步出，連忙起迎一揖，同行至庭間松陰下，藉草坐定。武侯開言道：『君知否？我與汝乃同鄉也。』御陽對曰：『先生隱跡南陽，小子流寓嵩陽，雖異代而同鄉也。』

武侯曰：『非此之謂；子生歸之處，與我死歸之地，適相同耳。』御陽料是未來之事，唯唯應曰：『小子抑何幸甚！』武侯又曰：『匪特此耳，子之遭際，又與我略同；如子之志，在迎復建文，與我之志，在興復漢室，一也；子亦僅能建闕濟南，與我之創業蜀中，又一也；我之鞠躬盡瘁，而遇魏武司馬，與子之殫忠竭智，而遇燕王道衍相若也；子之輔主之日期，與我之匡君年數，長短又相若也。獨是子則生歸而成人仙，我則死歸而成鬼仙，爲可慨耳！』御陽聽了這些話頭，便知將來大業不成，乃從容對曰：『小子竊料燕王，以神武之姿，濟以其子之寬仁大度，殆有天命；但忠臣義士，心在建文，小子不自度德量力，欲申大義於天下耳。』武侯曰：『誰曰不然？我在當日，曷嘗不知漢

室難興；而顧六出祁山，終於五丈原耶？夫盡人事者，不可以言天道；明知天道在彼，我欲強而使之若此，則天也，亦將有以蔽人之心。卽如關某伐曹，我卒未使一將以援其後；又如馬躍之言過其實，而我使之獨守街亭；再如黃皓之奸，我知其必然誤國，而終未之一清君側：——此皆我之失也，然亦天有以使之。杜老云：「遺恨失吞吳。」這句，卻道不着；子之詩亦宗之，我所以言及之耳。『御陽曰：『小子愚昧，而今纔悟到關公不敗，焉得有吞吳之事耶？自非聖人，誰能自明其故？先生之過，先生能自言之。至若小子，不思不能自言，而思不能自知，請先生有以教之。』武侯曰：『微獨子，卽帝師到亦不能無過；如倡義起師，名正言順，縱使失敗，名之尊榮，猶愈於成。顧以堂堂正正之兵，而乃雜一猴怪於其間，卒之爲人斬截，使天下得以猜議於其後；再如鄖陽妖賊，自應以道力制之，何乃用美人計耶？且此女秉志守節，而反使之辱身於賊寇，是何道理？究竟轉戰南陽，並不得美人之力。又如齊王府，已改爲建文宮殿，復以見中立極之說，另構皇居，而自卽安止於帝闕，非顯然欲自尊爲帝哉！』御陽謝曰：『此皆小子不

知，預爲匡正；今請先生起示小子之過。」武侯曰：「君子於出處，是一生之大節；女主旣顧茅廬，當今之世，舍子其誰？自當待有莘之聘，胡爲乎學鄒禹之杖策軍門？此我之所不取也。王有慶高強二人，久已歸從部曲，並無他意；子以其武藝平常，而咸使敵人殺之，我知子愛其有勇而棄其無勇者。但使之明知之，而肯自効死，則不爲過；子則以其術而使之，近於忍矣。我當日燒藤甲軍，卽知天之當滅；我算以彼之應死者，而尙不可縱殺；况乎不應死者而殺之，又假手於人，以罔世之耳目，將誰欺乎？」御陽聽到此處，卽時跪謝曰：「非先生誰其教我？」武侯曰：「還有與汝言者：自後但獲應誅之人，殺之而已；慎毋亦學燕王，用非常之毒刑，上傷天和，下虧己德。」御陽尙欲拜問軍旅之事，忽聞松間鶴鳴一聲，冉冉而下。武侯卽乘之而升，又回顧曰：「他日當相訪于故鄉也。」軍師霍然而醒，起視庭際，松陰綠苔，對坐之痕猶在，殘月皎然，殆將曉矣。遂呼姚劉二子起來，告以所夢，并取筆記之。二子曰：「武侯蓋以軍師爲千載以下之同心也。」因坐待旦。又於武侯神像前，拜辭起身，命道士曰：「可向我府中領銀五

百，修葺祠宇。」遂緩轡而回。諸將皆來迎候軍師返署，卽疏請贈王有慶爲將軍，錄其子爲裨將；高強之子，略通文墨，卽授爲鄧州州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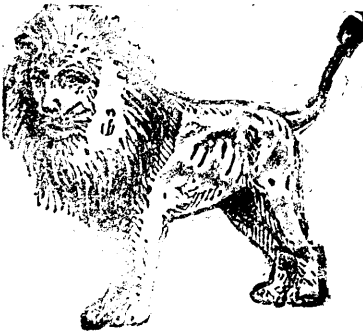
越日，綽燕兒賚到景開府捷書，得了廬州，并壽州亦降，淮西全定，軍師大喜。隨命姚襄道：『南陽係新定地方，密邇荆襄，我將往迎帝師聖駕。汝可統率鐵騎五千，與賓鐵兒，楚由恭，曾彪，立三寨於三十里之外，以備不虞；倘有敵至，亟令綽燕兒飛報。』又命沈珂：『汝與郭英等四將，防守城池，均係重任，務宜小心在意。』軍師卽帶劉超一人，騎十三百前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6295B

女
儒
外
史
卷
五



三八五

上海圖書館

柳亞子藏書

大光堂